契丹國志

宋 葉隆礼 著

宋 葉隆禮撰

（國學文庫第三編）

契丹國志

全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重印

契丹國志二十七卷宋祕書丞葉隆禮奉勅撰隆禮以南人而紀北事囿於見聞尚多闕略然其敘次筆法有良史才原夫遼之立國四京分建控制諸蕃何其强也乃太祖太宗之雄略開基聖宗興宗道宗之輯民保境一荒淫之天祚敗之而無餘敍述之際垂鑒深矣至於宋遼之交尤多微意若澶淵誓書關南誓書地界之議禮物之數皆詳載無遺蓋宋徽宗之約金攻遼釁起於趙良嗣禍成於童貫蔡攸權其曲直

責有所歸隆禮不敢顯言之故備陳舊典以戒前車所謂據事直書而其義自見蓋亦史氏之法也此書近有坊刻頗多訛戾之處世臣以中祕本校正之視坊本爲完善云南沙席臣世識

臣等謹案契丹國志二十七卷宋葉隆禮撰隆禮號漁林嘉興人淳祐七年進士由建康府通判歷官祕書丞奉詔撰次遼事爲此書凡帝紀十二卷列傳七卷晉降表宋遼誓書議書一卷南北朝及諸國饋貢禮物數一卷雜載地理及典章制度二卷行程錄及諸雜記四卷錢曾讀書敏求記稱其書法謹嚴筆力詳贍有良史風而蘇天爵三史質疑則謂隆禮不及見國史其說多得於傳聞譏其失實甚多今觀其書大抵取前人紀載原文分條採摘排比成編穆宗以前紀傳則本之資治通鑑穆宗以後紀傳及諸雜記則本之李燾長編等書其胡嶠陷北記則本之歐陽修五代史記四夷附錄諸番記及達錫伊都等傳則本之洪皓松漠記聞雜記則本之武圭燕北雜記（案圭書今不傳其言略見曾慥類說）皆全襲其

詞無所更改閒有節錄亦多失當如通鑑載太祖始立爲王事上云恃彊不受代故下云七部求如約今此書删去不受代之文則所謂如約者果何事乎又長編載聖宗南侵事云天雄軍聞契丹至闔城惶遽契丹潛師城南設伏狄相廟遂南攻德淸王欽若遣將追擊伏起天雄兵不能進退其情事甚明今此書於闔城惶遽下卽接伏起云云而盡删其潛師設伏之文則所伏者果誰之兵乎又松漠記聞載黃頭女眞金人每當出戰皆令前驅蓋洪皓所親見其爲金人事甚明今此書乃徑改金人爲契丹採入遼志則益爲顚倒事實矣又帝紀中凡日食星變諸事皆取長編所記按年臚載然遼宋曆法不齊朔閏往往互異如聖宗開泰九年遼二月置閏宋十二月置閏宋之七月在遼當爲八月而

此書仍依宋法書七月朔日食此類亦俱失考蓋隆禮生南渡後距遼亾已久北土載籍江左亦罕流傳僅據宋人所修史傳及諸說部抄撮而成故本末不能悉具蘇天爵所論深中其失錢曾蓋未詳核也特諸家日錄所載若遼庭須知使遼圖抄遼遺事契丹疆宇圖契丹事迹諸書隆禮時尚未盡佚故所錄亦頗有可據如道宗壽隆紀年此書實作壽昌與遼世所遺碑刻之文竝合可以證遼史之誤又天祚紀所載與金攻戰及兵馬漁獵諸事較遼史紀志爲詳存之亦可備參考惟其體例參差書法顚舛忽而內宋則或稱遼帝或稱國主忽而內遼則以宋帝年號分註遼帝年號之下既自相矛盾至楊勳劫父叛君蔑倫傷教而取胡安國之謬說以爲變不失正尤爲無所別裁又書爲奉宋孝宗

勅所撰而所引安國說乃稱安國之謚於君前臣名之義亦復有乖今
竝仰遵
聖訓改正其訛用以昭千古之大公垂史册之定論焉
乾隆　　年　月恭校上

進契丹國志表

臣隆禮上言伏惟契丹立國强盛逾貳百年祕苑修書鑑誡垂億千代不量愚瞽冒瀆淵聰臣誠惶誠懼稽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天挺英奇神資睿聖縱觀前史紆覽宏圖印五帝三王之心有意建極陋三國六朝之事奚取亂華然道判汙隆載存媺惡中朝不競漢北方勇於爭衡五閏紛拏氈廬遂安於徙宅載觀大遼之紀號其誰小朝以自居八際洪流頓起興亾之慨九州重霧忍無裔夏之嗟其契丹國自阿保機初興迄于天祚之亾立統承家凡二百餘載臣奉勅命謹採摭遺聞刪繁剔冗緝爲契丹國志以進淺短自慙筆削莫措尊王而黜霸庶幾有補

於將來外陰而內陽益安永鑑於旣往所有契丹國志隨表繕進以聞

臣誠惶誠懼稽首頓首百拜昧死謹言

淳熙七年三月　　日祕書丞臣葉隆禮上表

契丹國初興本末

契丹之始也中國簡典所不載遠裔草昧復無書可攷其年代不可得而詳也本其風物地有二水曰北乜里沒里復名陶猥思沒里者是其一也其源出自中京西馬盂山東北流華言所謂土河是也曰裊羅箇沒里復名女古沒里者又其一也源出饒州西南平地松林直東流華言所謂潢河是也至木葉山合流爲一。古昔相傳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而下復有一婦人乘小車駕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於木葉之山顧合流之水與爲夫婦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號八部落一曰祖○一本作俎皆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

沒部六曰內會鷄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嗢部立遺像（始祖及八子）于木葉山後人祭之必刑白馬殺灰牛用其始來之物也後有一主號曰迺呵此主特一髑髏在穹廬中覆之以氈人不得見國有大事則殺白馬灰牛以祭始變人形出視事已即入穹廬復爲髑髏因國人竊視之失其所在復有一主號曰喎（○一作喝）呵戴野猪頭披猪皮居穹廬中有事則出退復隱入穹廬如故後因其妻竊其猪皮遂失其夫莫知所如次復一主號曰晝里昏呵惟養羊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焉次日復有二十口日如之是三主者皆有治國之能名餘無足稱焉異矣哉氈中枯骨化形治事戴猪服豕罔測所終當其隱入穹廬之時不知其孰爲之主也孰爲之副貳也荒唐怪誕訛以傳訛遂爲口實其詳亦不可得而詰

也自時厥後牛馬死損詞訟龐淹復遭風雨雪霜之害中遂衰微八部大人後稍整兵三年一會於各部內選雄勇有謀略者立之爲主舊主退位例以爲常至阿保機爲衆所立後併七部而滅之契丹始大原其立國與自阿保機至耶律德光而寖張遭五季之衰天未厭亂石郎胎釁產禍諸華毒痛四海飛揚跋扈貪殘僭擬中國帝王名數盡盜有之冠屨倒植薰蕕共染干戈之慘極矣迨宋眞宗屈己和戎不復以一矢相加遺含容覆護百有餘年聖興道三主（聖宗道宗興宗）以來天誘其衷革心慕義貪婪歲幣顧惜盟好銷烽寢柝號稱無事南北民不知兵各保首領以沒茲非以德懷遠之明效歟嗟夫宋列聖之兼愛其德可謂至哉若遼之威服諸夷奄有全燕何其強也天祚昏孱女眞生心深入一呼

土崩瓦裂何其弱也且佳兵者不祥之器也天道好還盛極而微理固然也故其興也勃焉其亾也忽焉悲夫今撫舊聞裒其本末雖未能考其異而訂其同要之大略甚不相遠後之英主忠臣志士游今泂古可以鑑矣

契丹國初興本末　終

契丹國九主年譜

太祖大聖皇帝（諱億番名阿保機）梁均王貞明二年丙子稱帝國號大契丹改元神冊辛巳改元天贊至丙戌天贊六年（後唐明宗天成元年）秋七月崩在位十一年

太宗嗣聖皇帝（諱德光元名耀屈之太祖第二子）丙戌歲卽位丁亥改元天顯丁酉改元會同國號改大遼丁未會同十一年（北漢高祖天福元年）夏四月崩在位二十二年

世宗天授皇帝（諱阮番名兀欲太祖之孫東丹王突欲之子）丁未歲卽位戊申改元天祿（北漢隱帝乾祐元年）辛亥天祿四年（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北漢乾祐四年）秋九月爲燕王述軋等弑

新州火神淀在位五年

穆宗天順皇帝諱景番名述律太宗長子辛亥歲卽位改元應厤至戊辰應厤十八年宋太祖開寶元年秋九月爲庖人弒于黑山下在位一十八年

景宗孝成皇帝諱明記更名賢世宗之子戊辰歲卽位改元保寧甲戌改元乾亨至壬午乾亨九年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十二月崩在位十五年

聖宗天輔皇帝諱隆緒景宗之長子癸未歲卽位改元統和宋太平興國八年癸丑統和三十一年改元開泰復改國號大契丹壬戌改元太平辛未太平十年宋仁宗天聖九年六月崩於上京在位四十九年

興宗文成皇帝諱宗眞番名木不孤聖宗第八子辛未歲卽位壬申改元景福宋仁宗明道改元癸酉改元重熙至乙未重熙二十三年宋仁宗至和二年八月崩在位二

十五年

道宗天福皇帝（諱洪基興宗之子）乙未改元清寧乙巳改元咸雍丙午咸雍二年復改國號大遼乙亥改元壽昌至庚辰壽昌六年（宋哲宗元符三年）崩在位四十六年

天祚皇帝（諱延禧道宗之孫秦王元吉之子）辛巳歲卽位改元乾統（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卯改元天慶戊辰天慶八年（宋徽宗政和八年金太祖天輔元年）辛丑改元保大至甲辰保大四年（宋徽宗宣和六年金太宗天會二年）金太宗舉兵攻遼天祚逃竄夾山金國擒之削封爲海濱王送長白山東築城居之踰年乙巳而卒遼國遂亾在位二十四年

契丹自太祖神册丙子稱帝至天祚保大甲辰計九主在位首末

二百一十五年實歷二百單九年

契丹國九主年譜 終

契丹國志目錄

契丹國志目錄 終

契丹國志卷之一

宋　葉隆禮撰

紀年

太祖大聖皇帝

太祖皇帝諱億番名阿保機乃斡里小子也父斡里爲夷离巾猶中國刺史帝生而拓落多智與衆不羣及壯雄健勇武有膽略好騎射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所寢至夜曾有光左右莫不驚怪部落憚其雄勇莫不畏而服之　先是契丹部落分而爲八以次相代唐咸通末有習爾者爲王土宇始大其後欽德爲王乘中原多故時入侵邊及

阿保機稱王（崩諡太祖）尤雄勇五姓奚及七姓室韋咸服屬之太祖擊黃頭室韋還七部刼之於境上求如約太祖不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爲王九年得漢人多請帥種落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自爲一部七部許之其後太祖擊滅七部復倂爲一又北伐室韋女貞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復立奚王使契丹監其兵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梁太祖開平元年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之梁通好梁遣太府少卿高頎軍將郎公遠報聘太祖嘗入攻雲州衆共三十萬晉王李存勗（唐太祖李克用長子也）與之連和面會東城約爲兄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盡歡約以今冬共擊梁畱旬日而去晉王贈以金繒數萬太祖畱馬三千匹襍畜萬計以酬之太祖既歸國更通好于梁

神冊元年（梁均王貞明二年）是年阿保機始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置百官建元曰神冊國號契丹　初唐末藩鎭驕橫互相併呑鄰藩燕人軍士多亾歸契丹契丹日益强大又得燕人韓延徽有智略頗知屬文與語悅之遂以爲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敎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亾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於延徽有力焉頃之延徽逃奔於晉晉王欲置之幕府而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歸省母遂復入契丹太祖待之益厚至是以爲相累官遷中書令平章事

神冊二年（梁貞明三年）春二月晉王之弟威塞軍節度使李存矩在新州驕惰不治邊人嗟怨爲小校官彥璋謀殺其裨將盧文進帥其衆奔契丹

三月盧文進分契丹兵馬攻晉新州刺史安金全棄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爲刺史守之晉王使周德威合河東鎭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太祖帥三十萬衆救之德威大敗奔歸太祖乘勢進圍幽州揚言有衆百萬氈車毳幕瀰漫山澤盧文進敎之攻城爲地道晝夜四面俱起城中穴地燃膏以邀之又爲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鐵汁以灑之日死千計而攻城不止周德威遣使告急于晉王　四月晉王命李嗣源李存審閻寶來援德威　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晉李嗣源等步騎七萬會于易州自易州北行踰大房嶺循澗而東距幽州六十里與太祖遇太祖行山上晉師行澗下每至谷口太祖以萬餘騎遮其前晉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蕃語謂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

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族類因躍馬奮撾三入陣中斬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太祖兵卻晉師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則成寨太祖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太祖兵列陣待之存審命步兵陣於後先令羸兵曳柴燃草而進煙塵漲天鼓譟合戰乃趣後陣起乘之太祖大敗席卷其衆自北山歸委弃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師入于幽州太祖以盧文進爲盧龍節度使居平州歲入北邊殺掠吏民盧龍巡屬爲之殘弊

先是幽州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中國嘗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歲致繒纊以供衣每歲早穫淸野以待

契丹兵至則堅壁不戰俟其去則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不能輕入及周德威鎮盧龍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始芻牧於營平之閒盧文進來歸常居平州帥驍奚歲入北邊殺掠吏民盧龍巡屬爲之殘弊

神册三年（梁貞明四年）太祖弟撒剌阿潑號北大王謀亂事覺太祖數之曰汝爲吾手足而汝興此心吾若殺汝則與汝何異乃囚之朞年而釋之撒剌阿潑帥其衆奔晉晉王厚遇之養爲假子任爲刺史

神册四年（梁貞明五年）

神册五年（梁貞明六年）

天贊元年（神册六年改元時梁均王龍德元年也）夏六月朔日食　十二月晉王圍鎮州

討張文禮時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在定州以鎭定爲脣齒恐鎭亡而定孤乃潛遣人語其子王郁使賂契丹令犯塞以解鎭州之圍乃說太祖曰鎭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爲己物也不然爲晉王所有矣太祖以爲然悉衆而南述律后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微危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設有危敗悔之何及太祖不聽遂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擒刺史李嗣弼進攻定州王處直之子王都告急于晉王

天贊二年（梁龍德二年）春正月晉王親率鐵騎五千來攻先進新城北半出桑林太祖見之稍卻晉王之軍來遂獲太祖之子契丹兵遂退保望都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馬前請以愛女妻王之子繼岌晉王趨望都遇

奚酋禿餒（契丹將名）五千騎爲其所困力戰出入數四不解李嗣昭引三百騎橫擊之乃退晉王始得出因縱兵奮擊太祖兵敗遂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人馬死者相屬太祖乃歸晉王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藁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編翦雖去無一枝亂者歎曰契丹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如出境卽還晉騎恃勇追擊之悉爲所擒太祖責王郁縶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

天贊三年（梁龍德三年唐莊宗李存勗同光元年）夏四月己巳晉王李存勗稱皇帝於魏州牙城之南國號大唐（是爲莊宗）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鎭州爲眞定府建北都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

冬十月朔日食　彗星見出輿鬼長丈餘　是月梁主均王自殺死

契丹日益強盛遣使就唐求幽州以處盧文進時東北諸夷皆服屬惟渤海未服太祖謀南征恐渤海掎其後乃先舉兵擊渤海之遼東遣其將禿餒及盧文進據平營等州以擾燕地師攻渤海無功而退

天贊四年（後唐同光二年）春正月契丹攻幽州　十二月攻蔚州唐遣李嗣源禦之

天贊五年（後唐同光三年）夏四月朔日食

天贊六年（後唐同光四年四月明宗立改元天成）夏四月朔唐莊宗如汜水嚴辦將發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叛帥所部兵攻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莊宗爲流矢所中而崩年四十三左右皆散善友斂樂器覆尸

而焚之是月李嗣源自罌子谷而入洛陽拾莊宗骨於灰燼而葬之河南新縣百官勸請嗣源監國（嗣源乃太祖李克用之養子也）旣而卽位是爲明宗　七月唐遣姚坤如契丹告哀太祖聞之慟哭曰我朝定兒也朝定猶華言朋友也吾方欲救之以渤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兒及此哭不已又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坤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其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毋多言蹊田奪牛豈不爲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太祖卽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又曰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不恤軍民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爲行自亡矣又曰我於今天子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

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所得專也太祖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鎭定幽州亦得也給紙劄筆趣爲狀坤不可欲殺之用韓延徽之諫乃復囚之

太祖攻渤海拔其夫餘城更命曰東丹國命長子突欲鎭之號人皇王（一曰東丹王）以其次子德光（元名耀屈之）守西樓自隨號元帥太子

先是渤海國王大諲譔本與奚契丹爲脣齒國太祖初興併吞八部繼而用師併吞奚國大諲譔深憚之陰與新羅諸國結援太祖知之集議未決後因遊獵彌旬不止有黃龍在其氈屋上連發二矢殪之龍墜其前後太子德光於其地建州黃龍府卽其地也太祖曰吾欲伐渤海國衆計未定而龍見吾前吾能殺之是滅渤海之勝兆也遂平其國擄其主

紀異錄曰阿保機居西樓氈帳中晨起見黑龍長十餘丈蜿蜒其上引弓射之卽騰空夭矯而逝墜于黃龍府之西相去已千五百里纔長數尺其後女貞滅遼尚藏其骸於內庫金將悟室長子源嘗見之尾鬣肢體皆全雙角已爲人所截與水龍畫絕相似蓋其背上鬣不作魚鬣也正文謂射黃龍此謂射黑龍黃黑色雖不可知而符兆所先抑何彰彰若是歟

渤海既平乃製契丹文字三千餘言因於所居大部落置寺名曰天雄寺今寺內有契丹太祖遺像又於木葉山置樓謂之南樓大部落東一千里謂之東樓大部落西三百里置樓謂之北樓後立唐州今廢爲村大部落之內置樓謂之西樓今上京是其城與宮殿之正門皆向東闢之四季遊獵

往來四樓之間　是月太祖於夫餘城崩　迹律后召諸酋長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傚我又集其夫立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后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　八月朔日食　九月葬太祖於木葉山置州墳側名曰祖州今有廟其靴尙在長四五尺許謚曰大聖皇帝廟號太祖　迹律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輒謂曰爲我達語於先帝至墓所則殺之前後所殺者以百數最後平州人趙思温當往不肯行后曰汝事先帝常親近何故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吾非不欲從先帝於地下顧嗣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其一腕令置墓中思温亦得免　是月迹律后中子德光立

論曰契丹之興本自東胡然人外　內窺覺中原未若有太祖其

盛者也唐末諸藩霧暗五嶽塵雾赤縣成墟紫宸遷宅太祖奮自荒陬馳驅中夏漲幽燕而胡塵吞八部以高嘯雄亦盛矣豈天未厭亂而淫名越號亦可帖服諸人歟不然何以若斯其鋒也五胡雲擾聖鼎終移拓拔鯨吞南宇分割雖曰人事亦有運數存焉

契丹國志卷之一　終

契丹國志卷之二

宋　葉隆禮撰

紀年

太宗嗣聖皇帝上

太宗諱德光太祖第二子也母曰述律氏帝誕於大部落東一千里之牙帳生時黑雲覆帳火光照耀有聲如雷及長美姿貌雄傑有大志精於騎射平奚渤海二國太祖愛之立爲元帥太子嘗從太祖至西樓有赤光紫氣蓋其上左右異之述律后尤所鍾愛太祖崩於夫餘后欲立之至西樓命帝與突欲太祖長子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

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帝轡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爲天皇王稱帝即位明年改元天顯突欲慍欲奔于唐后乃遣歸東丹帝立尊后爲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爲帝后帝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嘗侍於母前應對或不稱旨母揚眉而視之輒懼而趨避非復召不敢見也以韓延徽爲政事令聽唐告哀使姚坤歸國復命阿思沒骨餒往唐告哀唐明宗之初年也

天贊六年（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九月帝即位猶稱天贊六年　冬十月盧龍節度使盧文進守平州唐遣人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而文進所部華人皆思歸乃帥其衆十萬歸唐

天顯元年後唐天成二年春正月唐主嗣源更名亶　八月朔日食契丹遣使如唐修好

天顯二年後唐天成三年春二月朔日食　夏四月唐義武節度使王都在鎭州謀反詔招討使王晏球等發諸道兵會討定州晏球攻拔其北關城王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禿餒將名五月禿餒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王都與禿餒就攻之晏球與戰破之　契丹亦發兵救定州王都悉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戰晏球集諸將校誓以報國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擿揮劒直衝其陣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兵死者過半餘衆北走王都與禿餒得數騎僅免契丹退師又爲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殆無孑遺七月契丹復遣其酋

長惕隱救定州爲王晏球逆戰破之追至易州俘斬溺死者不可勝數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邀擊擒惕隱等數百人餘衆散投村落村人以白挺擊之其得脫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爲之沮氣更不犯塞　八月契丹遣使如唐

天顯三年後唐天成四年春二月唐王晏球克定州王都禿餒欲突圍走不能出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王都舉族自焚擒禿餒送大梁斬之

天顯四年後唐明宗長興改元夏六月朔日食　十一月契丹東丹王突欲失職怨望帥其部曲四十人越海奔唐唐賜姓東丹名慕華明年改賜姓李名贊華以爲懷化節度使

天顯五年（後唐長興二年）十一月朔日食

天顯六年（後唐長興三年）春三月契丹遣使如唐請歸擒去骨舍利荝刺與惕隱唐乃遣前骨舍利與契丹使者俱歸契丹以不得荝刺自是數攻雲州及振武　冬十一月唐以石敬塘（敬塘娶明宗女永寧公主）爲河東節度使蔚州刺史張彥超與敬塘有隙聞其爲節度使遂叛降契丹

天顯七年（後唐長興四年）冬十一月唐主明宗崩年六十七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以來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番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較之五代粗爲小康

十二月唐主從厚立（是爲愍帝）葬明帝于河南洛陽縣

天顯八年（後唐愍帝從厚應順元年四月以後唐主潞王從珂立改淸泰元年）春正月唐潞王從珂叛至

長安唐遣康義誠爲招討使將兵拒之潞王所至唐諸將及康義誠等皆降愍帝憂駭不知所爲領五十騎自隨出奔至衞州東數里遇石敬塘問以大計敬塘聞康義誠等叛降俛首長嘆未幾敬塘命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盡殺愍帝從兵獨置愍帝于驛遂趨洛陽　夏四月唐潞王從珂入洛陽至蔣橋馮道率百官班迎傳敎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拜潞王王答拜道等上牋勸進潞王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陵禮終當還守藩服明日太后下令廢少帝爲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又明日太后令潞王卽位於柩前遣王宏贄遷愍帝於衞州廨內隨遣宏贄之子王巒往鴆之愍帝不飮巒縊殺之帝之在衞州惟磁州

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縊死　十一月唐葬鄂王于徽陵城南（徽陵明宗墓也）封纔數尺觀者悲之

天顯九年（後唐清泰二年）夏六月契丹屢攻北邊時石敬塘將大兵屯忻州潞王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塘懼幕僚段希堯（○一本作蕘）請誅其倡者敬塘命劉知遠斬三十六人以徇潞王聞益疑之

天顯十年（後唐清泰三年十一月以後晉高祖石敬塘天福元年）夏五月唐以石敬塘爲天平節度使敬塘拒命謀叛唐發兵討之　秋七月唐殺石敬塘子弟四人敬塘令掌書記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帝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爲獻表至契丹大喜復書許俟仲

秋傾國赴援　九月契丹帝將兵五萬騎自揚武谷而南至晉陽陣於汾北之虎北口先遣人謂石敬塘曰吾欲今日即戰可乎敬塘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請俟明日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塘遣劉知遠將兵助之唐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陣于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陣唐兵逐之至汾西契丹伏兵起衝唐兵斷而爲二縱兵乘之唐大敗死者數萬人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塘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塘盡殺之是夕敬塘出見契丹帝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帝曰始吾謂唐必斷雁門諸路伏兵險要不可得進使人偵視皆無之是以長驅而深入我氣方銳乘此擊之是以勝也敬塘

歎伏引兵會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遣使告敗唐潞王大懼下詔親征潞王至懷州以晉安爲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鎭分兵送之自幽州趨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潞王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潞王憂沮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冬十月唐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爲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凡得馬二千餘疋征夫五千人民間大擾　十一月契丹帝謂石敬塘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

貌識量眞中原之主吾欲立汝爲天子敬塘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帝作策書命敬塘爲大聖皇帝是爲高祖自解衣冠授之築壇卽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獻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制改長興七年爲天福元年勅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趙瑩爲翰林學士承旨桑維翰爲翰林學士權知樞密使事劉知遠爲侍衞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爲步軍都指揮使立晉國長公主爲皇后　契丹圍晉安數月糧竭馬死援兵不至　唐將楊光遠安審琦勸招討使張敬達降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爲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今援兵早晚至且當候之若力盡勢窮諸君一〇作軍本斬我出降未晚也後諸將畢集光遠殺敬達以其首帥諸將出降

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爲人臣當傚敬達也契丹帝與晉高祖將引兵而南高祖以齊王重貴（重貴乃高祖兄敬儒之子以爲養子）爲北京留守以契丹將高謨翰爲先鋒與降卒皆進至團柏與唐兵戰唐兵大潰死者萬計　晉高祖將發潞州契丹帝舉酒相屬之曰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我令太（○又作大）相温將五千騎衞送汝至河梁余且留此俟汝音問有急則下山救汝若洛陽既定吾卽北返矣因執手而泣別解白貂裘以衣晉高祖幷贈良馬二千匹戰馬一千二百匹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桑維翰趙瑩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相弃也　晉高祖自太原入洛陽帝親送至潞州唐樞密使趙德鈞及子趙延壽（延壽尙明宗女）出降先是德鈞陰遺

人聘契丹求立爲帝帝乃指穹廬前巨石謂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帝至潞州鑠德鈞父子而去遮律太后見之問曰汝父子自求爲天子何耶德鈞慙不能對悉以田宅之籍爲獻后問何在曰幽州后笑曰幽州屬我也何獻之爲德鈞益慙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死德鈞旣卒國主釋延壽而用之

紀異錄曰契丹主德光嘗晝寢夢一神人花冠美姿容輜軿甚盛忽自天而下衣白衣佩金帶執餶錄有異獸十二隨其後內一黑色兎入德光懷而失之神人語德光曰石郎使人喚汝汝須去覺告其母忽之不以爲異後復夢卽前神人也衣冠儀貌宛然如故曰石郎已使人來喚汝旣覺而驚復以告母母曰可命筮之乃召胡巫筮言太

祖從西樓來言中國將立天王要你爲助你須去未浹旬唐石敬塘反於河東爲後唐張敬達所敗亟遣趙瑩持表重賂許割燕雲求兵爲援契丹帝曰我非爲石郎興師乃奉天帝勅使也率兵十萬直抵太原唐師遂衄立石敬塘爲晉帝後至幽州城中見大悲菩薩佛相驚告其母曰此卽向來夢中神人冠冕如故但服色不同耳因立祠木葉山名菩薩堂德光生於癸卯年黑兎入懷此其兆也中原喪亂視淵勒過之豈陰山之北天亦囙兆冥符而啓嘉瑞歟

唐主潞王命河陽節度使萇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殺東丹王李贊華　晉高祖至河陽萇從簡迎降舟楫已具　潞王議復向河陽將校皆已飛狀迎晉高祖高祖慮潞王西奔

遣契丹千騎扼澠池潞王與曹太后劉皇后幷子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元武樓潞王自焚死年五十一劉皇后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乃止后與重美俱死是日晚晉高祖入洛陽唐兵皆解甲待罪高祖命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軍於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　十二月晉追廢潞王爲庶人以馮道同平章事

會同元年（晉天福二年）春正月日食　是年改元會同國號大遼　公卿百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以趙延壽爲樞密使尋兼政事令（後封燕王）遼帝遣使如洛陽取延壽妻唐國長公主以歸　二月遼帝歸北過雲州節度使沙彥珣出迎降遼帝留之判官吳巒在城中謂其衆曰吾屬禮義

之俗安可臣事契丹乎衆推辮領州事閉城不受命攻之不克　應州郭崇威亦恥臣契丹挺身南歸張礪逃歸爲追騎所獲遼帝責之對曰臣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願蚤就戮遼帝顧通事高唐英曰吾常戒汝善遇此人何故使之失所而亾若失之安可復得耶笞唐英而謝之礪甚忠直遇事輒言無隱遼國（○一作帝）甚重之　三月晉得潞王脅及髀骨詔以王禮葬於徽陵南（即明宗陵寢處）　夏四月晉遷都汴州

五月吳徐誥欲結遼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遼帝亦遣使報之　秋七月吳徐誥稱帝國號南唐後復姓名李昪　遼以幽州爲南京大都爲上京渤海夫餘城爲東京

會同二年（晉天福三年）　春正月朔日食　秋七月晉作受命寶以受天明命

惟德允昌爲文　八月晉上尊號於遼帝及太后以同平章事馮道左僕射劉昫爲册禮使遼帝大悅晉帝事遼甚謹奉表稱臣謂遼爲父皇帝每遼使至卽於別殿拜受詔勅每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相繼於道乃至太后元帥太子諸王大臣皆有賂遺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其後遼帝屢止晉帝上表稱臣但令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冬十月遼遣使奉寶册加高祖尊號曰英武明義皇帝

會同三年（晉天福四年）　秋七月朔日食　八月晉以故唐明宗子許王從益爲郇國公以奉唐祀

會同四年（晉天福五年）　初晉割雁門之北賂遼由是吐谷渾皆屬于遼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是年正月吐谷渾使其

部落千餘帳奔晉遼帝大怒遣使讓晉高祖遣兵逐之使還故土

會同五年（晉天福六年）夏六月晉安重榮恥臣事遼見其使者至必箕踞慢罵或潛遣人殺之遼以爲讓晉高祖爲之遜謝後重榮執遼使拽刺遣輕騎掠幽州南境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渾契苾沙陁各帥部衆歸附党項（國名）等亦納遼告牒言爲遼所陵暴願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遼高祖不許

會同六年（晉天福七年）夏六月遼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責讓晉高祖憂悒成疾一日馮道獨對高祖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置道懷中蓋欲馮道輔立之是月高祖崩年五十一馮道與侍衞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爲嗣是日卽位（是爲出帝）

晉高祖崩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遼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時李崧曰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胄與遼戰於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之間晉出帝卒從延廣議遼帝大怒遣使來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　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遼擊晉遼帝頗然之

會同七年（晉天福八年）春二月晉聞遼將入攻遂還東京然間遣相往來無虛月　是月南唐主昪殂齊王璟立　夏四月朔日食　秋九月先是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遼遼帝以爲回圖使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至是景延廣說晉帝囚榮於獄凡遼國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遼國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

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爲鄰國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劒足以相待他日爲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乃曰公所言頗多恐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遼帝遼帝大怒入攻之志始決晉使如遼者皆縶之桑維翰屢請遜辭謝遼每爲延廣所沮晉帝以延廣爲有定策功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遼來攻而不敢言但益募兵增置十餘軍以備　十二月晉平盧節度使楊光遠遣騎密告遼以晉境大饑乘此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遼帝乃集兵五萬使延壽將之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爲帝延壽信之爲

盡力晉帝頗聞其謀遣使徵近道兵以備之

會同八年（晉出帝開運改元）春正月遼用趙延壽趙延照爲前鋒將兵入攻逼晉貝州先是晉朝以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芻粟爲大軍數年之儲軍校邵珂性兇悖節度使王令温黜之珂怨望密遣人亾入遼言貝州易取會令温入朝執政以吳巒權知州事遼帝親攻貝州巒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珂引遼兵自南門入巒赴井死遂陷貝州所殺且萬人晉以高行周爲都部署與符彥卿皇甫遇等將兵禦之晉帝遣使齎書遺遼帝時遼帝已屯鄴都不得通而返晉帝至澶州遼帝屯元城別將攻太原晉詔劉知遠杜威馬全節張彥澤等將兵拒之於黎陽復遣譯者孟守忠致書於遼帝求修舊好遼帝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會遼偉

王在秀谷失利遼帝兵自雅谷歸傳州刺史周儒叛降　二月周儒引麻答（太宗從弟）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晉帝自將兵及遣李守貞等分道擊之遼師敗績　三月遼帝僞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邱城以俟晉軍與恆定之兵合而來擊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遼兵人馬饑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卽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遼帝從之親將兵十餘萬陣於澶州城北與晉高行周合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遼帝以精兵當中軍而來晉帝亦出陣待之遼帝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已半餒死今何其多也精騎左右掠陣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遼帝稍郤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各引去遼帝自澶州北分爲兩軍

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時遼帝帳中有小校亾來云遼帝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有詐閉不敢追遼帝北歸所過焚掠民物殆盡夏四月晉因遼國入侵國用逾竭遣使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劍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鏁械刀杖入民家大小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爲姦先是晉楊光遠叛命兗州修守備節度使安審信亦以治樓堞爲名率民財以實私藏民力大困　晉遣李守貞討楊光遠於青州遼救之不克　九月朔日食　遼師攻遂城樂壽代州刺史白文珂戰于七里烽遼師敗績　十二月晉師圍青州經時城中食盡餓死者大半遼援兵不至楊光遠遙稽首於遼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承勳乃斬勸其父反者判官邱

濤送其首於守貞縱火大譟刼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

閏月晉以楊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命守貞便宜從事守貞遣人拉殺光遠以病死聞起復其子承勳除汝州防禦使　是月遼復大舉攻晉趙延壽引兵先進至邢州

契丹國志卷之二終

契丹國志卷之三

宋　葉隆禮撰

紀年

太宗嗣聖皇帝下

會同九年晉開運二年　春正月遼師至邢洺磁三州至於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迨盡遼主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耶束薪於木而焚之　時晉出帝病不能征遣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皇甫遇悉兵陣于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至鄴都遇遼師數萬遇等且戰且卻至榆林店遼師大至二

將死戰自午至未百餘合殺傷甚衆日暮安陽諸將惶覘兵不還安審琦卽引騎兵出遼師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遂引兵退時遼帝在邯鄲聞之卽時北去　二月遼發嬴兵驅牛羊過祁州城下晉刺史沈斌出兵擊之遼以精兵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引兵急攻之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使君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北廷忍帥契丹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爲國家死耳終不倣公所爲明日城陷斌自殺　三月遼師還軍南下晉都排陣使符彥卿等來擊遼師敗走　夏四月晉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攻遼泰州降之取蒲城獲遼二千人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遼帝還至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八萬餘騎南向計來夕當至威等懼退至

陽城遼師大至晉師與戰逐北十餘里遼師踰白溝而去晉師結陣而南遼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人馬饑渴至白團村埋鹿角爲行寨遼師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人馬俱渴掘井輒崩至曙風甚遼帝坐奚車中命鐵鷂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之兵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諸將憤怒皆願出一戰符彥卿等引精兵出西門諸將繼之遼師卻數百步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遼師號呼聲動天地大敗而走勢如崩山至幽州散兵稍集帝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諸軍引歸出帝亦還大梁

六月晉遣使如遼　遼連歲入侵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人畜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帝曰使漢人爲遼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

然則汝何故欲爲漢帝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所不及又謂羣下曰漢兒何得一餉眠自古但聞漢和番不聞番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　晉桑維翰屢勸出帝復請和以紓國患遣供奉官張徽奉表稱臣詣遼謝過帝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鎭定兩道隸我則可和出帝以遼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帝入大梁謂李崧等曰向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八月朔日食

會同十年晉開運三年春二月朔日食　夏四月晉定州指揮使孫方簡叛降　六月遼攻定州晉遣李守貞爲都部署將兵禦之　八月晉張彥澤敗遼師於定州北　冬十月晉遣杜威李守貞將兵攻遼　十一月

晉帥杜威李守貞會兵至瀛州城門洞啓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遼將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漢璋敗死威等遂引兵而南　十二月遼師大舉入攻趨恆州杜威等聞之將自冀貝而南張彥澤時在恆州引兵會之言遼兵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趨恆州以彥澤爲前鋒與遼兵夾滹沱而軍遼兵恐晉軍渡河與恆州合勢議領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爲持久計遂不去　磁州刺史李穀說杜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恆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逃遁必矣諸將皆以爲然獨杜威以爲不可遣李穀出督懷孟軍糧遼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蕭翰將百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

歸路樵採者遇之悉爲所掠有逸歸者皆稱遼師之盛又獲晉民皆黥其面曰奉勅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　李穀密奏出帝具言遼兵危急之勢請幸滑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奔衝杜威亦奏請益兵晉詔悉發守宮禁者數百人赴之　威又遣使告急還爲遼兵所獲自是出帝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開封府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事出帝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　晉出帝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　晉奉國都指揮使王清戰死　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威潛遣腹心詣遼邀求重賞遼帝紿云許以中國與之爲帝威喜遂定降計召諸將出降表使署名乃命軍士出陣於外軍士皆踊躍決爲

一戰及告以出降令其釋甲軍士大哭聲振原野　遼帝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亦以赭袍衣杜威其實皆戲之耳　威引遼帝至恆州城下順國節度使王周降　帝領兵南向自易定趨恆州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以通事傅住兒爲都監杜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帝欲遣遇先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爲將相敗不能死何面目復南行至平棘遂扼吭而死　張彥澤倍道疾驅夜渡白馬津晉出帝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明日彥澤自封邱門斬關而入城中大擾出帝於宮中起火自攜劍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嬖臣薛超所持俄而彥澤自寬仁門傳遼帝與太后書慰撫之乃命滅火與后妃聚泣召范質草降表自稱

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亾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面縛待罪遣男延煦延寶奉國寶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晉室皇太后李氏妾傳住兒入宣遼帝遺解里命出帝脫黃袍衣素袍再拜受宣曰孫無憂管取一喫飯處又詰以所獻傳國寶非眞出帝奏頃唐潞王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此先帝所爲羣臣備知乃止有司欲使啣璧牽羊大臣輿櫬迎於郊外遼帝曰吾遣奇兵取大梁非受降也不許又詔晉文武羣僚一切如故朝廷制度竝用漢禮出帝使人詔彥澤彥澤笑而不答且召桑維翰景延廣或勸維翰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出帝命召之維翰至天街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不免顧謂李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亾反

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　彥澤倨坐見維翰維翰切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鎭授以兵權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彥澤縱兵大掠二日都城爲之一空彥澤自謂有功於遼旗幟皆題赤心爲主見者笑之彥澤迫遷出帝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見者流涕帝與太后皇后肩輿宮嬪宦者十餘人皆步從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曰此物不可匿也帝悉歸之彥澤悉輦以歸私第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守出帝內外不通所上遼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上遣使取內庫帛主者不與曰非帝之物也求酒於李崧崧曰臣家有酒非敢惜慮陛下憂躁飮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敢進欲見李彥韜彥韜亦不往出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　遼帝

初渡河出帝欲郊迎彥澤不聽遣白遼帝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耶乃止　晉王子延煦母楚國夫人丁氏有美色彥澤使人刼取之　彥澤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帝云其自經帝命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卿皆詣降帝以陽城之敗責之彥卿曰臣當時惟知爲晉王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帝笑而釋之　帝又遣兵趨河陽捕景延廣延廣見帝於封邱帝責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辯證榮出衣襟所藏書乃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帝叱鎖之後命押送歸本國宿陳橋夜分扼吭而死

會同十一年（晉開運四年是歲晉亡二月劉知遠立六月改國號曰漢稱天福十二年爲漢高帝）春正月朔晉文武百官遙辭出帝於都城北素服紗帽迎降俯伏路側請罪帝命起改

服撫諭之出帝太后迎於封邱門外帝辭不見館于封禪寺遣其將崔延勳以兵守之是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豈不相憫邪僧辭以虜帝之意難測不敢獻食出帝陰祈守者乃稍得食　帝初入門民皆驚走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晉宮中嬪妃迎謁皆不顧日暮復出屯於赤崗執楊承勳責其刦父楊光遠叛譎而食之　先是張彥澤與閤門使高勳有隙乘醉入其家殺其叔〇一本無叔字父及弟而去後帝至京師聞彥澤刦掠怒而鎖之高勳與百姓亦爭投牒疏其惡乃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絰杖哭隨詬罵以杖扑之彥澤俛首無一言行

至北市斷腕出鎖然後用刑勳命割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臠其肉而食之　帝初入宮諸門皆用兵守衛磔犬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爲厭勝法謂晉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改服中國百官皆如舊制以李崧爲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馮道守太傅於樞密院祗候及（〇一本此下有分字）遣使詔賜晉之藩鎮藩鎮大臣爭上表稱臣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拒遼而雄武節度使何重建以秦階成州降蜀　帝悉收晉降卒鎧仗貯恆州驅馬歸北國以遼騎擁降卒而納之河流趙延壽勸分以戍邊由是得免散遣還營　遼降出帝爲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遷於黃龍府（卽慕容氏和龍城也）帝使人謂太后曰吾聞爾子重貴不從母敎而至于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

后答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然重貴此去幸蒙大惠全生○一作身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於是太后與馮后皇弟重睿子延煦延寶舉族從晉侯而北以宮女五十宦者三十東西班五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廚七茶酒司三儀鸞司三六軍士二十人從衛以騎兵三百又遣趙瑩馮玉李彥韜與之俱所經州縣皆故晉將吏有所供饋不得通路傍父老爭持羊酒爲獻衛兵擁隔不得使○一作使得見皆涕泣而去舊臣亦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傾貲以獻晉侯至中度橋見杜威寨嘆曰天乎我家何負於汝爲此賊所破慟哭而去

帝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趙延壽請給上國兵食帝曰吾國無此法乃縱遼騎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

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　晉北面行營都統劉知遠遣客將王峻奉表稱臣帝賜詔褒美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拐胡法以優禮大臣如漢賜几杖之比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　唐主遣使賀帝滅晉且請詣長安修復諸陵帝不從　二月朔帝冠通天冠絳紗袍執大圭視朝華人皆法服北人仍遼服立於文武班百官朝賀帝問百官曰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何如皆曰裔夏之心皆願戴皇帝於是下制以晉國稱大遼大赦天下　燕王趙延壽以遼帝負約心常怏怏乞爲皇太子帝曰吾於燕王無所愛惜雖我皮肉可爲燕王用者吾亦割也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爲之燕王豈得爲之因令廷壽遷官張礪奏擬爲中京留守

大丞相錄尙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事帝途去錄尙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　晉劉知遠稱帝於晉陽自言未忍忘晉乃改開運之名更稱天福十二年詔諸道爲遼國括率錢帛者皆能之　劉知遠自將東迎晉侯至壽陽聞已經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晉侯自幽州十餘里過平州沿途無供給飢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野蔬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錦州衞兵迫拜太祖畫像不勝屈辱而呼曰薛超悞我不令我死馮后求毒藥欲與晉侯俱自死不果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　帝聞劉知遠卽位遣耿崇美守澤潞高唐英守相州崔延勳守河陽以控扼要害潞塗陽賊帥梁暉夜遣壯士踰相

州城啓關納衆殺遼兵數百據州自稱留後　鎭寧節度使耶律郎五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率其徒千餘人圍郎五於牙城帝聞之懼遣兵救之瓊敗死帝自是無久留河南之意矣　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帝賀平晉國帝與羣臣宴於永福殿每擧酒立而飲之曰太后所賜不敢坐飲　三月朔帝服赭袍至崇元殿百官行入閤禮　帝謂晉百官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乃以汴州爲宣武軍以蕭翰爲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爲帝后始以蕭爲姓自是遼之后族皆稱蕭氏　帝發大梁晉文武諸司諸軍吏卒從者皆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爲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　夏

四月遼帝攻相州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人而北留高唐英守城中遺民僅七百人而髑髏十餘萬　帝自大梁北歸行至欒城得疾崩于殺狐林國人剖其腹實以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喪車至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一如故則葬汝矣　明年八月葬於木葉山　遼帝在位凡二十餘年謚曰嗣聖皇帝廟號太宗

紀異錄曰遼帝太宗在欒城病時上京西十八里山有獵人見太宗容貌如故乘白馬追奔一白狐因射殺之獵人驚國主南征未回何忽至此因獲其死狐并箭失國主所在不浹旬而凶問至驗其日乃得疾之日驗其箭則國主南征所帶之箭失其一矣國人於其地置堂塑白狐形并箭在焉名曰白狐堂今其陵之側創置懷州是也茫

茫中原紅塵暗之殺狐讖應白狐祟之斯豈天道好還而運數亦爲之冥合歟

五月永康王兀欲立

論曰太祖之興燎灰灼原矣太宗繼之承祖父遺基擅退陬英氣遂登大寶誕受鴻名然石郎之消息乃中原之大禍幽燕諸州蓋天造地設以分番漢之限誠一夫當關萬夫莫前也石晉輕以畀之則關內之地彼扼其吭是猶飽虎狼之吻而欲其不搏且噬難矣遂乃控弦鳴鏑徑入中原斬馘晉人肆其窮黷卷京洛而無敵空四海以成墟謀夫摅將卒莫敢睨而神州分裂強諸侯代起爲帝亦莫之究矣

契丹國志卷之三　終

契丹國志卷之四

宋　葉隆禮撰

紀年

世宗天授皇帝

世宗諱阮番名兀欲太祖孫東丹王突欲之子也東丹王歸唐卒於滑州太宗南入大梁兀欲隨駕於後求父遺骸骨太宗會同十一年四月歸崩於欒城燕王趙延壽恨太宗負許代中國之約卽日引兵入恆州帝以領兵繼入遼諸將密議奉帝爲主登鼓角樓受叔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太宗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下敎布告諸道

所以供饋帝與諸將同帝恨之鎭州諸門管鑰與夫倉庫出納皆帝親掌之或說延壽曰遼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滿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延壽不決下令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上事受賀大臣李崧等以遼帝之意難測乃止

會同十一年（時漢高祖稱天福十二年）夏五月帝召趙延壽張礪李崧馮道於所館飲酒帝妻素以兄事延壽酒數行帝從容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與俱入食頃帝出坐笑謂張礪等曰燕王謀反已鎖之矣諸君可無慮矣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算子一莖許我知南朝軍國事昨日臨崩別無遺詔（○一作餘詔）燕王安得擅立邪一日帝至待賢館受蕃漢官謁賀笑謂張礪等曰燕王果於此卽位吾以鐵騎圍之諸公亦不

兇矣後數日集蕃漢諸臣於府署宣太宗遺制曰永康王太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太后鍾愛羣情允歸可於中京卽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鎭州也）於是舉哀成服既而易吉服見羣臣受賀更不復行喪禮歌吹之聲不絕於內是年猶稱會同帝以太宗有子在國已以兄子襲位又無述律太后之命內不自安　初太祖崩於夫餘城述律殺酋長及諸將數百人太宗復崩於境外酋長諸將懼死乃謀奉帝欲勒兵北歸使麻荅（麻荅太宗從弟）爲中京留守以前武州刺史高奉明爲安國節度使晉文武官及士卒悉留之獨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澣及後宮宦者敎坊人自隨述律太后聞帝立怒曰我兒南征東討有大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汝父棄我走投外國乃大逆人也豈得立逆人之子爲帝乎發兵拒之

遣偉王爲前鋒相遇於石橋太后以李彥韜爲排陣使彥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敗帝幽太后於太祖墓側自稱天授皇帝以高勳爲樞密使帝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色侮諸宰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興兵追討故數年不暇南征　先是述律太后徙晉侯幷后于懷密州去黃龍府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述律太后爲帝所囚晉侯與后復得還於遼陽稍有供給　蕭翰矯遼制命唐許王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赴恆州時許王從益及王淑妃俱匿於徽陵下宮不得已爲出翰立爲帝帥諸酋拜之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爲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願諸公宜早迎新主自求多福勿以吾子母爲意衆感其言許王遣使奉表稱臣迎北漢主劉知遠仍出居私第　漢

王入洛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諭以受遼補署者皆勿疑聚其告牒而焚之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淸宮密令殺許王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何罪而死何不留之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聞者泣下　漢主至大梁晉之藩鎭相繼來降復以汴州爲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號曰余未忍忘晉也　明年遼國改元天祿

天祿元年二月漢主隱帝承祐立乾祐元年　春正月漢主知遠更名暠　召蘇逢吉楊邠史宏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杜重威是日殂逢吉等祕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義搖衆皆斬之磔尸于市市人爭啖其肉　二月漢主第二子周王承祐立時年十八是爲隱帝　初遼帝北歸至定州以孫方簡爲大同節度使方簡怨恚

不受命帥其黨三千人保狼山故寨攻之不克未幾遣使降漢漢主復其舊官使扞遼國時麻荅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棄城北去方簡自狼山帥其衆數百還據定州於是晉末州縣陷遼者皆復爲漢有矣麻荅歸至其國帝責其失守麻荅不服曰朝廷徵漢官致亂爾帝鴆殺之

夏四月帝至遼陽晉侯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詣帳中上謁帝令晉侯以常服見侯伏地而泣自陳過咎帝使人扶起之與坐飲酒奏樂而帳下伶人從官望見故主皆泣下悲不自勝爭以衣服藥餌爲遺　五月帝上陘取晉侯所從宦者十五人東西班五十人及皇子延煦而去帝有妻兄禪奴利聞晉侯有女未嫁求之乃辭以幼後數日帝遣騎取之以賜禪奴利　六月朔日食　陘北地尤高涼北人常以五月上陘

避暑八月下陘至八月帝下陘太后自馳至霸州謁帝求於漢兒城側賜地種牧以爲生許之帝以太后自從行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遼陽

天祿二年漢乾祐二年春二月徙晉侯太后于建州中途安太妃卒遺令晉侯焚骨爲灰南向颺之庶幾遺魂得反中國也自遼陽東南行程一二百里至建州節度使趙延○一作元暉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五十餘頃侯遣從者耕以給食頃之太宗之子述律王遣騎取晉侯寵姬趙氏聶氏而去　夏四月太白晝見　六月朔日食　冬十月遼攻河北　郭威督諸將禦之

天祿三年漢乾祐三年秋八月故晉李太后病無醫藥常仰天號泣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疾亟謂晉侯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佛

寺無使我爲遼地鬼也是月后卒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遼來者云晉主及皇后諸子尙無恙其從者亡歸及物故則過半矣　十一月朔日食　漢郭威反隱帝出奔至趙村追兵已至隱帝下馬入民家爲郭允明所殺時冬十一月也　郭威等帥百官迎武寧節度使劉贇高祖弟崇之子爲主　十二月郭威攻遼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讎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推立爲帝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爲母下書撫諭大梁士民勿有憂疑遷故主贇於外館太后誥廢贇爲湘陰公

天祿四年北漢乾祐四年春正月漢太后下誥授郭威監國符寶卽皇帝位國號曰周建元廣順　是月弑漢湘陰公贇於宋州漢高祖之弟劉崇稱

帝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　二月遼帝聞北漢主立使招討使潘聿撚遺其子劉承鈞書漢主使承鈞復書言本朝淪亾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帝大喜至是北漢主遣使如遼乞兵　夏四月遼帝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北漢主使鄭珙以厚賂謝遼致書稱姪請行册禮帝大喜命燕王述軋册命北漢主爲大漢神武皇帝更令旻妃爲皇后尋遣其翰林學士衞融等詣遼稱謝且請兵　九月北漢主自團柏攻周帝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諸部皆不欲南帝強之行至新州之火神淀燕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大寧王漚僧等率兵作亂弑帝而述軋自立齊王述律（太宗之子）逃於南山諸大臣奉之以攻述軋漚僧殺之并其

族黨立述律爲帝改元應厤　世宗在位凡五年崩廟號世宗葬醫巫閭山

論曰前史嘗云創業易守成難吾於世宗益信世宗地居上嗣運屬樂推兵威不戢關河流毒自謂荒淫無妨而不知諸部之心離自謂專欲可成而不知蕭牆之釁啓三十餘年血戰之基業而繼繼承承乃若此守成之難不信然歟

契丹國志卷之四終

契丹國志卷之五

宋 葉隆禮撰

紀年

穆宗天順皇帝

穆宗諱璟番名述律後更名明太宗之長子也太宗攻石晉入大梁酉帝侍述律太后太宗於會同十一年四月崩於欒城諸將畏述律太后殘虐遂立世宗世宗遇弑諸將共迎帝卽位改元應厤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于北漢北漢主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賀卽位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帝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

旦乃寢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

應厤元年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　冬十月遼遣蕭禹厥將奚遼兵五萬會北漢兵伐周北漢主自將兵二萬攻晉州三面置寨晝夜攻之巡檢使王萬敢與都指揮使史彥超何徽共拒之周太祖自將由澤州路與王峻奮兵救之　十二月周王峻至晉州遼兵與北漢兵夜遁　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遼幣賦役繁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衆

應厤二年周廣順二年　夏四月朔日食　六月遼幽州節度使蕭海眞世宗之妻弟詐以內附請降于周中國多事不果從　秋九月遼攻冀州爲周兵所拒　冬十月遼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者四十萬口本國亦不之禁周詔所在賑給存處之中國民被掠得歸者十五六

應厤三年（周廣順三年）春正月遼攻定州爲周將楊宏昭敗　夏六月遼張藏英降周　秋八月周太祖得風痺疾術者言宜散財以禳之於是築社壇建太廟於大梁太祖享太廟纔及一室不能拜而退命晉王榮終禮（晉王本姓柴氏幼從姑長太祖家遂以爲子）是夕宿南郊幾不救夜分小愈

應厤四年（周世宗榮立顯德四年）春正月朔周太祖祀圜丘僅能瞻仰致敬而已以晉王榮判內外兵馬事太祖疾篤晉王榮入侍屢戒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紙衣歛以瓦棺壙中無用石以甓代之工人役徒皆私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徭使以守視勿修下宮置宮人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衾（○衾一本作衣冠二字）瓦棺嗣下

天子不敢違也汝苟或違吾不福汝是月太祖崩年五十五晉王榮立是爲世宗　二月北漢主聞周太祖崩喜甚遣使詣遼請兵遼遣武定節度使楊袞將萬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會遼師趨潞州節度使李筠領兵逆戰敗走　夏五月周帝自潞州趨晉陽至其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遼將楊袞奔歸帝怒其無功囚之使數千騎屯忻代之閒周遣符彥卿邀擊之遼兵退保忻口彥卿恃勇輕進爲遼兵所敗死傷甚衆彥卿引兵還晉陽　冬十一月北漢主崇殂子承鈞告哀于遼遼冊命爲帝其事遼上表稱男遼賜詔謂之兒皇帝

應厤五年周顯德二年春二月朔日食

應厤六年周顯德三年

應厤七年周顯德四年冬十一月遼遣侍中崔勳將兵會北漢同攻周　北漢遣李存瓌將兵會之南侵潞州至其城下而還北漢主知遼不足恃而不敢遽與之絕贈送勳甚厚

應厤八年周顯德五年夏五月朔日食

應厤九年周顯德六年六月恭帝宗訓立夏四月周帝自將攻遼　五月周將韓通領兵大至遼失瀛莫易涿雄霸六州其瓦橋關建爲雄州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益津關建爲霸州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皆遼之地也周帝趨幽州有疾乃還　六月周帝立其子宗訓爲梁王時年七歲是月周帝崩年三十九謚曰世宗子梁王立　秋九月遼帝遣其舅使於南唐中國疑憚泰州團練使荊罕儒募刺客使殺之南唐夜宴遼使於清風驛酒酣

起更衣久不返視之則失其首矣自是遼與唐絕

應厤十年宋趙太祖御位建隆元年春正月辛丑朔北邊奏遼與北漢連兵犯邊時宋趙太祖事周爲殿前檢點使周帝命領宿衞諸將禦之次陳橋驛諸將擁立太祖爲帝國號曰宋改元建隆奉周帝爲鄭王太后爲周太后

遷居西京　夏五月朔日食

應厤十一年宋建隆二年夏四月朔日食

應厤十二年宋建隆三年

應厤十三年宋太祖乾德改元

應厤十四年宋乾德二年

應厤十五年宋乾德三年春二月壬寅朔日當食不虧

應厤十六年（宋乾德四年）

應厤十七年（宋乾德五年）春三月五星聚奎　夏六月朔日食

應厤十八年（宋太祖開寶改元）秋七月北漢主劉承鈞寢疾召平章事郭無爲執繼恩（承鈞養子）手付以後事繼恩自嗣位以後纔六十餘日爲郭無爲所弒弟繼元立（亦承鈞養子）改元廣運　是月宋師入北漢境北漢上表于遼求援又遣將領軍扼團柏谷爲宋將李繼勳何繼筠等擊破之于銅鍋河北漢尋復入攻大掠晉絳二州之境　是時承會同之餘威中原多事藩鎭爭強莫不求援於遼國以自存晉陽之北漢江南之李唐（○一作晉始之自後北漢江南唐）使車狎至饋遺絡繹遼帝以政昏兵弱不能應之　帝體氣卑弱惡見婦人居藩時述律太后欲爲納妃帝辭以疾卽位後嬪御

滿前竝不一顧朝臣有言椒房虛位者皆拒而不納左右近侍房帷供奉率皆閹人性好遊畋窮冬盛夏不廢馳騁萬機事繁蕃漢諸臣共治之帝不以屑意如京東北有山曰黑山曰赤山曰大保山山水秀絕麋鹿成羣四時遊獵不離此土瀛莫之失幽州急遞以聞帝曰三關本漢地今以還漢何失之有其神氣怠緩不恤國事如此逮至末年殘忌猜忍左右小有過愆至于親手刃之數年之閒重足屏息人人虞禍會醉索食不得欲斬庖人掌膳者恐禍及因捧食以進挾刃殺帝於黑山下

帝在位凡十九年謚曰天順皇帝廟號穆宗

論曰英睿騰風戎馬交馳而不足耽酣愒日禍敗淪胥而有餘太祖奮自遐陬虎視中原太宗偉度英資關河拱手一何壯也一再傳之

後世宗以聲色覆於前穆宗以荒淫履其轍介胄脫諸房帷釁端生於肘腋一何怯也本其驕心縱欲醉色遊畋敗亾之塗如出一手豈陰山異氣之所韞抱於英靈者至茲少歇歟不然何以若斯其昏昏也

契丹國志卷之五終

契丹國志卷之六

宋 葉隆禮撰

紀年

景宗孝成皇帝

景宗諱明記更名賢世宗兀欲子也穆宗既爲帳下所弑諸將迎立帝卽位號天贊以樞密使知政事令高勳守政事令封秦王侍中蕭守興爲尙書令封魏王每朝必命坐議國事納蕭守興女燕燕爲皇后　先是火神淀弑逆之時述軋之害世宗併及於后復求帝殺之帝時年九歲御厨尙食劉解里以氈束之藏於積薪中由是得免及卽位嬰風疾多不視朝改元保寧

保寧元年宋太祖開寶元年遼大赦境內刑賞政事用兵追討皆皇后決之帝臥牀榻閒拱手而已

保寧二年宋開寶二年春二月宋太祖命曹彬等伐北漢　夏四月遼分道救北漢爲宋何筠敗于陽曲又爲韓重贇擊破其衆于定州境

保寧三年宋開寶三年夏四月朔日食　冬十一月遼騎六萬攻定州宋太祖命田欽祚領兵三千戰于蒲城馬中流矢而踣騎士王超以馬授欽祚得免夜入保遂城遼兵圍之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角而出

保寧四年宋開寶四年冬十月朔日食

保寧五年宋開寶五年秋九月朔日食

保寧六年（宋開寶六年）春正月周鄭王殂於房州謚曰恭帝

乾亨元年（宋開寶七年）春二月朔日食　冬十一月遼邊臣貽宋雄州守孫全興書請和全興以聞于宋太祖許之

乾亨二年（宋開寶八年）春三月遼遣使聘宋　夏四（○一作六）月彗出柳長三四丈晨見東方西南指厤輿鬼距室壁凡十一舍八十三日乃滅　秋七月朔日食　宋初遣使通遼

乾亨三年（宋開寶九年太宗即位十二月改太平興國元年）冬十月宋太祖崩年五十在位十七年皇弟晉王即帝位（是爲太宗）

乾亨四年（宋太平興國二年）夏四月宋葬太祖於永昌陵遼遣鴻臚少卿耶律敞等往宋助葬宋太宗尋遣起居舍人辛仲甫使遼右贊善大夫穆波

副之時宋朝將用兵伐北漢北漢實倚遼爲援仲甫遲留境上未敢進宋詔趣行既至帝問曰聞中朝有党進者眞驍騎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帝頗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帝知其秉節不可奪厚禮遣還　冬十一月朔日食

乾亨五年（宋太平興國三年）

乾亨六年（宋太平興國四年）春二月宋太宗親征北漢　三月遼以數萬騎援之戰于石嶺關之南爲宋郭進敗　夏四月北漢主劉繼元降宋盡廣運十三年　六月宋詔親征發鎮州　涿州判官劉德厚以城降宋

秋七月太宗（宋帝〇一作）至幽州攻城踰旬不下士卒疲頓轉輸回遠又恐

遼救兵至遂退師　先是宋師自幷幸幽乘其無備帝方獵急歸牙帳議棄幽薊以兵守松亭北岸口而已時耶律遜寧號于越呼爲舍利郎君（北朝親近無職事者呼爲之）請兵十萬救幽州竝西山薄幽陵人夜持兩炬朝舉兩旗選精騎三萬夜從他道自宋軍南席卷而北　遼兵先守幽州者皆脆兵弱卒見宋師之盛望風而遁又爲宋師所遏進退無計反爲堅守至是于越救至宋遂退師或勸于越襲其後于越曰受命救幽薊今得之矣遂不復追　宋太宗欲北侵遺詔渤海王發兵相應然渤海畏遼竟無至者遣使如渤海責問　秋九月遼攻鎭州爲宋趙延進敗

乾亨七年（宋太平興國五年）冬十一月帝發兵萬餘衆進攻關南宋河陽節度使崔彥進將兵禦之遼師失利　十二月宋太宗親征至大石遼師遁

遂班師

乾亨八年（宋太平興國六年）遼大赦　帝性仁懦雅好音律喜醫術伶倫鍼灸之輩授以節鉞使相者三十餘人自幼得疾沉疴連年四時遊獵間循故典體憊不能親跨馬令節大朝會鬱鬱無歡或不視朝者有之耽于酒色暮年不少休燕燕皇后（蕭守興之女）以女主臨朝國事一決於其手大誅罰大征討蕃漢諸臣集衆共議皇后裁決報之于帝而已易定幽燕閒兩大戰烽書旁午國內惶惶帝嬰疾不能親駕基業少衰焉　秋九月朔日食

乾亨九年（宋太平興國七年）春三月朔日食　夏五月遼分三道入宋爲其邊將所敗　冬十二月朔日食　是歲帝崩謚孝成皇帝廟號景宗

論曰景宗爰在弱齡中遭多難高秋搖落理之自然政非己出不免牝雞之晨祭則寡人聽命椒塗之手其得虛尊而擁號幸矣

契丹國志卷之六 終

契丹國志卷之七

宋 葉隆禮撰

紀年

聖宗天輔皇帝

聖宗諱隆緒景宗之長子年十二卽位改元統和尊母蕭氏爲承天太后臨朝稱制凡二十七年乃歸政于帝宋楊業之陷康保裔王繼忠之敗與夫澶淵之役皆統和二十五年前事是時三四大戰帝雖親履行陣力戰深入而太后實未歸政也

統和元年（宋太平興國八年）帝卽位復號大契丹　春二月朔日食

統和二年（宋太宗雍熙元年）

統和三年宋雍熙二年冬十二月朔日食

統和四年宋雍熙三年春正月宋曹彬等分三道攻契丹曹彬克涿州田重進克飛狐靈邱二縣及蔚州潘美克雲寰朔應四州宋尋命潘美楊業遷雲寰朔應四州之民于許汝閒時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監軍馬碩副將何萬通爲其所擒曹彬等亦連收新城固安取涿州以糧食不繼退師至岐溝關北契丹兵大至追及宋師大敗　六月朔日食　秋八月蕭太后與大臣耶律漢寧南北皮室五神惕隱領衆十餘萬復取寰州擒宋楊業

先是宋克雲朔寰應四州命潘美楊業遷四州之民于許汝以所部護送契丹邀擊之楊業力戰自日中至暮手刃數百人馬重傷不能

進遂爲契丹所擒業太息曰主上遇我甚厚何面目求活於虜中乃不食三日死其麾下尙餘百人業慰遣之皆感泣不肯去遂俱死無生還者

十二月契丹因獲楊業之勝乃遣耶律遜寧號于越者以數萬騎取瀛州宋部署劉延讓來禦戰于君子館會天大寒宋師不能彀弓弩契丹兵圍延讓數重無救全軍敗沒延讓以身免平州團練使賀令圖高陽關部署楊重進俱陷契丹勢益振長驅深入深祁陷易州魏博之北咸被其禍　契丹攻代州爲守臣張齊賢伏兵掩擊敗走

統和五年宋雍熙四年　春正月契丹攻陷深祁德易四州

統和六年宋太宗端拱改元　冬十一月契丹騎大至唐河北將攻于宋爲定州

都部署李繼隆與監軍李繼忠拒戰敗績

統和七年（宋端拱二年）秋七月彗出東井凡三十日　契丹攻威虜軍爲宋尹繼倫李繼隆敗於唐徐河閒殺契丹相皮室其大將于越被傷遁走俘獲甚衆自是契丹不復大入契丹之人以繼倫面黑相戒曰當囘避黑面大王　九月鎭星熒惑入南

統和八年（宋太宗淳化改元）

統和九年（宋淳化二年）春閏月朔日食　冬十二月女眞以契丹兵隔其貢宋之路請宋攻之不許自是遂屬契丹

統和十年（宋淳化三年）春二月朔日食　秋八月朔日食

統和十一年（宋淳化四年）

統和十二年宋淳化五年 冬十二月朔日食陰雲不見

統和十三年宋太宗至道改元 春正月契丹自振武入攻爲府州折御卿敗于子河汊契丹兵死亾甚衆 夏四月契丹攻雄州爲守臣何承矩所敗

統和十四年宋至道二年

統和十五年宋至道三年 春三月宋太宗崩

統和十六年宋眞宗卽位咸平改元 春二月彗出營室北 夏四月朔日食 冬十月朔日食

統和十七年宋咸平二年 秋九月朔日食 冬十二月契丹入攻宋宋眞宗親征次于澶州冀州張旻○一作艾敗敵於城南次大名府知府州折惟昌敗敵于五合川

統和十八年宋咸平三年春正月宋眞宗發大名府是年宋定州都部署范廷召自中山來侵求援於高陽關都部署彰國節度使康保裔保裔卽領兵赴之至瀛州西南裴一有曹字村而廷召後陣已與契丹師遇保裔選精銳與廷召會日暮廷召潛師以遁保裔不之覺遲明契丹師圍之數重保裔凡戰數十合兵盡矢窮而死契丹遂自德棣濟河淄齊而歸

統和十九年宋咸平四年冬十月契丹攻宋爲張斌敗于長城口尋又爲李繼宣敗于山谷

統和二十年宋咸平五年秋七月朔日食

統和二十一年宋咸平六年春三月契丹攻宋定宋二州行營都部署王超

鎭州桑贊高陽關周瑩逆戰于望都縣翼日至縣南六里副部署王繼忠率麾下死戰繼忠素衔儀服契丹識之圍數十重且戰且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繼忠爲契丹擒　冬十一月有星孛於井鬼

統和二十二年宋眞宗景德元年春二月契丹侵宋爲魏能敗于長城口　秋閏月帝同母蕭太后大舉攻邊遣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掠威虜軍安順軍前鋒爲魏能敗又攻北平寨爲田敏等擊走遂東趨保州攻城不克帝與蕭太后合兵攻定州宋將王超按兵不出陣于唐河拒之契丹兵東駐陽城淀又分兵圍岢嵐軍爲守臣賈宗擊走　冬十月攻瀛州爲守臣李延渥敗死者三萬餘人傷者倍之乃解去　契丹往宋議和宋遣崇儀副使曹利用使軍前定約先是望都戰時契丹獲去王繼忠

後稍親用授之以官繼忠乘閒言和好之利時太后年老頗有厭兵雖大舉深入亦納其說復遣小校李興等四人持信箭以繼忠書詣宋莫州部署石普奏諸宋朝眞宗遂手詔諭繼忠繼忠欲朝廷先遣使命至是始遣曹利用來　契丹自瀛州率衆三十萬復欲乘虛抵貝冀天雄宋之天雄軍聞契丹師將至合城遑遽伏發天雄兵不能進退得還者什三四契丹師遂陷德清知軍尙食使張旦及胡福等死者十四人契丹既陷德清率衆抵澶州北直犯大陣圍合三面宋李繼隆等整軍成列出禦統軍順國王撻覽爲床子弩所傷中額而殞契丹師大挫退却不敢動　十一月宋眞宗親駕澶淵是時曹利用之書已通契丹尋遣左〇一作右飛龍使韓杞持國書偕至南朝跪授書函復以關南爲請宋

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耳實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歲以金帛濟其不足朝廷之體固亦無傷誓書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與韓杞口述茲事可也利用一再往返乃許歲遺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兩議遂定契丹且請以兄禮事之乃命李繼昌齎國書與姚東之俱往契丹遣丁振奉誓書之宋遂退師自是不復侵邊矣

宋眞宗車駕至澶州將止寇準固請渡河高瓊遂麾衞士進輦到浮橋瓊執撾築輦夫背令亟行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怖駭初曹利用議和面請宋帝歲賂金帛之數宋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寇準召語之曰雖有勅旨汝所許不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將斬汝矣利用至契丹果亦如數成

約而還兩議既定尋卽退師

十二月朔日食　宋眞宗至自澶州

統和二十三年（宋景德二年）春二月宋遣孫僅使契丹賀國母生辰　秋八月有星孛于紫微

統和二十四年（宋景德三年）

統和二十五年（宋景德四年）夏五月朔日食

統和二十六年（宋眞宗大中祥符改元）

統和二十七年（宋大中祥符二年）

統和二十八年（宋大中祥符三年）夏六月契丹遣使往宋告糴宋詔雍州出粟二萬石賤價賑之　冬十一月契丹伐高麗國高麗與女貞合兵拒之

契丹兵敗

統和二十九年宋大中祥符四年

統和三十年宋大中祥符五年秋八月朔日食

開泰元年統和三十一年改元開泰宋大中祥符六年是年契丹以幽州爲析津府冬十二月朔日食

開泰二年宋大中祥符七年

開泰三年宋大中祥符八年夏六月朔日食

開泰四年宋大中祥符九年

開泰五年宋眞宗天禧改元

開泰六年宋天禧二年夏六月彗出北斗

開泰七年（宋天禧三年）春二（○一作三）月朔日食

開泰八年（宋天禧四年）

開泰九年（宋天禧五年）秋七月朔日食

太平元年（開泰盡九年改元太平宋眞宗改元乾興）春二月宋眞宗崩子仁宗立

太平二年（宋仁宗天聖改元）

太平三年（宋天聖二年）

太平四年（宋天聖三年）

太平五年（宋天聖四年）冬十月朔日食

太平六年（宋天聖五年）冬十二月宋龍圖待制孔道輔使契丹有優人以文宣爲戲道輔艴然徑出契丹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道輔曰中國

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嘿然又酌大巵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自是中國使至不敢侮之道輔孔子四十五代孫也

太平七年宋天聖六年 春三月朔日食　夏四月有星大如斗聲如雷自北流於西南光燭天下尾長數丈久之散爲蒼白雲

太平八年宋天聖七年 春三月契丹饑流民之宋境上宋仁宗曰皆吾赤子也可不賑救之詔給以唐鄧州閒田仍令所過州縣給食　秋八月朔日食

太平九年宋天聖八年

太平十年（宋天聖九年）先是后未歸政前帝已長立每事拱手或府庫中需一物必詰其所用賜及文武僚庶者允之不然不與　帝既不預朝政縱心弋獵左右狎邪與帝爲笑謔者太后知之重行杖責帝亦不免詬問御服御馬皆太后檢校焉或宮嬪讒帝太后信之必庭辱帝帝每承順略無怨辭好讀唐貞觀事要至太宗明皇實錄則欽伏故御名連明皇諱上一字又親以契丹字譯白居易諷諫集召番臣等讀之嘗云五百年來中國之英主遠則唐太宗次則後唐明宗近則今宋太祖太宗也或諸道貢進珍奇一無所取皆讓其弟親政後方一月太后暴崩帝哀毀骨立哭必嘔血番漢羣臣上言山陵已畢宜改元帝曰改元吉禮也居喪行吉禮乃不孝子也羣臣曰古之帝王以日易月宜法古制帝

曰吾契丹主也寧違古制不爲不孝之人終制三年　丞相耶律隆運本漢人姓韓名德讓太后有辟陽侯之幸賜姓耶律改名隆運尋拜大丞相封晉王景宗崩太后臨朝隆運私事之是時太后年方三十諸子尚幼外無親援雄傑角立帝登大寶皆隆運力也帝念其功父事之隆運薨帝爲制服其終始眷遇如此帝性英辦多謀神武冠絕遊獵時曾遇二虎方逸帝策馬馳之發矢連殪其二虎又曾一箭貫三鹿時幽州人試舉以一箭貫三鹿爲賦題駙馬劉三嘏獻射二虎頌　至於道釋二教皆洞其旨律呂音聲特所精徹承平日久羣方無事縱酒作樂無有虛日與番漢臣下飮會皆連晝夕復盡去巾幘促席造膝而坐或自歌舞或命后妃已下彈琵琶送酒又喜吟詩出題詔宰相已下賦詩詩成進御一一讀之優者賜金帶又

御製曲百餘首幸諸臣私第爲會時謂之迎駕盡懽而罷刑賞必信無有僭差撫柔諸番咸有恩信修睦宋朝人使饋送躬親檢校時黃河暴漲溺會同驛帝親擇夷坦地復創一驛每年信使入境先取宋朝登科記驗其等甲高低及第年月其賜賚物則密令人體探　宋眞宗上仙薛貽廓報哀入境幽州急遞先聞帝不俟貽廓至闕集番漢大臣舉哀后妃已下皆爲沾涕因謂宰臣呂德懋曰吾與兄皇未結好前征伐各有勝負洎約兄弟二十餘年兄皇昇遐況與吾同月生年大兩歲吾又得幾多時也因又泣復曰吾聞姪帝（卽仁宗皇帝）聖年尚幼必不知兄皇分義恐爲臣下所間與吾違約（○一作拗）矣後貽廓至闕達宋帝聖意喜謂后曰吾觀姪帝來意必不失兄皇之誓復謂呂德懋曰晉高祖承嗣聖爺

爺（嗣聖太宗也爺爺翁呼也）之力深矣少主登位便背盟約皆臣下所惑今姪帝必敦篤悠久矣又謂后曰汝可先貽書與南朝太后備述妯娌之好人使往來名傳南朝　又詔燕京憫忠寺特置眞宗御靈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復詔沿邊州軍不得作樂後因御宴有敎坊都知格守樂名格子眼轉充色長因取新譜宣讀帝欲更遷一官見本名正犯眞宗諱因怒曰汝充敎塲首領豈不知我兄皇諱字遂以筆抹其宣而止燕京僧錄亦犯眞宗諱勅更名圓融尋下令國中應內外文武百僚僧道軍人百姓等犯眞宗諱者悉令改之　詔漢兒公事皆須體問南朝法度行事不得造次舉止其欽重宋朝百餘事皆此類也末年染消渴病多忌諱稱說死亾之人雖帝之父母尊號亦不得言之病亟乃驛召東平王蕭

孝穆上京留守蕭孝先赴闕始以輔立之事而委之次以不得失宋朝之信誓而屬之又屬子宗眞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故命汝爲嗣我死汝子母切毋殺之　六月三日崩於上京東北三百里大斧河之行帳年六十一在位統太后臨朝凡四十九年葬上京西北二百里赤山謚曰天輔皇帝廟號聖宗

論曰聖宗挺寬仁之姿表夙成之質年方幼沖母后侵政事歸當璧元輔專功澶淵之深入蓋其母后與權臣之謀非聖宗本意也眷遇功臣終始如一慈孝之性本自天然亦守成之令主云

契丹國志卷之七終

契丹國志卷之八

宋　葉隆禮撰

紀年

興宗文成皇帝

興宗皇帝諱宗眞番名木不孤聖宗第八子順聖元妃所生帝生於顯州東錐子河始封梁王後立爲皇太子聖宗崩帝卽位明年改元景福軍國事皆生母法天皇后主之

太平十年宋天聖九年是年帝卽位尊所生母順聖元妃曰法天皇后嫡母爲齊天皇后　法天后平州節度使蕭思猥之女丞相耶律隆運之甥

有容色聖宗愛幸特甚事承天太后景宗之后聖宗之母尤謹承天以隆運故深愛之承天上仙齊天預政權勢日盛置宮闈司補官屬出教令生辰曰順天節有子皆不育元妃生子長卽今帝也次曰達妲李又生楚國公主燕國公主承天太后以楚國公主嫁其弟蕭姑從一無從字撒爲築城居以之曰陸州號長慶軍徙戶一萬實之曰從嫁戶齊天善琵琶通琵琶工燕文顯李文福元妃屢言其事聖宗不之信又爲卷書投聖宗寢帳中聖宗得之曰此必元妃所爲也命焚之聖宗遺命以齊天爲皇太后順聖爲太妃元妃匿之自爲皇太后令人誣告齊天謀叛載以小車四之上京帝曰齊天皇后與先帝四十年夫妻先帝遺詔立爲太后今既不立何忍殺之法天后復問於諸兄弟皆執奏曰若存之必爲後患

帝曰齊天皇后無子又年老若存之宮中有何患乎法天后竟不從其言縊殺之殺其左右百餘人以庶人禮葬於祖州北白馬山　法天皇后專制其國多殺功臣用蕭氏兄弟分監南北番漢使蕭氏奴爲團練防禦觀察節度使者至四十人范陽無賴輩多占名樂工爲蕭氏奴帝以上尊酒銀帶賜樂工太后怒鞭樂工孟五哥帝知內品高慶郎告太后使左右殺高慶郞太后愈怒下吏襍治語連於帝帝曰我貴爲天子而與囚同答狀耶鬱鬱不樂

景福元年宋仁宗明道改元

重熙元年宋明道二年　春二月星孛于東北光芒長二尺　夏六月朔日食

重熙二年宋仁宗景祐改元　秋八月有星孛于張翼長七尺闊五寸十二日而

沒　是歲帝與耶律孫謀率兵逐母法天太后登黃布車載送慶州守
聖宗塚遂誅永興軍都總管高常哥及內侍數十族命內庫都提點王
繼（一本繼下有恩字）內侍都知趙安仁等監南北面番漢臣僚　宋朝自聖宗
太平四年每歲遣使賀帝生辰及元旦賀太后則別遣使至是不復別
遣至重熙八年迎回法天太后乃遣使如故
重熙三年（宋景祐二年）帝因獵過祖州白馬山見齊天太后墳塚荒穢又無
影堂及灑掃人只空山中一孤塚惻然而泣曰吾早同今日汝不至於
此也左右皆沾涕因詔上京留守耶律貴寧鐵鹽使鄎元化等於祖州
陵園內選吉地改葬其影堂廊庫等竝同宣獻太后園陵
重熙四年（宋景祐三年）

重熙五年宋景祐四年　秋七月有星數百從西南而流至壁東其光燭地黑氣長丈餘出畢宿下

重熙六年宋仁宗寶元元年改　春正月有衆星西北流　秋八月熒惑犯南斗

重熙七年宋寶元二年

重熙八年宋仁宗康定元年改　春正月朔日食　先是帝於重熙二年幽母法天太后於慶州既改葬齊天后羣僚勸帝復迎之且以覘宋朝歲聘之利皆不從因命僧建佛事帝聽講報恩經感悟卽遣使迎法天太后館置中京門外筵日以見母子如初加號法天應運仁德章聖皇太后然出入舍止常相去十數里陰加之備　是歲太后始遣始平軍節度使耶律元方州觀察使王惟吉帝遣左千牛衞上將軍蕭廸右諫議大夫知

制誥劉三嘏往宋賀乾元節

重熙九年宋仁宗慶曆改元

重熙十年宋慶曆二年春二月帝遣蕭英劉六符往宋求石晉所割瓦橋關十縣其書略曰李元昊於北朝爲甥舅之親設罪合致討曷不以一介爲報況營築長堤塡塞要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旣稔猜疑慮隳信睦儻思久好共遣疑懷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見歸敝國共康黎元　初涿州進士梁濟世嘗主文書於帳下一日得罪歸宋言契丹將有割地之請又知雄州杜惟序亦先得其事以聞至是宋仁宗發書示輔臣色皆不動六符亦疑其書之先漏　夏四月宋遣知制誥富弼往契丹爲囘謝使西上閤門使張茂實副之報書略曰元昊急謀狂僭

釁議討除已嘗聞達復云築堤埭開陂澤蓋霖潦從溢當致繕防閱集兵夫蓋邊臣常職彼此何疑遽興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富弼至契丹與帝往返難論力拒其割地之意富弼又對曰兩朝人主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帝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意將何爲羣臣競請舉兵而南寡人以爲不若遣使取關南故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不絕歲幣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羣臣爭勸用兵者皆爲身謀非國計也帝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小上下離叛故北朝全師獨克所

獲金幣充仞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帝曰不能弼曰勝負既未可知設使其勝所亾士馬羣臣當之歟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者奉使一二人而已羣臣何利焉帝大悟首肯者久之弼曰塞鴈門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闕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欲各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朕爲宗祖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爾朕不欲因爭地而殺兩朝赤子故屈己

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爲此事朕亦安得獨
避用兵乎澶淵之役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
地鬼神豈能欺哉遼帝感悟遂欲求昏弼曰婚姻易於生隙人命修短
不可知豈若歲帛之爲堅久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
歲幣無窮之利帝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事爲報幷以誓書來弼歸
復命　八月宋再命富弼同張茂實齎書至契丹書曰來書云章聖皇
帝與紹聖皇帝誓書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十萬兩以助軍旅之費今
以兩朝修好三紀于茲關南縣邑本朝傳守已久愧〇一本作懼難依從每
年更增絹十萬疋銀十萬兩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顧茲纂成各當遵奉
共循大體無介小嫌餘依景德統和兩朝誓書帝不復求婚而意在增

幣乃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弼固爭不可帝曰南朝旣懼我矣何惜此一字我若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皇帝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己增幣何名爲懼若不得已而至於稱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人之所憂也帝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帝知不可奪曰吾當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劉六符以誓書詣宋求爲獻納弼奏曰臣以死拒之可勿許其無能爲也宋帝從之時契丹因惜盟好特爲虛聲以動宋朝宋方困西夏許予過厚契丹旣歲得金帛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爲顯官子孫貴於國中　法天

專制不滿四年帝幽而廢之既親政後始自恣拓落高曠放蕩不羈常與教坊使王稅輕等數十人約為兄弟出入其家至拜其父母變服微行數入酒肆褻言狎語盡懽而返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貴戚望族化之多捨男女為僧尼如王綱姚景熙馮立輩皆道流中人曾遇帝於微行後皆任顯官每有除授凡所親信不依常格徑與躐升如刺曷昌等數十人左右隸役皆自微賤入親宮闈曾無勳力拔居將相位至公卿爵賞濫行除授無法樞密使馬保忠本漢人嘗從容進諫言於帝曰罰當罪賞當功有國之令典也積薪之言汲黯歎之斜封之濫至唐而極國家起自朔北奄有幽燕量才授官人始稱職今臣下豢養承平無勳可陟且序進之帝怫然怒曰若爾

則是君不得自行其權豈社稷之福耶保忠惶恐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貴臣以絕其言

重熙十一年宋慶曆三年夏五月朔日食

重熙十二年宋慶曆四年秋七月契丹遣使往宋告伐西夏元昊宋遣余靖充報使止之

重熙十三年宋慶曆五年夏四月朔日食　是歲帝以弟鄭王宗元加兵馬大元帥封晉國王樂郡王宗德進封豳王中山王宗正進封魯王豫章王宗熙進封齊王節度使宗哲進封長沙王

重熙十四年宋慶曆六年春三月朔日食　夏六月有流星出營室南大如杯其光燭地隱然有聲

重熙十五年宋慶曆七年 東京留守耶律忽札叛入高麗命將軍蕭廸誅之帝常夜宴與劉四端兄弟王綱入伶人樂隊命后妃易衣爲女道士后父蕭磨只曰番漢百官皆在后妃入戲恐非所宜帝擊磨只敗面曰我尙爲之若女何人耶帝工畫善丹青嘗以所畫鵞鴈送諸宋朝點綴精妙宛乎逼眞仁宗作飛白書以答之蓋當是時南北無事歲受南宋饋遺百四五十年內府之儲珍異固山積也

重熙十六年宋慶曆八年

重熙十七年宋仁宗皇祐改元 春正月朔日食 二月彗出虛晨見東方指西南厤紫微垣至婁凡一百二十四日而沒

重熙十八年宋皇祐二年

重熙十九年（宋皇祐三年）

重熙二十年（宋皇祐四年）

重熙二十一年（宋皇祐五年）冬十月朔日食

重熙二十二年（宋仁宗至和改元）夏四月朔日食

重熙二十三年（宋至和二年）夏契丹主遣使以其畫像獻宋求易仁宗御容以代相見篤兄弟之情　八月國主崩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一廟號興宗謚曰文成皇帝子洪基立改元清寧　先是日食正陽客星出于昴著作佐郎劉義叟曰興宗其死乎至是果驗

論曰契丹自阿保機以來凡五六世至于興宗是時承平日久而宋朝歲幣山增而阜積矣四時遊獵曰避暑曰釣魚各各定制而流連

忘反茫無隄岸之所僧固虛無也而政事纏之道固清淨也而貴仕

縈之伶人樂工固優襍也而帷薄蕩情循同光故轍而覆之二十餘

年閒亦幸其無事不爾殆哉

契丹國志卷之八 終

契丹國志卷之九

宋　葉隆禮撰

紀年

道宗天福皇帝

道宗諱洪基興宗之子也興宗於重熙二十三年八月崩洪基卽位改重熙二十三年爲淸寧元年

淸寧元年重熙二十三年改元淸寧

淸寧二年宋仁宗嘉祐改元秋七月彗出紫微垣厤七星其色白長餘丈八月朔日食

清寧三年（宋嘉祐二年）是歲祖母法天皇太后蕭氏卒帝遣懷德節度使蕭福延詣宋告哀宋仁宗發哀於內東門幄殿百官進名奉慰輟視朝七日

清寧四年（宋嘉祐三年）秋八月朔日食

清寧五年（宋嘉祐四年）春正月朔日食　夏四月宋以周恭帝子爲崇義公給田千頃令奉周祀

清寧六年（宋嘉祐五年）春正月大星隕東南有聲如雷

清寧七年（宋嘉祐六年）夏六月朔日食四分

清寧八年（宋嘉祐七年）

清寧九年（宋嘉祐八年）春三月宋仁宗崩在位四十二年壽五十四　契丹

遣使祭大行於皇儀殿遂見宋嗣帝英宗于東廂嗣帝痛哭久之　先是蕭后既卒魯王宗元（聖宗之子）怙寵益恣與其相某謀作亂及相某以貪暴黜宗元懼謀愈急帝知其謀陰爲之備秋七月戊午宗元從帝獵於凉淀帝讓宗元先行宗元不可帝乃先行於山而左宗元之子楚王洪孝以百餘騎直前射帝傷臂又傷乘馬馬仆其太師某下馬掖帝使乘己馬殿前點檢蕭美引兵遮帝與洪孝戰射殺之帝與宗元戰宗元不勝而遁南趨幽州一日行五百里明日被殺燕京留守耶律明與宗元通謀聞其敗領奚兵入城授甲欲應之副留守某將漢兵拒焉會使者以金牌至遂擒斬耶律明帝尋亦至陳王蕭孝先等皆坐誅其先遣來南宋使者數人悉宗元之黨也過白溝悉以檻車載至誅之獨蕭福延

以兄福美有功得免

淸寧十年（宋英宗治平改元）是歲帝遣林牙左監門衞大將軍耶律防樞密直學士給事中陳顗詣宋求眞宗仁宗御容宋遣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張昪爲回謝使單州防禦使劉永年副之後帝以御容於慶州崇奉每夕宮人理衣衾朔日月半上食食氣盡登臺而燎之曰燒飯惟祀天與祖宗則然北狄自黃帝以來爲諸夏患未有事中國之君如事天與祖宗者書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其謂是矣

先是重熙中興宗以其父聖宗及己畫像二軸詣宋求易眞宗仁宗聖容曰思見而不可得故來求聖容而見之也宋朝許之會興宗崩遂寢至是遣使再求宋命修撰胡宿爲回謝使李綬副之且許以御

容約因賀正旦使置衣篋中交致焉

咸雍元年（宋治平二年）

咸雍二年（宋治平三年）春三月彗見西方庚申晨見于室本大如月長七尺許辛巳昏見于昴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壬午孛于畢如月至五日沒

秋九月朔日食　是歲契丹復改號大遼

咸雍三年（宋治平四年）春正月宋英宗崩年三十八皇子神宗立

咸雍四年（宋神宗熙寧改元）春正月朔日食

咸雍五年（宋熙寧二年）秋七月朔日食

咸雍六年（宋熙寧三年）

咸雍七年（宋熙寧四年）

咸雍八年宋熙寧五年

咸雍九年宋熙寧六年夏四月朔日食

咸雍十年宋熙寧七年春三月遼遣使蕭禧詣宋爭河東地界國書大略言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彼國蔚應朔三州界內乞行毀撤別立界至一作址等事神宗面諭以三州地界俟差官與北朝職官就地頭檢視定奪雄州外羅城令修已十三年卽非創築又非近事北朝旣不欲如此更不令接續修白溝館驛亦俟差官檢視如有創蓋樓宇箭窻等竝令拆去屯戍兵級竝令抽回國書亦云倘事由夙昔固難徇情誠有侵渝何恪改正　秋九月遼使蕭索再詣宋議疆事宋遣劉忱呂大忠與之共一作爭議于代州遼指蔚應朔三州分水嶺土隴爲界及劉

忱與之行視無土隴乃但云以分水嶺爲界凡山皆有分水嶺相持久之不決

咸雍十一年宋熙寧八年春三月遼復遣蕭禧賫國書詣宋以劉忱等遷延爲言宋命沈括爲報使詣遼面議括尋於樞密院閱案牘得契丹頃歲始議地畔書指古長城爲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里其議遂決　秋八月朔日食陰雲不見　冬十月彗出軫

咸雍十二年宋熙寧九年

咸雍十三年宋熙寧十年

咸雍十四年宋神宗元豐改元夏六月朔日食　東南有大星出如瓠瓜聲如雷其光燭地

咸雍十五年（宋元豐二年）

咸雍十六年（宋元豐三年）秋七月彗出太微垣　冬十一月朔日食

咸雍十七年（宋元豐四年）

咸雍十八年（宋元豐五年）夏六月（○一作秋八月）朔日食陰不見

咸雍十九年（宋元豐六年）秋九月朔日食

咸雍二十年（宋元豐七年）

咸雍二十一年（宋元豐八年）宋神宗崩年三十八皇子哲宗立

咸雍二十二年（宋哲宗元祐改元）

咸雍二十三年（宋元祐二年）夏六月有星如瓜出文昌　秋七月朔日食陰雲不見（○一本夏六月以下二十一字在二十二年）

咸雍二十四年（宋元祐三年）

咸雍二十五年（宋元祐四年）春三月晝有流星出東北

咸雍二十六年（宋元祐五年）

咸雍二十七年（宋元祐六年）夏五月朔日食

咸雍二十八年（宋元祐七年）

咸雍二十九年（宋元祐八年）

咸雍三十年（宋哲宗紹聖改元）春三月朔日當食雲霧不辨

壽昌元年（宋紹聖二年）

壽昌二年（宋紹聖三年）是歲大國舅帳蕭解里四郎君善騎射豪俠不羈嘗養亾命數十人從行往來遊獵於遼至東西郡閒其飲食用度強取辦

於富民一日獲罪遼國捕之甚峻卽嘯聚爲盜末旬日閒有衆二千餘攻陷乾顯等數州諸道發兵捕討累戰不勝潛率衆奔生女眞界就結楊割太師謀叛諸軍追襲至境上不敢進具以聞北樞密院尋降宣劄子付楊割一面圖之楊割遷延數月獨斬賊魁解里首級遣長子阿骨打獻遼餘悉不遣給云已誅絕矣隨行婦女鞍馬器甲財物給散有功之人充賞遼不得已反進楊割父子官爵自是楊割父子自平蕭解里之後內恃有功於遼陰懷異志吞幷旁近部族或誣以誘納叛亾或詐云盜藏牛馬好則結親以和取之怒則加兵以強掠之力農積粟練兵牧馬多市金珠良馬歲時進奉賂遺權貴以通情好

壽昌三年（宋紹聖四年）夏六月朔日食　秋八月彗出氐斜指天市垣光芒

三尺餘越三夕長丈餘掃巴星

壽昌四年宋紹聖五年六月改元元符

壽昌五年宋元符二年春三月帝命蕭德崇等賚國書詣宋見宋哲宗跪言曰北朝皇帝告于南朝皇帝西夏事早休得卽甚好哲宗答曰西人累年犯順理須討伐何煩遣使德崇等唯唯而退其國書略云粵惟夏臺實乃藩輔累承尙主迭受封王近歲以來連表馳奏稱南兵之大舉入西界以深圖懇求救援之師用濟攻伐之難理當依允事貴解和蓋遼之於宋情重祖孫夏之於遼義隆甥舅必欲兩全於保合豈知一失於綏存而況于彼慶麻元豐中曾有披聞皆爲止退寧謂輒違先旨仍事遠征儻蔽議以無從慮造端而有自宋報國書云惟西夏之小邦乃本

朝之藩鎮曲加封植俾獲安全雖於北嘗與婚姻之親而在南全居臣子之分含容浸久變詐多端爰自累歲以來無復事上之禮賜以金繒而不已加之封爵而愈驕殺掠吏民圍犯城邑推原罪惡在所討除聊飭邊防稍修武備據守要害控扼奔衝輒於去歲之冬復驅竭國之衆來攻近塞凡涉兩旬自取死傷數以萬計糧盡力屈衆潰宵歸更爲詭誕之辭往求拯救之力狡獪之甚於此可知采聽之間固應洞曉必謂深加沮卻乃煩曲爲勸和示以華緘將之聘幣禮雖形於厚意事實異於前聞緬料雅懷誠非得已顧於信誓殊不相關惟昔興宗致書仁祖諭協力蕩平之意深同謀外禦之情至欲全除使無噍類謂有稽於一舉誠無益於兩朝祖宗貽謀斯爲善美子孫繼志其可彌忘今日詳味

縟辭有所未論輒違先旨諒不在茲又回白劄子略云夏國犯順罪惡如此北朝所當共怒兼慶厤皇佑閒興宗屢嘗致書仁祖至有熟料兇頑終合平蕩等語且言北朝興宗敦篤歡和情義兼至方夏人有罪則協力討除及西征勝捷則持書相慶慮彼稱臣修貢則欲當朝勿賜允從今來兩朝歡好加於前日乃以夏人窮蹙之故詭辭干告既移文計會又遣使勸和恐與昔日興宗皇帝之意稍異竊料北朝臣僚不曾檢會往日書詞及所立誓約聞達宋詔郭知章報聘初蕭德崇堅乞於國書內增休退兵馬還復土疆等語往復議論宋帝不從德崇留京師凡三十七日乃歸

壽昌六年宋元符三年 春正月宋哲宗崩年二十五皇弟徽宗立 夏四月

朔日食　秋七月熒惑犯房心　遼帝大漸戒孫延禧曰南朝通好歲久汝性剛切勿生事又戒大臣曰嗣君若妄動卿等當力諫止之　帝崩在位四十七年廟號道宗謚天福皇帝　帝聰達明睿端嚴若神觀書通其大略神領心解嘗聽侍臣講論語至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帝曰吾聞北極之下爲中樞此豈其地耶又講至夷狄之有君疾讀不敢講帝曰上世獯鬻獫狁蕩無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卒令講之先是帝之末年女眞大長阿骨打來朝以悟室自隨遼之貴人與爲雙陸戲貴人投瓊不勝妄行馬阿骨打憤甚拔小佩刀欲刺之悟室從旁救止急以手握鞘阿骨打止以柄㧊〔一作杖〕其胸不死帝大怒侍臣以其強悍咸勸誅之帝曰吾方示信以懷遠方不可

殺也侍臣又諫曰王衍縱石勒卒毒中原張守珪赦祿山終傾唐室阿骨打朔北小裔今乃敢陵轢貴臣肆其無君之心此其不追將貽邊患帝不從　女眞之族有生熟之分居混同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眞阿骨打所居乃江之北謂之生女眞方遼之盛亦臣於遼其後承平日久需求無厭酷喜海東靑（海東之飛禽）遣使徵求絡繹於道加以使人縱暴多方貪婪女眞浸忿之然苦無戰甲至壽昌二年國舅蕭解里叛歸女眞始得甲五百副女眞大喜賞爲阿盧里移賚自後於海濱王之時興師征伐纔有千騎用其五百甲攻破寧江州累戰累勝器甲益備而女眞始强不可禦矣

論曰政出房闈則龍髹改當璧之命權歸悍妬則袵席痛匹嫡之危

道宗越自儲宮遂登旒扆雖黃屋之末更亦竇庥之有在觀夫孽后可爲心寒卒之驕矜產禍元孝就戮亦痛矣然寬仁懷遠之方卒不料後來亂亡之禍而二百餘年之基業一阿骨打得以敗之豈其疑似無辜之戮不肯受寡恩之名而勒與祿山之禍帝自貽憂於子孫歟是可爲之長太息矣

契丹國志卷之九　終

契丹國志卷之十

宋 葉隆禮撰

紀年

天祚皇帝上

帝諱延禧道宗之孫秦王元吉子也母曰木拙氏初封齊王後爲皇太孫道宗崩齊王卽位自號天祚皇帝改元乾統

乾統元年宋徽宗建中靖國改元 春正月朔有流星燭地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方亙西方中出白氣二氣將散復有黑〇一作赤氣在旁

夏四月朔日食陰雲不見 是歲女眞楊割死子阿骨打立

乾統二年宋徽宗崇寧改元

乾統三年宋崇寧二年

乾統四年宋崇寧三年

乾統五年宋崇寧四年　夏四月遼遣簽書樞密院蕭良詣宋言朝廷出兵侵夏國今大遼以帝妹嫁夏國主請還所侵之地五月宋徽宗遣龍圖閣直學士林攄報聘見天祚跪上國書仰首曰夏人數寇邊朝廷興師問罪以北朝屢遣講和之使故務含容今踰年不進誓表不遣使賀天寧節又築席逕嶺馬練川兩堡侵寇不已北朝若不窮詰恐非所以踐勸和之意天祚出不意爲愕然　秋八月天祚以林攄來使而失情遣使復來宋尋遣禮部侍郎劉正夫來報酬對敏博議皆如約

乾統六年（宋崇寧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　三月遼復遣泛使同平章事蕭保先牛温舒詣宋爲夏請元符講和以後所侵西界地徽宗曰先帝已畫封疆今不復議若自崇寧以來侵地可與之

乾統七年（宋徽宗大觀元年）冬十一〇（一本或無一字）月朔日食

乾統八年（宋大觀二年）

乾統九年（宋大觀三年）

乾統十年（宋大觀四年）秋九月朔日食

天慶元年（宋徽宗政和元年）秋九月宋遣鄭允中童貫使遼貫至遼君臣相聚指笑曰南朝人才如此然天祚方縱肆貪得中國玉帛珍玩而貫所賚皆極珍奇至運兩浙髹藤之具火閣書櫃牀椅等往獻天祚所以遺貫

者亦稱是貫使歸至盧溝河有燕人馬植者得罪于燕見貫陳滅燕之策貫攜歸宋改姓李名良嗣薦于朝遂賜姓趙後天祚數移檄索取貫諱不與復燕之議蓋始此

天慶二年（宋政和二年）春天祚如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眞諸將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會適遇頭魚（○一本魚下有酒字）筵別具宴勞酒半酣天祚臨軒使諸將次第歌舞爲樂次至阿骨打端立直視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天祚密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當以事誅之不然恐貽後患奉先曰阿骨打誠服本朝殺之傷向化之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何能爲阿骨打有弟姪曰吳乞馬粘罕胡捨輩天祚歲入秋山數人必從行善作鹿鳴呼鹿使天祚射之或刺虎或搏熊天祚

喜輒加官爵後至圍場司差遣者有之阿骨打會釣魚而歸疑天祚知其意卽欲稱兵是年秋遂併吞諸鄰近部族有趙三阿骨產大王者拒之不從阿骨打擄其家二人來訴於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時樞密使蕭奉先本戚里庸才懼其生事但作常事以聞天祚指揮就送咸州取勘欲使自新阿骨打竟托病不至

天慶三年宋政和三年春三月朔日食　阿骨打將帶五百餘騎徑赴咸州詳穩司吏民驚駭明日擁騎赴衙引問與告人趙三阿骨產等竝跪問於廳下阿骨打隱諱不伏供祈送所司取狀一夕領從騎歸去遣人持狀赴詳穩司云意欲殺我故不敢留自是追呼不復至第節次申北樞密院遼國亦無如之何

天慶四年（宋政和四年）秋八月女眞阿骨打伐遼用粘罕胡捨爲謀主銀朮割移烈婁宿闍母等爲將帥會集女眞諸部甲馬二千首攻混同江之東名寧江州時天祚射鹿慶州秋山聞之不以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統渤海子弟軍三千人應寧江援　秋九月遼兵遇女眞於寧江州東戰數合渤海大敗或陣沒或就擒獲免者無幾復攻破寧江州無少長悉殺之　女眞服屬大遼二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兄弟相傳周而復始至天祚朝賞刑僭濫禽色俱荒女眞東北與五國爲鄰五國之東鄰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擒鵞鶩爪白者尤以爲異遼人酷愛之歲歲求之女眞女眞至五國戰鬭而後得女眞不勝其擾及天祚嗣位責貢尤苛又天使所至百般需索於部落稍不奉

命召其長加杖甚者誅之諸部怨叛潛結阿骨打至是舉兵伐遼先是州有榷場女眞以北珠人參生金松實白附子密蠟麻布之類爲市州人低其直且拘辱之謂之打女眞州既陷殺之無遺類獲遼兵甲馬三千退保長白山之阿木（一作朮下同）火阿木火者女眞所居之地以河爲名也

是月天祚出秋山赴顯州冬山射鹿聞攻破寧江州中輟不行　十月差守司空殿前都檢點蕭嗣先（奉先弟）充東北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撻勃也副之發契丹奚兵三千騎中京路禁軍土豪二千人別選諸路武勇二千餘人以中京虞候崔公義充都押官侍衞控鶴都指揮使商州刺史邢穎副之屯出河店臨白江與寧江女眞對壘時遼國太平日久

聞女眞興師皆願從軍冀賞往往將家屬團結軍營隨行　是月女眞潛渡混同江掩其不備未陣擊之嗣先軍潰其家屬金帛牛羊輜械悉爲女眞所得復以兵追殺百餘里管押官崔公義邢穎等死之又獲去甲馬三千

初女眞之用師率皆騎兵旗幟之外各有字號小木牌繫人馬上爲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全裝重甲持鎗或棍棒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有一二人躍馬而出先觀陣之虛實或向其左右前後結陣而馳擊之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勝則整陣而復追敗則復聚而不散其分合出入應變若神人人皆自爲戰所以勝也

遼國舊例凡關軍國大事漢人不預天祚自兩戰之敗意謂蕭奉先

不知兵始欲改用將帥付以東征之事天祚遂召宰相張琳吳庸付以東征事張琳等碌碌儒生非經濟才統御無法遽奏曰前日之敗失於輕舉若用漢軍二十萬分路進討無不克者天祚謂其數多且差十萬即降宣劄付上京長春遼西諸路計人戶家業錢每三百貫自備一軍限二十日各赴期會時富民有出一百軍二百軍者家貲遂竭琳等皆非將帥才器甲聽從自便人人就易槍刀氈甲充數弓弩鐵甲百無一二𥜥以番軍分出四路北樞密副使耶律斡離朵洓流河路都統衞尉卿蘇壽吉副之黃龍耶律寧黃龍府路都統桂州觀察使耿欽副之復州節度使蕭湜曷咸州都統將作監龔誼副之左祗侯郎君詳穩蕭河古奴草峪都統商州團練使張維協副之獨來流河一路遂深入女眞

軍馬初一戰稍卻各保退寨柵是夕都統幹離朵誤聽漢軍已遁卽領遼奚之兵棄營而奔明早漢軍尙餘三萬衆遂推將作少監武朝彥爲都統再與女眞合戰遂大敗餘三路聞之各退保本路防城數月間遂爲女眞攻破丁壯斬戮無遺嬰孺貫之槊上盤舞爲戲所過赤地無餘應遼東界內熟戶女眞亦爲阿骨打吞併分揀強壯人馬充軍遂有鐵騎萬餘

初蕭嗣先出河店之敗也諸蕃漢兵將多不赴都統行營聚合各逃走歸家或被傷詣行闕而告歸蕭奉先懼弟嗣先獲罪輒奏天祚云東征潰兵懼所至刦掠若不從權肆赦將嘯聚爲腹心患天祚從之降赦應係出河店潰軍並免罪歸業所有遺棄係官器甲亦不理索嗣先遂詣闕待罪但免官而已自是出征之兵皆謂戰則有死而無功

退則有生而無罪由是各無鬬志累年用兵每遇女眞望風奔潰降赦免罪不能成功者此也

天慶五年宋政和五年秋七月朔日食　八月天祚下詔親征女眞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樞密使蕭奉先爲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爲正兵諸大臣貴族子弟千餘人爲硬軍扈從百司護衞軍北出駱駝口車騎亙百里鼓角旌旗震耀原野別以漢軍步騎三萬命都檢點蕭胡覩姑爲都統樞密直學士柴誼副之南出寧江州路自長春州分路而進齎數月之糧期必滅女眞一夕軍中戈戟有光馬皆嘶鳴咸以爲不祥天祚問天官李圭圭不能對宰相張琳前奏曰唐莊宗攻梁矛戟夜有光郭崇韜曰火出兵刃破賊之兆遂

滅梁天祚喜而信之遂行女眞師至鴨綠江人心疑懼　初天祚親征女眞甚懼粘罕兀朮僞請爲卑哀求生者陽以示衆實以求戰嫚書上之天祚大怒下詔有女眞作過大軍剪除之語阿骨打聚諸將曰始與汝輩起兵蓋苦遼國殘虐今吾謂若卑哀請降庶幾紓禍乃欲盡行剪除爲之柰何不若殺我一族衆共迎降可以轉禍爲福諸將皆羅拜曰事至此當誓死一戰次日御營退行三十里或言於天祚曰兵已深入女眞在近軍心皆願一戰何必退也天祚亟召諸統兵官問策安在人皆觀望無敢言不願戰者再傳令進兵十一月天祚與女眞兵會時盛寒雪深尺餘先鋒接戰雲塵亙天日色赤暗天祚親督諸軍進戰少頃軍馬左旋三轉已橫屍滿野望天祚御旗向西南出衆軍隨而敗潰始

悟矛戟有光爲凶兆也女眞亦不急追徐收所獲輜重馬牛而已天祚一日一夜走五百里退保長春女眞乘勝遂併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耶律章奴係大横帳與衆謀曰天祚失道皇叔燕王淳（淳乃道宗弟宏本之子俗呼爲燕王實封秦國王）親賢若廢天祚而迎燕王判燕京畱守事女眞可不戰而服也章奴與同謀人二千餘騎夜半奔上京迎立燕王是日有燕王妃父蕭唐骨德告其事天祚詔遣長公主駙馬蕭昱領精騎千餘詣廣平甸防護后妃諸王行宮別遣帳前親信乙信賫御札馳報燕王時章奴先遣燕王二妃親弟蕭諦里外甥蕭延畱說之曰前日御營兵爲女眞所敗天祚不知所在今天下無主諸王幼弱請王權知軍國事失此機會姦雄竊發未易圖也燕王曰此非細事天祚自有諸王當立南北面

大臣不來而汝等來何也密令左右拘之少頃乙信持天祚御札至備言章奴等欲行廢立之事燕王對使者號泣斬蕭諦里蕭延留首級以獻單騎由間道避章奴賊衆趨廣平甸待罪天祚待之如初章奴知燕王不聽領麾下掠慶饒懷祖等州嘯聚渤海盜衆數萬直趨廣平甸犯天祚行闕索戰賴順國女眞阿鶻產等三百餘騎一戰而勝擒其貴族二百餘人並斬以徇妻女配役繡院或給散近幸爲婢餘得脫者奔女眞章奴僞作使人帶牌走馬奔女眞近境至秦州爲識者所獲以送天祚天祚命腰斬於市割其心獻祖廟分送五路號令　初章奴之叛也蕭奉先以燕王素得漢人心疑章奴潛與南路漢軍同謀遽以聞天祚即以同知宣徽北院事韓汝誨詣漢軍行營傳宣曰將士離家暴露日

久風霜之凍誠可憐憫今女眞遠遁不可深入竝令放還諸軍皆歡呼分散越三日復遣使督進發軍中洶洶遲疑不行及聞大軍已敗亦自燒營逃去天祚隨行衞兵僅三五百人而已遂降詔募燕雲漢人護駕到廣平甸有官者轉一官白身人三班奉職及至廣平再降指揮若護駕至起離日作上推賞　是歲宋遣羅選侯益等詣遼充賀生辰及正旦使入國道梗中京阻程兩月不得見天祚而回

天慶六年宋政和六年春正月朔夜渤海人高永昌率凶徒十數人乘酒恃勇持刃踰垣入府衙登廳問留守所在紿云外軍變請爲備保先纔出則殺之是夜有戶部使太公鼎本渤海人登進士第頗剛明聞亂作權行留守事與副守高淸臣集諸營奚漢兵千餘人次日搜索元作亂渤

海人得數十人竝斬首卽撫安民倉卒之際有濫被其害者小人喜亂得以藉口不可禁戢一夜燒寨起亂　初三日軍馬抵首山門太公鼎等登門說諭使歸不從　初五日夜城中舉火內應開門騎兵突入陣於通衢太公鼎高淸臣等督軍迎敵不勝領麾下殘兵百餘人奪西門出奔行闕高永昌自殺畱守蕭保先後自據東京稱大渤海皇帝改元應順據遼東五十餘州分遣軍馬肆其殺掠所在州郡奚人戶往往挈家渡遼以避獨瀋州未下宰相張琳瀋州人也天祚命討之琳先常兩任戶部使有東京人望至是募遼東失業者幷驅轉戶強壯充軍蓋遼東夙與女眞渤海有讎轉戶則使從良庶幾效命敢戰旬日之閒得兵二萬餘隨行官屬將領聽從辟差　先是天祚募渤海武勇馬軍高永

昌等二千人屯白草谷備禦女眞會東京留守太師蕭保先（乃奉先堂弟）爲政酷虐渤海素悍有犯法者不恕因以激變東京乃渤海故地自阿保機力戰二十餘年始得之建爲東京　夏五月初自顯州進兵渤海止備遼河三义黎樹口張琳遣羸卒數千疑其守兵以精騎間道渡海趨瀋州渤海始覺遣兵迎敵旬日間三十餘戰渤海稍卻退保東京張琳兵距城五里隔太子河劄寨先遣人移文招撫不從傳令留五日糧決策破城越二日發安德州義軍先渡河次引大軍齊渡忽上流有渤海鐵騎五百突出其傍諸軍少卻退保舊寨河路復爲所斷三日不得渡衆以饑告謀歸瀋州徐圖後舉初七日夜移寨渤海騎兵尾襲強壯者僅得入城老幼悉被殺掠是時軍伍尚整方議再舉忽承女眞西路都

統闍母國王檄準渤海國王高永昌狀遼國張宰相統領大軍前來討伐伏乞救援當道於義卽合應援已約五月二十五日進兵檄到瀋州衆以渤海詐作此檄不爲備是日探聞東北有軍擁至將士呼曰女眞至矣張琳急整軍迎敵將士望見女眞兵氣已奪遂敗走入城女眞隨入先據城西南後縱兵殺戮幾盡孟初劉思温等死之張琳與諸子弟等幷官屬縋城苟免盡失軍資器甲隨入遼州收集殘軍坐是謫授遼興軍節度使乃平州也自張琳之敗國人皆稱燕王賢而忠若付以東征士必樂爲用兼遼東民自渤海之敗渡遼失所者衆若招之爲軍彼可報怨此且報國必以死戰天祚乃授燕王都元帥蕭德恭副之永興軍使耶律佛頂延昌宮使蕭昂並兼監軍聽辟官屬召募遼東饑民得二萬

餘謂之怨軍如郭藥師者是也別選燕雲平路禁軍五千人并勸諭三路富民依等第進獻武勇軍二千人如董龐兒張關羽者是也又科敷運腳車三千乘準備隨軍支遣境內騷然矣　燕王既招怨軍合禁軍武勇共三萬人自八月進發十月到乾州十三箇山劄寨至十一月二十四夜忽管押武勇軍太常少卿武朝彥率府屬馬僧辦潛謀作亂遣百餘騎趨中軍帳先殺燕王燕王覺之奔他軍免餘皆閉壁不應朝彥知謀不成擁騎二千欲南奔道爲張關羽所殺　燕王自被命東征耻其行未出境而兵亂勉率諸軍自黎樹口渡遼水欲下瀋州駐兵城下射書令降不應選精銳梯城復矢石如雨不能上或報女眞援至退保遼河是行雖無所得亦無所失既而燕王被召赴闕留北宰相蕭德恭

上京路都統耶律余覩副之太常衮耶律啼哩姑濠懿州路都統延慶宮使蕭和尚奴副之都元帥府監軍耶律佛頂顯州路都統四軍太師蕭斡副之竝以屯田爲備　自天祚親征敗績中外歸罪蕭奉先於是謫奉先西南面招討擢用耶律大悲奴爲北樞密使蕭査剌同知樞密院使閒有軍國大事天祚與南面宰相執政吳庸馬人望柴誼等參議數人皆昏謬不能裁決當時國人諺曰五箇翁翁四百歲南面北面頓瞌睡自己精神管不得有甚心情殺女直〇或作眞非　遠近傳爲笑端有人聞於天祚天祚亦笑而不悟是歲止罷耶律大悲奴再詔蕭奉先代之蕭査剌授西京留守事其後罷吳庸馬人望柴誼以李處温左企弓代之至於國亾　女眞初援渤海已而復相攻渤海大敗高永昌遁入海

女眞遣兀室訥波勃堇以騎三千追及於長松島斬之其潰散漢兒軍多相聚爲盜如侯槩吳撞天等所在蟠結以千百計自稱雲隊海隊之類紛然竝起每一飯屠數千人數路之民殆盡遼不能制之

天慶七年宋政和七年夏天祚再命燕王會四路兵馬防秋九月初發燕山府十月至陰涼河聞怨軍時寒無衣刼掠乾州都統蕭幹一面招安初怨軍有八營共二萬八千餘人自宜州募者謂之前宜營再募者謂後宜營前錦後錦者亦然有乾營顯營又有乾顯大營岩州營叛者乃乾顯大營前錦營也十一月到衞州蒺藜山遂留大軍就糧司農縣領輕騎二千欲赴顯州處置作過怨軍行次懿州或報女眞前軍已過明王墳郎召大軍會徽州　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

是年蘇復州編民百餘戶泛海至登州岸具言女眞兵來攻奪遼東地已過遼河之西登州守王師中以聞于宋宋詔童貫蔡京議遣人偵其實委師中選將校七人各借以官用平海指揮兵船載高藥師同往至海北見女眞邏者不敢前復回青州安撫崔直躬奏其事於宋詔復委童貫措置應借官過海人悉寘之法別遣使女眞講賣馬舊好

天慶八年宋徽宗重和改元金阿骨打稱帝天輔元年　春正月燕王淳將討怨軍而遇女眞於徽州之東未陣而潰初女眞入攻前後多見天象或白氣經天或白虹貫日或天狗夜墜或彗掃西南赤氣滿空遼兵輒敗是夕有赤氣若火光自東起往來紛亂移時而散軍中以謂凶兆皆無鬭志燕王與麾下五百騎退保長泊魚務於是女眞入新州節度使王從輔開門降女

眞焚掠而去所經成懿濠衞四州皆降牿勞而過女眞別遣闍毋國王攻怨軍於顯州怨軍大敗　蕭幹奔醫巫閭山牽馬嶺招收殘卒不滿萬人女眞以馬疲破乾顯等州焚掠而歸天祚在中京聞燕王兵敗女眞入新州晝夜憂懼潛令內庫三局官打包珠玉珍玩五百餘囊駿馬二千夜入飛龍院餵養爲備嘗謂左右曰若女眞必來吾有日行三百五十里馬若干又與宋朝爲兄弟夏國舅甥皆可以歸亦不失一生富貴所憂者軍民受禍耳識者聞之私相謂曰遼今亾矣自古人主豈有棄軍民而自爲謀身計者其能享國乎暨聞女眞焚劫新州以歸卽以謂威德可加彼何能爲復自縱肆　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秋女眞破東京黃龍府咸信蘇復辰海同銀通韓烏遂春泰靖等五十餘城內

竝邊二十餘州各有和糴倉依祖宗法每歲出陳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息二分所有無慮三五十萬碩雖累歲舉兵未嘗支用至是女眞悉取之據遼東長春兩路　是時有楊朴者遼東鐵州人也本渤海大族登進士第累官校書郎先是高永昌叛時降女眞頗用事勸阿骨打稱皇帝改元天輔以王爲姓以旻爲名以其國產金號大金又陳說阿骨打曰自古英雄開國受禪先求大國封册　八月阿骨打遣人詣天祚求封册其事有十徽號大聖大明皇帝一也國號大金二也玉輅三也袞冕四也玉刻御前之寶五也以弟兄通問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歲輸銀絹二十五萬疋兩分南宋歲賜之半八也割遼東長春兩路九也送還女眞阿骨產趙三大王十也天祚付羣臣等議蕭奉先大喜以

爲自此無患差靜江軍節度使蕭習烈翰林學士楊勉充封册使副歸州觀察使張孝偉太常少卿王府充通問使副衛尉少卿劉湜充管押禮物官將作少監楊立忠充讀册使備天子袞冕玉册金印車輅法駕之屬册立阿骨打爲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其册文略曰眷惟肅愼之區實介扶餘之俗土濱上國材布中歆雅有山川之名承其父祖之蔭碧雲袤野固須挺於渠材皓雪飛霜疇不雄於絕駕章封屢報誠意交孚載念遙芬宜膺多戩是用遣蕭習烈等持節備禮册爲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義敦友睦地列豐腴嗚呼戒哉欽哉式孚于休所有徽號緣犯祖號改爲至聖至明餘悉從之使人自十月發行冬十二月至金國楊朴以儀物不全用天子之制又東懷國乃小邦懷其德之義仍無册

爲兄之文如遙芬多戩皆非美意形弓象輅亦諸侯事渠材二字意似輕侮命習烈歸易其文隨答云兄友弟恭出自周書言友睦則兄之義見矣楊朴等面折以爲非是阿骨打大怒叱出使副欲腰斬之粘罕諸人爲謝乃解尙人笞百餘次年三月止遣蕭習烈楊立忠囘云册文爲我我都不曉徽號國號玉輅御寶我都有之須稱我大金國皇帝兄卽已能從我今秋可至軍前不然我提兵取上京矣天祚惡聞女眞事蕭奉先揣其意皆不以聞遷延久之閏上京已破和議遂寢後天祚雖復請和皆不報

契丹國志卷之十　終

契丹國志卷之十一

宋 葉隆禮撰

紀年

天祚皇帝中

天慶九年宋徽宗宣和改元金天輔二年春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西方有火五團下行十餘丈不至地而滅　夏金人攻破上京路祖州則太祖之天膳堂懷州則太宗德光之崇元殿慶州則望僊望聖神儀三殿并先破乾顯等州如凝神殿安元聖母殿木葉山之世祖殿諸陵并皇妃子弟影堂焚燒略盡發掘金銀珠玉所司卽以聞蕭奉先皆抑而

不奏後天祚雖知問及陵寢事奉先對以初雖侵犯元宮劫掠諸物尙懼列聖威靈不敢毀壞靈柩已經指揮有司修葺巡護奉先迎合誕謾類皆如此遼國屢年困於用兵應有諸州富民子弟自願進軍馬人獻錢三千貫特補進士出身諸番部富人進軍獻馬納粟出身官各有差又因燕王言遼東失業饑民困踣道路死者十之八九有旨令中京燕雲平三路諸色人收養候次年等第推恩官爵之濫至此而極　四月朔日有食之

天慶十年宋宣和二年金天輔三年冬十月朔日食

保大元年宋宣和三年金天輔四年春日有眚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鋺金而湧日旁有青黑色正如水波周回而旋轉將暮而止　金人自破上

京終歲不出師然遼國防屯如故有東南路怨軍將領董小醜坐討平州賊逗留不進被誅本部隊長羅靑漢董仲〇一作重孫倡率怨軍作亂攻綿州月餘不能下賴都統耶律余覩援兵至怨軍始懼郭藥師等內變自殺賊魁羅靑漢等數人就招安都統蕭幹奏選留二千人爲四營擢郭藥師張令徽〇舊校云一本令徽劉舜臣甄五臣各領餘兵六千人悉送燕雲平三路充禁軍或養濟實欲分其勢也余覩謂蕭幹曰前年兩營叛劫掠乾州已從招安今歲全軍復叛而攻綿州苟我軍不來城破則數萬居民被害所謂怨軍未能報怨於金人而屢怨叛於我家今若乘其解甲遣兵掩殺淨盡則永絕後患幹曰亦有忠義爲一時脅從者豈可盡誅之二人議論不合交章竝奏卒從蕭幹之議遼自金人攻伐以來天

下郡縣所失幾半生靈塗炭宗廟邱墟天祚尚以四時遊畋爲樂工作之費未嘗少輟遂失內外人心嘗有倦處萬機之意有四子長曰趙王昭容所出次曰晉王文妃所出次曰秦王魯王竝元妃所出國人皆知晉王賢而屬望焉元妃兄樞密使蕭奉先慮秦王不得立密圖之未有以發晉王母文妃姊妹三人長適耶律撻曷里次適余覩會撻曷里妻嘗過余覩家蕭奉先密遣人誣告其結余覩將立晉王尊天祚爲太上皇帝事發撻曷里妻等皆伏誅文妃亦賜死獨留晉王時余覩在軍中聞之懼卽領千餘騎并骨肉車帳叛歸金國時方盛夏途中爲霖雨所阻天祚遣知奚王府蕭遐買宰相蕭德恭太常袞耶律諦里姑歸州觀察使蕭和尚奴太師蕭幹各領本部軍馬會合追之至閭山縣相及諸

軍議曰今天祚信用奉先致晉王之禍兼奉先平日視吾曹蔑如也余覩宗室之豪俊負氣不爲人下若擒余覩則他日吾曹皆余覩也不若縱之爲利皆曰喏於是紿云追之不及余覩既亡奉先懼諸將皆叛乃峻加蕭遐買等爵賞以慰其心

保大二年（宋宣和四年金天輔五年）春金人破中京（中京奚國也）先是金主阿骨打遣使曷魯等如宋自海上歸得書意宋朝絕之乃命其弟故倫國相孛極烈并粘罕兀室用遼降人余覩爲前鋒由奚西過平地松林駐白水別遣精兵五百騎到松亭關邀截本京官民奔逸車乘天祚在燕京聞報甚懼卽日出居庸關又聞余覩爲前鋒導兵奄至蕭奉先奏曰余覩乃宗枝也豈欲亡遼不過求立其甥晉王而已何惜一子伐其奸謀遂賜晉

王死晉王賢而有人望死非其罪行闕百官諸軍聞之莫不流涕自此人心益離　三月報余覩兵至天祚率騎兵五千西奔雲中府留宰相張琳李處温等與燕王同守燕天祚去時衞士五千中途潰散僅諸王幷長公主駙馬諸子弟三百餘騎過雲中城下撫諭留守蕭查剌轉運劉企常等曰金兵不遠好與軍民守城但取馬三千疋由天德軍趨漁陽入夾山因謂蕭奉先曰使我至此皆汝之由汝急去人不汝容奉先慟哭辭去行二十里爲左右所殺金兵至雲中蕭查剌等率軍民父老開門迎降金主阿骨打留精兵二百騎與留守自衞而追天祚幾及應行宮內庫三局珍寶祖宗二百餘年所積及其幼女悉爲俘掠一空金兵自追天祚旬日未廻府中兵變推馬權韓執謙爲都統逐出蕭查剌

等及衙兵閉門拒守飛申燕王求救時燕王僭位之初無兵可遣但指揮蔚州發兵應援金兵回至城下見留守等被逐督軍民攻城瀰旬破城執馬權韓執謙等盡殺諸軍破朔應諸州擄去羣牧良馬三萬疋天祚自奔夾山命令不通○一作行燕王守燕深得人心李處温與族弟處能其子奭都統蕭幹挾怨軍謀立燕王告報在府百官諸軍僧道父老數萬人於三月十七日詣燕王府邀張琳告其事琳曰攝政則可未可即眞處温曰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百官班立獨琳有難色既而王出李奭以赭袍被之百官軍民拜舞山呼王驚泣辭不獲免而即位僭號天錫皇帝改元建福改怨軍爲常勝軍以李處温守太尉左企弓守司徒曹勇義知樞密院虞仲文知參政張琳守太師十日一朝平章軍國

大事外雖以元老尊之其實不欲其位出己上也李處能奭等數十○作百人各以定策功補官方議降赦燕中父老再告隨駕內庫都點檢劉彥良姦佞之人導引天祚爲一切失德之事國人呼爲肉桂杖謂其倚附而行也妻雲奇者本倡婦也日夕出入禁中以爲諧謔夫婦共爲國害請先誅而後降赦是日梟彥良夫婦之首於市人爭臠肉而食之然後肆赦　燕王廢天祚爲湘陰王詔曰大道既隱不行揖遜之風皇天無私自有廢興之數事貴得效人難力爲朕幼保青宮長歸朱邸雖曰人情之久係誰云神器之可求欲避周公之嫌未忘季札之節柰何一旦之無主至使四海之求君推戴四從謳歌百和不敢墜祖宗之業勉與攬帝王之權實懼纂圖之爲難尙思復辟之可待近得羣臣之奏槩

陳前主之非所謂愎諫矜能比頑棄德躁動靡常節平居無話言室家之杼柚盡空更貪淫費宗廟之衣冠見毀不輟常畋漢子之戮實無名伋妻之亂孰可忍加以權臣壅隔政事糾紛左右離心遐邇解體訖無悛悟以至播遷伊慼自貽大勢已去是謂辜四海之望安得冒一人之稱宜削徽名用昭否德方朕心之牽愛尙不忍從羣議之大公正復見請勉循故事用降新封可降封爲湘陰王嗚呼命不予常事非得已豈予小子敢專位號之尊蓋循○一作徇衆心以爲社稷之計凡在聞聽體予至懷　燕王自稱帝以後以燕雲平中京上京遼西六路奄爲己有而沙漠以北西南面西北路招討府諸番部族天祚主之猶稱保大二年遼國自此分矣　夏四月燕王遣知宣徽南院事蕭撻勃也樞密副

承旨王居元充告謝使詣宋至白溝等候宋徽宗降旨以天祚見在夾山燕王安得擅立令雄州卻之人使遂回　是時宋命太師童貫爲宣撫使以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邊下詔復燕雲故地仍以三策付童貫如燕人悅而取之因復舊疆上也燕王納款稱藩次也燕人未服按兵巡邊下也貫遣張寶趙忠賚書往諭燕王使舉國內附致書略曰吳越錢俶西蜀孟昶等歸朝以來世世子孫不失富貴況遼之與宋歡好百年誠能舉國內附則恩數有加苟懷執迷後時失機恐有彭寵之禍起於帳中淳得書斬其二使又令趙翊本董龐兒遣使臣說諭易州土豪史成使起兵獻城爲史成執送燕京斬之　五月童貫再遣种師道等率兵數萬壓境問罪先遣閤門宣贊馬擴持宋徽宗手招撫諭燕王使納

土以歸世世不失王爵幷告燕民以示存恤之意王雖不從心亦懷懼馬擴過白溝有漢兒劉宗吉者私出見擴許開涿州門以獻擴以二榜付之是時宋師稍集种師道總東路之衆屯白溝王稟將前軍楊惟忠將左師种師中將右軍王玶將後軍趙明楊志將選鋒軍辛興宗總西路之衆屯范村楊可世王淵將前軍焦安節將左軍劉光世冀景將右軍曲奇王育將後軍吳子厚劉安將選鋒軍竝聽劉延慶節制以劉韐宇文黃中爲參謀鄧珪鄧琯爲廉訪　六月童貫至高陽關駐軍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述弔民伐罪出於不得已之意如敢殺人竝從軍法若有豪傑以燕京來獻除節度使　燕王遣大石林牙領一千五百餘騎屯涿州新城林牙詰以兩國盟好何爲興師旣是信使安得

結劉宗吉獻城馬擴曰女眞兵已至山後本朝乃是遣兵救燕劉宗吉見投安得不納林牙曰本欲留宣贊緣自來通和不欲太甚欲和則和欲戰則戰大暑熱毋令諸軍從苦語畢上馬馳去前軍統制楊可世信和詵言燕人久欲內附必有簞食之迎將輕騎數千過界趨蘭溝甸乃先遣人以旗榜渡河橋開示林牙見之曰有死而已可世爲所掩被傷而退燕王益兵二萬遣蕭幹〇一作翰下同統之將渡白溝宋諸將皆欲迎戰師道曰不可妄動尋退兵蕭幹迎戰於范村甚力興宗遣楊可弼救之仍自督戰乃卻凡駐白溝河十有二日乃還師退保雄州其日北風大雨雹追騎大至詬以敗盟退至雄州童貫以其兵尙盛未可以取歸罪和詵侯益謂其探報不實妄請興師旣而徽宗降詔班師當燕王僭號

之初漢軍多而番軍少蕭幹建議籍東西奚二千餘人及嶺外南北大王乙室王皮室猛拽剌司遼民遺金人入寇往往竄山谷沙漠聞燕王立無不內向然人馬饑甚不能遠來遂令州縣招之得萬餘戶選一人爲軍支贍家錢三十貫謂之瘦軍旣而散處涿易閒侵掠平民甚於盜賊主兵之官縱而不問後來常勝軍叛歸南朝首殺涿州瘦軍家口正罪以此取悅人心　是月燕王病聞天祚自夾山傳檄至天德軍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已會合諸蕃精兵五萬騎約秋八月入燕并遣近侍小底查剌馳馬問勞燕王幷索衣裘茗藥王甚懼會南北大臣會議如李處温蕭幹謂莫若迎秦而拒湘（湘者天祚降封爲湘陰王秦者乃天祚次子秦王也）召百官共議有從吾議者東立獨有南面諸行都部署耶律寧處西謂天祚果

能復興何名拒之迎子拒父亦無是理處温以寧搖衆欲誅之淳撫枕歎曰此忠臣也天祚果來吾有死而已將何辭以見天祚兵出漁陽僅復朔應等州復爲金所敗虜其元妃諸王天祚復奔夾山二十四日淳薨謚曰宣宗無嗣　李處温以其子奭舊與宋趙良嗣善童貫使良嗣以書約爲内應募牒者投之并通書馬柔吉等令結義士開門迎降拘執鹵酋以踐往者歸朝滅鹵之言處温亦令奭潛以帛書相贈答及淳臥病知必死授處温都元帥欲以身後托之病既亟蕭幹與大石林牙矯命宰相侍疾獨處温不至陰聚武勇軍二千爲備紿曰奉密旨防他變是夜淳死不發喪幹等先集遼騎三千陳于毬場會百官議立燕王妻蕭氏爲皇太后權主軍國事奉迎天祚次子秦王爲帝從其議者書

名押字無敢有一異者蕭氏遂卽位於柩前改元德興　蕭后者燕王秦國妃也妃兄弟坐章奴誅天祚囚之上京女眞破得出又囚于中京淳立而歸后以蕭幹有援立功封爲越王天祚聞淳死下詔削其官爵幷妻蕭氏亦降爲庶人仍改姓虺氏后僭位時獨李處温後至稱賀屬時多難未欲卽誅赦其罪但追毁元帥宣劄而已有弟處能懼禍及己落髮爲僧蕭后迸海島龍雲寺或告云處温父子潛通童貫欲挾后歸宋朝后引問之處温曰臣父子於宣宗有定策功宜數世宥不當以讒獲罪太后曰向使燕王如周公終享親賢重名於後世豈不勝太寧王述軋楚國王湼里耶（皆遼親王謀反誅者）誤燕王者皆汝父子併數他罪數十條處温無以對遂賜死其子奭凌遲處斬命籍其家貲得見錢十餘萬貫

金銀珠玉稱是皆自爲宰相數月之閒四方賄賂公行所得初處溫聞天祚播遷勸立燕王僭號以圖恩倖及燕王死後恐遼國將亾失其所依北通金國南結童貫願挾蕭后以納土皆非至誠欲爲身謀而至此反爲身禍及宋師撫定燕山追封處溫爲廣陽郡王子李奭爲保寧軍節度使以其家爲廟録其孫一人　八月金主趨中京道聞天祚聚兵于國崖亟往攻之大戰生擒都統蕭規天祚脱身走及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金主遣偏將帥兵七千擊破之屬秋霖水暴至夏人溺水不勝計金主屢勝兵驕遂因秋成並邊牧馬休兵屯奉聖州之東　自燕王死蕭后專政遼恐漢人應南軍將謀之管常勝軍郭藥師遣使奉表降宋高鳳亦以易州降時宋童貫回雄州在道中而郭藥師至授以軍

八千幷易州義兵五千竝隸劉延慶爲嚮導軍聲大振　九月蕭后遣蕭容韓昉詣宋奉表稱藩　冬十月宋劉延慶郭藥師等自雄州趨新城劉光世楊可世自安肅軍出易州會于涿州時兵衆五十萬攻燕進駐盧溝河時燕軍蕭幹亦於燕城十里外築壘相拒藥師命延慶選常勝軍五千騎間道襲燕夜半渡河啣枚而進質明常勝軍五千騎襍鄉人奪迎春門以入大軍已至燕城遣人諭蕭后使降蕭幹知宋師入燕亟往救之人皆死鬬藥師屢敗奔門不得出盡棄馬縋城而下死傷過半還者數百騎而已時宋師屯盧溝河者未動蕭幹兵纔數千得漢兒兩人留帳中夜半僞相語曰聞漢兵十萬吾師三倍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舉火爲應殲之無遺隱逸其一人歸報既夕而遁衆軍遂潰

自相蹂踐幹遣騎追至涿水北而囘　十二月金粘罕趨南暗口撻懶駙馬趨北牛口金主趨居庸關分三路入燕蕭后既敗奉表于金稱藩請和金主不許自嬀儒二州進兵抵居庸關遼人棄關走

契丹國志卷之十一 終

契丹國志卷之十二

宋　葉隆禮撰

紀年

天祚皇帝下

保大三年宋宣和五年金天輔六年五月以後吳乞買立改元天會春正月金主入居庸關晡時到燕蕭后聞居庸關失守夜率蕭幹及車帳出城聲言迎敵實欲出奔國相左企弓等辭於國門后曰國難至此我親率諸軍爲社稷一戰勝則再見卿等不然死矣卿等努力保吾民毋使濫被殺戮言訖泣下后未行五十里金人遊騎已及城左企弓等方修守具忽報統軍蕭乙信啓

城門金人前軍已登城矣於是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劉彥宗〇一作忠蕭乙信等迎降出丹鳳門毬場內投拜阿骨打戎服坐衆呼萬歲皆伏拜待罪於下譯者曰我見城頭砲繩蓆角都不曾解動是無拒我意也竝放罪　初蕭后東歸以避金人至松亭關議所往耶律大石林牙遼人也欲歸天祚四軍大王蕭幹奚人也欲就奚王府立國有宣宗駙馬都尉蕭勃迭曰今日固合歸天祚然而有何面目相見林牙命左右牽出斬之傳令軍中有敢異議者斬於是遼奚軍列陣相拒而分矣遼軍從林牙挾蕭后以歸天祚于夾山時奚渤海軍從蕭幹留奚王府幹據府自立僭號爲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興時奚中闕食　六月奚兵出盧龍嶺攻破景州殺守臣劉滋通判楊伯榮又敗常勝軍張令徽劉

慶仁軍馬於鴈門鎭攻昭薊州守臣高公輔棄城走又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宋童貫自京師移文王安中郭藥師切責之　七月奚兵遇郭藥師戰於腰鋪大敗而歸藥師乘勝追襲過盧龍嶺殺傷過半從軍老小車乘就糧於後者悉爲常勝軍所獲因而招降到奚渤海漢軍五千餘人諸軍既失老小忿怨爲蕭幹所誤爲其部曲得哥殺之傳首於河間府安撫使詹度獻于朝宋徽宗御紫宸殿受賀　是時蕭幹既敗於腰鋪其黨變離不在峯山亦敗生擒僞阿骨魯太師獲耶律德光尊號保檢契丹塗金印常勝軍因此橫甚藥師復佐之朝廷不能制　耶律大石林牙領兵七千到夾山天祚命殺蕭后幷外甥常哥餘免本罪　張瑴者平州人也登進士

第建福元年授遼興軍（遼興軍乃平州也）節度使因鄉兵經過殺節度使蕭諦里全族二百口刼掠家貲數十萬㲄以鄉人能招安息亂以功權知平州事燕王死㲄度契丹必亾籍管內丁壯充軍得萬○（或作五萬）人馬一千疋招豪傑潛爲一方之備蕭太后嘗遣太子少保時立愛知平州㲄有不容之意由是立愛常稱疾不出㲄依舊權知州事會金人下燕粘罕首以張㲄事問參政知事康公弼曰張㲄狂妄寡謀雖有兵數萬皆鄉民器甲不備資糧不給彼何能爲示之不疑圖之未晚也粘罕招時立愛赴軍前進加㲄爲修海軍節度使依舊知平州事將發燕民由平州歸國粘罕謂左企弓曰我欲遣精兵二千餘騎先下平州擒張㲄何如左企弓輩以爲然獨康公弼曰若加之以兵是趣平州叛也公弼舊爲平

州守臣願往伺之遂授以金牌馳騎見轂諭以粘罕之意轂曰契丹天下八路七路已下獨一平州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北防蕭幹侵掠故也厚賂而歸報曰彼無足慮粘罕信之遂改平州爲南京復加同中書門下事判留守事轂〇本又作而實欲圖之也　五月金主阿骨打歸燕山北追天祚以疾崩於軍中謚爲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弟吳乞買立改天輔六年爲天會元年遣燕相左企弓等文武百官幷被擄燕民由平州歸國燕民入平州境有私訴於轂者曰左企弓不謀守燕而使吾民遷徙流離不勝其苦今明公臨巨鎭握強兵盡忠大遼必能使我復歸故土而人心亦有望於公也轂召諸將議皆曰近聞天祚復振出沒於松亭之南金人所以全軍急趨山西者恐遼議其後也若明公仗

義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叛降之罪而戮之盡放燕人歸業南宋必無不納燕人（〇一無燕人二字）則平州藩鎭矣假如金人復來加兵內用平州之兵外借宋朝之援又何懼焉瑴曰此大事不可草草翰林學士李石智而多謀可邀之密議石至與之謀而陰合次日遣將官張謙領五百騎傳留守令召燕相左企弓曹勇義樞密使虞仲文參知政事康公弼至於灤州西岸聽候差議事官趙能就往疏（〇一作數）其十罪曰天祚播遷夾山不卽奉迎一也勸皇叔燕王僭號二也詆訐君父而降封湘陰王者三也天祚嘗遣知閤王有慶前來計議而殺之者四也檄書始至而有迎秦拒湘之議者五也不謀守燕而拜降者六也臣事金國而不顧大義者七也根括燕中財物而取悅金人者八也致燕人流徙

而失業者九也教金主發兵先下平州者十也皆無辭以對遂縊殺之

六月榜示燕人除留守外盡許復業所有逐戶拋下田宅爲常勝軍占佃者悉還之燕人方患遠徙得歸復業皆大悅宋徽宗聞燕民之歸降詔付帥臣詹度多方恤存有官者津○一作盡遣赴闕換授差遣餘各令安業與免三年常賦張瑴聞之喜爲得計遂以平營灤三州降宋其地乃後唐末契丹太祖所陷非石晉所割灤州乃太祖建立也詹度得張瑴納土書不敢受密奏於朝仍語瑴毋遽恐爲金人所知金主聞之遣闍毋國王將騎三千來問罪瑴帥兵拒於營州闍毋以兵少不交鋒而歸大書州城門曰夏熱且去今冬再來瑴卽妄以捷聞于宋邀其銀絹數萬疋并誥勅數道犒賞　張瑴之拒金人也外則納款於大宋通好

於蕭幹而緩急求救內則奉安天祚畫像凡舉事先白而後行仍用遼國官秩稱保大三年遣人奉迎天祚以圖興復　是時有燕人李汝弼者乃翰林學士李石也高黨者三司使高履也二人先嘗被擄後緣張瑴放歸往見宣撫王安中勸朝廷密納之燕山路轉運趙良嗣力爭以爲不可恐開金人禍端乞斬汝弼以徇宋朝不從授瑴泰寧軍節度使世襲平州其屬張敦固等皆擢待制瑴得宋詔喜率官屬郊迎金人知之以千騎襲破平州瑴挺身走欲間道如京師爲郭藥師所獲由是金人乃歸曲于宋移檄索取宋朝不得已命王安中縊殺之以水銀漬其首函送平州　八月朔日食陰雲蔽之不見

保大四年宋宣和六年金太宗天會二年秋七月金人破應蔚等州　是秋天祚得耶

律大石林牙兵歸，又得陰山室韋乞割石兵，自謂天助中興，再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林牙力諫曰：自金人初破長春、遼陽（東京也），兩路則駕不幸廣平甸（常歲受禮處），而都中京；及破上京，則都燕山；及破中京，則幸雲中；及破雲中，則都夾山。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以至舉國漢地皆爲金人所有。今國勢微弱至此，而力求戰，非得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天祚斥而不從，大石林牙託疾不行。天祚遂强率諸軍出夾山，下漁陽嶺，取天德軍（遼國改豐州也）、東勝、寧邊、雲內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兀室，戰于奄曷下水。兀室帥山西漢兒鄉兵爲前驅，以女眞千餘騎伏山間，出室韋乞割石兵後，乞割石兵顧之大驚，皆潰。天祚奔竄入夾山（○一作陰夾山）。金人以力不能入，恨其不出，謂出必得之。天祚亦畏粘罕兵在雲中，故不

敢出至是聞粘罕歸國以兀室代戍雲中乃率達靼諸軍五萬幷攜其后妃二子秦王趙王及宗屬南來大石林牙諫之不聽遂越漁陽嶺而粘罕已回雲中遂復奔山金司與小胡魯謀歸南宋又恐不可仗乃謀奔夏國計未決小胡魯密遣人遞報粘罕粘罕先遣近貴諭降未復而金使婁宿馳騎而至跪於天祚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胄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捧觴而進遂俘以還削封海濱王送長白山東築室居之踰年乙巳金天會三年宋宣和七年而殂遼國遂滅　先是宋徽宗大觀年間林攄來使遼國命其習儀攄惡其繁瑣以蕃狗詆伴使天祚曰大宋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吾同欲殺之在廷泣諫乃止時天祚在山金司投窮將來歸因思往事恐南宋未必加禮迺走小勃律復不納

至夜而回復欲之雲中天未明遇諜者言婁宿軍且至天祚大驚時從騎尚千餘有精金鑄佛長丈有六尺者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值天雪車馬皆有轍跡遂爲金兵所及　初女眞入攻時災異屢見曾有人狂歌於市曰遼國且亾急使人追之則人首獸身連道且亾二字迸入山中不見變異如此興亾之數豈偶然哉

論曰前史稱一秦既亾一秦復生天祚之阿骨打卽唐季之阿保機也大勢既去則涇波濁流適丁斯時則人事冥合方契丹之初起自阿保機同光酒色之禍每每鑒爲覆轍數世後遊田射獵雖或有之而四時遷徙迄未嘗有定制內耗郡邑外擾鄰封以至捕海靑於女眞之域取細犬於萌骨子之疆內外騷然禍亂斯至重以天祚不道

禽色俱荒嬖倖用事委任非人節制孱庸部曲紛擾強盜在門寧捨嬰兒之金虎狠出柙誰負孟賁之勇觀夫孱主可謂痛心然存亾迭代亦冥符不偶歟

契丹國志卷之十二終

契丹國志卷之十三

宋　葉隆禮撰

后妃傳

太祖述律皇后

太祖皇帝后述律氏本國契丹人也勇決多權變太祖行兵御衆后嘗預其謀太祖常度磧擊党項留后守其帳黃頭臭泊〇一作洎二室韋乘虛合兵掠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　后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　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爲援常以叔父事太祖以叔母事后　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

軍韓延徽求援太祖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于野后言于太祖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柰何辱以牧圉宜禮用之太祖召延徽語悅之用爲謀主後爲名相　吳王遣使遺太祖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太祖大喜卽選騎三萬欲攻幽州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者乎因指帳前樹謂太祖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城亦猶是耳吾但以三千騎伏其傍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太祖乃止　太祖之崩也后屢欲以身爲殉諸子泣告惟截其右腕置太祖柩中朝野因號爲斷腕太后上京置義節（○一作節義）寺立斷腕樓且爲樹碑　先是后任智用權立中子德光

在其國稱太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輒謂曰爲我達語於先帝至墓所卽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最後平州人趙思温當往思温不行太后曰汝事先帝親近何爲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太后曰吾非不欲從先帝於地下顧諸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腕置墓中思温亦得免 太宗與晉帝搆怨帝用兵連年中國疲憊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太后謂太宗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何故欲爲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曰漢兒何得一餉眠自古但聞漢和番不聞番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其後晉復來請和卑辭謝過疑其語忿謂無和意乃止 太宗自大梁回師崩於欒城諸將奉東

丹王突欲之子兀欲爲帝太宗喪至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一如故則葬汝矣　先是太祖崩於渤海太后殺諸將數百人太宗崩諸將懼死乃謀奉兀欲勒兵北歸太后聞之大怒發兵拒之兀欲以偉王爲先鋒相遇於石橋李彥韜本從晉主北遷是時隷太后麾下爲擺陣使迎降於偉王太后兵由是大敗兀欲幽述律太后於太祖墓側居之沒打河

太宗蕭皇后

太宗皇后蕭氏涿州人遼興節度使蕭延思之女也契丹所貴惟耶律與蕭二姓后一入宮正位椒房凡后族皆以蕭爲氏后之生也有異於常及長聰慧美姿容帝甚寵敬之生二子長曰述律後爲穆宗述軋篡

弑之時衆所擁立次曰蒙兀太宗南入大梁述律后專秉國事后無所預弟蕭翰性殘忍后每戒其多殺太宗崩於欒城后時在國後崩與帝合喪暨穆宗卽位立陵寢廟建碑頌德

世宗甄皇后

世宗皇后甄氏漢地人後唐潞王時爲宮人世宗從太宗南入大梁得之宮中時后年四十一歲世宗幸之生六子長曰明記後卽位爲景宗次曰平王荆王吳王寧王河閒王世宗旣登位册爲皇后后少而端重風神閑雅暨正椒宮繩治有法自太祖太宗連年戰爭驅馳戎馬曾無寧歲至帝嗣位爲部族所推而神志昏惰國人至以睡王目之后性嚴明宮庭之內不干以毫髮私中朝喪亂劉知遠郭威代興自稱爲帝帝

承強盛之餘憒憒無立志后與參帷幄密贊大謀然奄奄歲時既而有火神淀之弑后幷害焉其後后之子明記復爲部衆推立葬于醫巫閭山立陵其側建廟樹碑碑文翰林學士李昞所撰

穆宗蕭皇后

穆宗皇后蕭氏幽州猒次人父知璠內供奉翰林承旨后初產之日有雲氣馥郁久之幼有儀觀進趨軌則帝居藩時納爲妃暨卽位后正中宮是時契丹繼代恬安兵勢少弱中朝藩鎭如南唐北漢及李守貞之類皆用蠟丸帛書求援以爲強帝不能甚應之后性柔婉不能規正黑山之弑帝酗忍罹禍焉后無子衆共推立明記是爲景宗

景宗蕭皇后

景宗皇后蕭氏名燕燕侍中守尚書令蕭守興之女也或以燕燕爲北宰相蕭思温女景宗自幼年遭火神淀之亂世宗與后同時遇害帝藏積薪中因此嬰疾及卽位國事皆燕燕決之蕭守興以后父超封魏王共決大政景宗崩后領國事自稱太后凡四子長名隆緖卽聖宗次名隆慶番名菩薩奴封秦晉王次名隆裕番名高七封齊國王次名鄭哥八月而夭女三人長曰燕哥適后弟北宰相留住哥署駙馬都尉次曰長壽奴適后姪東京留守悖野次曰延壽奴適悖野母弟肯頭延壽奴出獵爲鹿所觸死后卽縊殺肯頭以殉葬后有姊二人長適齊王王死自稱齊妃領兵三萬屯西鄙驢駒兒河嘗閱馬見番奴撻覽阿鉢姿貌甚美因召侍宮中后聞之縶撻覽阿鉢抶以沙囊四百而離之踰年齊

妃請於后願以爲夫后許之使西伐達靼盡降之因謀率其衆奔骨厤札國結兵以篡后后知之遂奪其兵命領幽州次適趙王王死趙妃因會飲毒后爲婢所發后酖殺之后天性忮忍陰毒嗜殺神機智略善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統和年閒舉國南征后親跨馬行陣與幼帝提兵初趣威虜軍順安軍東趣保州又與幼帝及統軍順國王撻覽合勢以攻定州餘衆直抵深祁以東又從陽城淀緣胡盧河踰關南抵瀛州城下兵勢甚盛后與幼帝親鼓衆急擊矢集城上如雨復自瀛州抵貝冀天雄南宋惶遽駕親幸澶淵后爲謀主至遣王繼忠通好及所得歲幣亦后之謀也國中所管幽州漢兵謂之神武控鶴羽林驍武等皆后自統之其將有南北皮室當直舍利等是時聖宗年少宋使臣曹利用

張皓之議和皆后與幼帝引至帳前問勞設館左飛龍使韓杞至宋朝先授幼帝書再升殿跪奏云太后令臣上問皇帝起居此可以知太后專其政人不畏其幼帝也是年帝上后尊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啓化法道洪仁聖武開統承天皇太后自南北通和後契丹多在中京武功殿聖宗居之文化殿太后居之好華儀而性無檢束每宴集有不拜不拱手者惟后顧固盟好而年齒漸衰宰相耶律隆運專權有辟陽侯之幸寵榮終始朝臣莫及焉其後歸政于帝未踰月而崩臨朝二十七年年五十七諡曰宣獻

聖宗蕭皇后

聖宗皇后蕭氏父突忽追封陳王性愼靜寡言聖宗選入宮生木不孤

即興宗次曰達妲李又公主二人冊爲順聖元妃三兄弟皆封王姊妹封國夫人弟徒古撒又尙燕國公主兄解里尙平陽公主陳六尙南陽公主皆拜駙馬都尉又納兄孝穆女爲興宗后弟高九女爲帝弟妃前後恩賜不可紀極諸連姻婭竝擢顯官齊天后蕭氏本正后也屢誕皇子不育聖宗顧待隆渥元妃妬恩娼寵讒毀百端聖宗終不之信聖宗崩元妃自立爲太后乃殺齊天后詳見帝紀后殘忍陰毒居喪未及一年先朝所行法度變更殆盡不俟聖宗服闋加尊號曰法天皇太后駙馬蕭懇得一子疋梯自景宗朝承天后襁育之逮至成人聖宗恩視比之皇子尙韓國公主後平渤海勳業隆重封蘭陵王后兄弟娼而殺之連坐如木枺里大師觀音大師彌勒大師等十餘人一皆功臣駢首誅

夷內外嘆憤犯贓等人累朝切齒雖經赦宥竝不敘用山陵未畢后已洗滌用之一一擢諸清途毛克和等四十人后家奴隸咸無勞績皆授防團節度使至於出入宮掖詆慢朝臣賣官鬻爵殘毒番漢自是幽燕無行之徒願沒身爲奴者衆矣后姊秦國夫人早年嫠居艷醜私門后見長沙王名謝家奴瑰偉美姿容爲殺其妃而以秦國妻之后妹晉國夫人喜戶部使耿元吉貌美后從晉國之請亦爲殺其妻以晉國妻之淫虐肆行刑政弛紊南北面番漢公事率其弟兄掌握之凡所呈奏弟兄聚議各各弄權〇一作各弄大權朝臣朋黨每事必知太后臨朝凡四年興宗方幽而廢之契丹已困矣太后之廢也諸舅滿朝權勢灼奕帝懼內難乃與殿前都點檢耶律喜孫護位太保耶律劉三等定謀廢后召硬

寨拽剌護位等凡五百餘人帝立馬於行宮東之二里小山上喜孫等直入太后宮驅后登黃布車幽于慶州諸舅以次分兵捕獲或死或徙餘黨竝誅是時乃重熙之二年也法天既廢仍詔靈州節度使內庫都點檢王繼恩內侍都知監門衞大將軍監南北面番漢臣僚其作一具〇不便軍民三十餘事竝立改之後數年帝聽講報恩經感悟迎回太后

興宗蕭皇后

興宗皇后蕭氏應州人法天皇后弟樞密楚王蕭孝穆之女也容德兼美曲盡和敬生三子長曰洪基卽道宗次曰紇根名洪道封燕王又次曰壽干名洪德封晉王帝酷好沙門縱情無檢后每伺帝有所失隨卽匡諫多所宏益洪基卽位尊爲睿聖洪慈順天皇太后淸寧五年后崩

與帝合葬

道宗蕭皇后

道宗皇后蕭氏平州人贈同平章事蕭顯烈女也后生有神光之異後入宮爲芳儀進位昭儀生空古里是爲秦王後名元吉餘子皆不育道宗登位后正位中宮性恬淡寡欲魯王宗元之亂道宗與同射獵內外震恐未知音耗后勒兵鎭帖中外甚有聲稱後崩葬祖州

海濱王蕭皇后

海濱王后蕭氏平州人節度使蕭槁剌之女也奉先保先兄弟皆緣后寵柄任當朝后性閑淑有則度遭女眞之難天祚荒淫后不能違以至禍敗焉山金司之禍后幷被擒粘罕納爲次室其後耶律余覩雲中起

兵兀室誅余覩并及於后兀室回至燕山請罪於粘罕曰蕭氏契丹天祚元妃也與兄實乃仇讎不得已而從彼素忍死以侍兄者將有待於今日也今旣見事無成恐或不利於兄且兄橫行天下萬夫莫當而此人帷幄之閒可以寸刃害兄於不測矣事當預防以愛兄故已擅殺之粘罕起而謝之旣而泣下

海濱王文妃

海濱王文妃本渤海大氏人幼選入宮聰慧閑雅詳重寡言天祚登位册爲文妃生晉王文妃自少時工文墨善歌詩見女眞之禍日日侵迫而天祚醉心畋遊不以爲意一時忠臣多所疎斥時作歌詩以諷諫曾有歌云莫嗟塞上暗紅塵莫傷多難爲作〇一畏女眞不如塞卻姦邪路選

取賢臣直須臥薪而嘗膽激壯士之捐身便可以朔清漠北夕枕燕雲
詞多不備載其諷切不避權貴如此又嘗作詠史詩云丞相朝來劒佩
鳴千官側目寂無聲養成外患嗟何及禍盡忠臣罰不明親戚並居藩
翰位私門潛蓄爪牙兵可憐昔代秦天子猶向宮中望太平其詩之感
烈有如此者天祚見而銜之是時契丹緣金人之禍喪郡縣幾盡天祚
遊畋不輟嘗有倦勤意諸子中惟晉王最賢蕭奉先乃元妃兄深忌之
會文妃之姊適耶律撻曷里妹適耶律余覩奉先誣告余覩欲立晉王
尊天祚爲太上皇帝於是戮撻曷里幷其妻文妃與晉王相繼受誅軀

論曰孽呂專朝則人彘喪妖媚之質豔武稱制則羅網碎王侯之軀
天下有猜忍陰毒之性武夫悍卒所無而於婦人女子乎見之初與

之逃律繼軌之二蕭是已然能忍於諸酋之屠戮而不能忍於長陵之枚淚能勇於南侵之塗炭而不能忍於辟陽之割恩齊天可殺也不大横歟武轍可尋也不伊慼歟若乃海濱降號不見泣竹之妃買禍詩諷空餘憂國之涕斯亦遭家不造末如之何矣

契丹國志卷之十三終

契丹國志卷之十四

宋　葉隆禮撰

諸王傳

東丹王

東丹王名突欲太祖長子母曰述律氏太祖攻渤海拔其夫餘城更名曰東丹國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時唐明宗初年也太祖崩於渤海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與長子突欲奉太祖之喪發渤海　先是突欲鎮東丹時乃渤海國亦有宮殿被十二旒冕服皆畫龍像稱制行令凡渤海左右平章事大內相已下百官皆其國自除授

歲貢契丹國細布五萬疋麤布十萬疋馬一千匹太祖崩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將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諸將知其意爭讙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爲天皇王稱皇帝突欲慍帥數百騎欲奔唐爲邏者所遏后不罪遣歸東丹唐明宗長興元年突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奔唐明宗賜姓東丹名慕華以爲懷化節度使瑞鎭等州觀察使其部曲及先所俘將惕隱等皆賜姓名惕隱姓狄名懷惠　次年明宗更賜東丹慕華姓名曰李贊華　明宗長興三年以贊華爲義成節度使選朝士爲僚屬輔之贊華但優游自奉不豫政事明宗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

贊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刲火灼夏氏不忍其殘奏離婚爲尼　贊華之歸唐乘船踰海因於海岸立木爲碑惟書二十漢字詩云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　贊華性好讀書不喜射獵初在東丹時令人賫金寶私入幽州市書載以自隨凡數萬卷置書堂於醫巫閭山上扁曰望海堂（以南至海可三十里有望海寺也）　唐潞王末年石晉內叛求援契丹潞王已危乃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之贊華遇害於其第石晉詔贈贊華燕王遣使送其喪歸國其後太宗破石晉入中原求得李彥紳秦繼旻殺之以其家族財物賜東丹王子兀欲兀欲後卽位爲世宗葬之醫巫閭山諡讓國皇帝

恭順皇帝

自在太子名阮太祖第三子母曰述律氏少豪俠有智略善彈工射太祖奇之曰吾家鐵兒也征渤海時山坂高峻士馬憚勞苦太子徑於東谷緣崖而進屢戰有功後渤海平封爲自在太子尋薨葬於祖州追謚曰恭順皇帝一子拽剌封趙王爲景宗所害

孝文皇太弟

孝文皇太弟隆慶番名菩薩奴母曰蕭氏宗景第二子生而岐嶷儼若成人幼時與羣兒戲爲行伍戰陣法指揮意氣無敢違者景宗奇之曰此吾家生馬駒也長善騎射驍捷如風定州之戰隆慶封爲梁王加兵馬大元帥從其母肅后以行力戰深入與擒王繼忠有功拜西京留守

封秦晉國王又拜尚書令尋薨葬祖州謚曰孝文皇太弟

齊國王隆裕

齊國王隆裕番名高七母曰蕭氏景宗第三子性沉毅美姿容始封鄭王遙授西南面招討使拜吳國王自少時慕道見道士則喜後爲東京留守崇建宮觀備極輝麗東西兩廊中建正殿接連數百間又別置道院延接道流誦經宣醮用素饌薦獻中京往往化之後蕭太后一年而薨追封齊國王

魯王宗元

魯王宗元興宗同母弟也少而雄耿很愎過人始封鄭王又加兵馬大元帥封晉國王性極殘忍每出一囚犯死罪者命衆集（作聚）○一射斬而臠

之流血滿前飮昭自若意志〇一作氣不臣每伺時釁洪基嗣立奉長樂之命以爲皇叔後因遊獵伺閒弑帝左右遮救得免宗元倂其子洪孝受誅

晉王宗懿

晉王宗懿番名査箇只聖宗弟孝文皇太弟隆慶之子也少有氣局幹略過人聖宗雅〇一作推愛諸姪每誡之曰汝勿以材能陵物勿以富貴驕人惟忠惟孝保家保身始封中山王歷龍化川〇一本無川字饒建宜平州節度使改封晉王薨

燕王洪道

燕王洪道番名叱地好道宗同母弟也頗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洪道

討之洪道伏兵林中佯敗而走奚掠輜重洪道與伏兵合擊之盡殪後渤海高穎樂反又命洪道討之終於燕京留守封燕王

梁王信寧

梁王信寧番名解里北大王烏幹之子始以祗候郎君授林牙雲中奉聖州蔚州節度使同平章事與帝同謀逐太后出宮拜南大王北大王惕隱南宰相封梁王加尙父致仕

論曰后不可竝竝后則傾嫡不可匹匹嫡則危契丹起自朔荒吞噬上國嫡庶之分亦安知之元帥太子之稱不以屬之突欲而以屬之德光則其立國之初已可議矣旣而述軋生問鼎之謀宗元受皓首之戮亦何怪其然哉

契丹國志卷之十四終

契丹國志卷之十五

宋 葉隆禮撰

外戚傳

述律魯速○一本作述下並同

述律魯速太祖皇后兄也蕃部人世爲酋長少壯武有膽略部人憚之從太祖平奚有功授統軍使盧文進自新州來奔太祖歲入燕塞魯速以兵從又從圍周德威於幽州機巧善智城幾克會救至退師改授奚王府監軍東路兵馬都統軍子屈列尙奥哥公主

蕭延思

蕭延思涿州人太宗皇后父也少習武藝有材力能左右持〇作馳一射自太祖時從平諸番常率騎數十深入敵陣屢戰有功太宗南援石晉時少〇本多無少字掃古撒已死矣太宗每嘆曰斯人尙在中原不足平也終北面都部署遂興節度使

劉珂

劉珂平章事晞之次子也尙世宗妹燕國公主少善射以材能稱賦性謹重未嘗有過爲太宗所知忿石晉負恩連年南牧戰定州時深入帝馬陷泥濘中珂下馬奉帝出身被數十瘡流血滿體太宗壯之遷林牙行宮都部署西北路兵馬招討使從入大梁授同知京府事尋授漢人樞密使封吳王

蕭守興

蕭守興番名喂呱侍中解里鉢長子也始爲祗候郎君林牙左宣徽使景宗居藩燕燕爲妃卽位册立爲后守興以后父爲侍中共當國政是時景宗嬰疾北漢見僭叛悉平南宋侵○（或作憂）逼屢遣蠟丸求援而守興杜石非材兵勢少弱石嶺關南之敗喪萬餘人後又遷尙書令封魏王任遇彌堅年既昏耄事多徇私吏有言韻微訛者抉摘示明朝廷以此患之畏后不敢言

蕭孝穆

蕭孝穆番名陳六法天皇后兄也初后選入宮爲聖宗夫人授大將軍后封元妃遷北宰相封燕王孝穆機悟有才藝馳馬立射五的時人莫

能及聖宗在位喜其忠謹與參軍國大謀時渤海反於東京有衆數萬命孝穆爲行營兵馬都統討之大酋㑹石貞棚于金閭山上險峻不可攻孝穆爲宣揚恩意開其自新凡所招降七萬餘戶而還以功授東遼王聖宗疾亟急召赴闕聖宗崩以輔立功封晉王又納女爲興宗后授樞密使楚國王

蕭與只

蕭與只番名播古父燕京統軍使撻里麽之子撻里麽於統和中攻南宋眞州爲流矢所中死城下與只以父戰功爲祗候郎君遷林牙契丹諸行宮都部署又遷彰國節度使與只雖家門貴盛而虛己接物汲引諸名士時論賢之宋張昪來使與只以侍中爲館伴從容言兩朝盟好

誓若山河毋以小嫌遽傷大信與昇論談移日曲盡其權昇亦云侍中北朝儀表也深敬異之後授北宰相宣徽使封鄭王

論曰漢王諸呂炎光幾曚唐柄三思皇運斯厄古今外戚之家未有不驕奢恃權馴至於壓且敗也遼律諸人起兜鍪連輝赫奕有纍纍金印之封無彰彰鴟吻之迹難矣然考契丹之所以亾竟不出於外戚之家豈亂之至匪降自天時君終當以后族爲永鑒歟如蕭奉先諸人是已別有傳

契丹國志卷之十五 終

契丹國志卷之十六

宋　葉隆禮撰

列傳

韓延徽

韓延徽幽州人也仕劉守光爲幕府參軍守光與六鎭構怨自稱燕帝延徽諫之不從守光置斧質於庭曰敢諫者斬孫鶴力諫守光殺之延徽以幕府之舊且素重之得全守光末年衰困盧龍巡屬皆入于晉遣延徽求援於契丹太祖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有智略頗知屬文述律太后言於太祖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柰何辱以

牧圍宜禮用之太祖召延徽語悅之遂以爲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太祖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亾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王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真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爲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歸如喪手目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復入契丹太祖聞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曏者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歸恐不聽故私歸耳太祖待之益厚及稱帝以延徽爲相累遷至中書令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晉王叙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

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譏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南牧延徽之力也後太宗援石晉得幽燕會同稱制以延徽兼樞密使同平章事後數年延徽卒於契丹

張礪

張礪磁州滏陽人也唐魏王繼岌征蜀時爲掌書記繼岌死礪詣王府慟哭久之潞王時爲翰林學士石敬塘叛潞王以趙德鈞爲行營招討礪以翰林學士爲行營判官礪隨德鈞入契丹太宗復以爲翰林學士礪事太宗甚忠直遇事輒言無所隱避太宗甚重之後自契丹逃歸中國爲追騎所獲太宗責之曰何故捨我去對曰臣南人飲食衣服皆不

與此同生不如死願早就戮太宗顧通事高彥英曰吾嘗戒汝善遇此人何故使之失所而亾若失之安可再得耶遂笞彥英而謝礪是年太宗會同改元參用中國人爲公卿百官以礪爲翰林承旨兼吏部尙書太宗旣入大梁一時番將恣橫肆行殺戮如蕭翰麻荅耶律郎五之類縱兵殺掠尤甚礪言於太宗曰今大遼已得天下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爲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太宗不從後改除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大兵北歸囘居恆州蕭翰麻荅以鐵騎圍其第礪方臥病出見之翰數之曰汝何言於先帝云北人不可爲節度使又吾爲宣武節度使且國舅也汝在中書乃帖我又先帝畱我守汴州令我處宮中汝以爲不可又譖我及

解里於先帝云解里好掠人財我好掠人子女我必殺汝命鎖之礪抗
聲曰此皆國家大體吾實言之欲殺卽殺奚以鎖爲𪏮荅以大臣不可
專殺力救止之翰乃釋之是夕礪憤恚而卒

趙延壽

趙延壽相州人也父德鈞唐爲盧龍節度使石敬塘叛與契丹會擊張
敬達潞王令德鈞將幽州兵由飛狐出契丹軍後德鈞密與契丹通許
以厚賂云若立己爲帝卽請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爲兄弟國契丹
以晉安未下欲許德鈞之請晉高祖亟使桑維翰入說太宗太宗從之
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方可改也後太宗至潞
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太宗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

何在德鈞指示之太宗命盡殺之於西郊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賫寶貨幷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爲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爲天子何妄語耶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兵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爲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爲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爲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州問今屬誰德鈞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德鈞益慙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死德鈞既卒太宗釋延壽而用之其後會同改元參用番漢以延壽爲樞密使尋兼政事令太宗遣使

如洛陽取延壽妻唐國長公主以歸會同六年以延壽爲盧龍節度使是時晉少帝初立搆怨契丹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太宗擊晉太宗頗然之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將之委之經略中國曰得之當立汝爲帝又嘗指延壽謂晉人（一作軍）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爲契丹盡力會同八年延壽與其弟延照將兵五萬南征逼貝州陷之吳巒死所殺且萬人太宗逼澶州屯元城延壽屯南樂以延壽爲魏博節度使封燕王會同十一年延壽進言於太宗陳橋降卒得免死者二三十萬人先是晉軍降契丹太宗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恆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杜重威將其衆從己而南及河太宗以晉兵之衆恐其爲變欲悉以遼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尙多彼聞降者盡

死必皆拒命爲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太宗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久雪官無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太宗猶欲誅晉兵延壽言於太宗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爲它人取乎太宗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爲它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爲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爲它人取之乎太宗曰朕不知也然則柰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爲患矣太宗曰朕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既而返爲仇讎

北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爲後患乎延壽曰歸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恆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上策也太宗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

天祿元年太宗初許延壽代晉後負約恨之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太宗崩延壽僞稱受太宗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永康王兀欲鎖之後

二年延壽卒於契丹

論曰契丹之興當朝柄國率其國人名曰番漢裨用然漢人無幾矣而名之彰彰尤著者莫如延徽諸人方延徽屈身牧圉微逑律后一言終其身夕陽牛背開耳城郭宮室誰其晝之威服諸番誰其翼之

太祖之興延徽有力焉礪與延壽自南歸北委質太宗朝痛番臣之橫肆救陳橋之降卒謂非忠誠天性不可而一困於厤荅之強一失於睥睨之誤豈不重可嗟歟

契丹國志卷之十六終

契丹國志卷之十七

宋 葉隆禮撰

列傳

蕭翰

蕭翰本國人述律太后之兄子也其妹復爲太宗后翰始以蕭爲姓自爾契丹后族皆稱蕭氏翰最殘忍工騎射太宗與張敬達交鋒翰等自東北起衝唐兵爲二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萬人太宗南入大梁以天時向暑難久留欲留親信一人爲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太宗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又欲盡以晉百官自隨恐搖人心乃詔有職事

者從行餘酋大梁復以汴州爲宣武軍翰爲節度使滋德宮有宮人五十餘人翰欲取之宦者張環不與翰破鎖奪宮人執環燒鐵灼之腹爛而死會同末年翰聞北漢高祖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遣高謨翰迎之矯稱太宗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恆州從益淑妃匿於徽陵下宮不得已而出至大梁翰立以爲帝帥諸酋長拜之立百官留燕兵千人爲從益宿衛翰乃辭行翰至恆州以兵圍張礪之弟麻荅以大臣不可專殺乃止

麻荅

麻荅太宗之從弟也會同九年契丹攻黎陽麻荅先驅晉博州刺史周

儒以城降未幾周儒引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又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太宗南入大梁以麻荅爲安國節度使又以爲中京留守至相州崔延勳見麻荅趨走拜起跪而獻酒麻荅踞而受之麻荅貪殘猾忍民閒有珍貨美女必奪而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爲盜披面抉目斷腕焚炙而殺之欲以威衆常以其具自隨左右前後懸人肝膽手足飮食起居於其閒語笑自若出入或被黃衣用乘輿服御物曰茲事漢人以爲不可吾國無忌也又以宰相員不足乃牒馮道判史館李崧判宏文館和凝判集賢劉煦判中書其僭妄如此然契丹或犯法無所容貸故市肆不擾常恐漢人亾去謂門者曰漢有窺門者卽斷其首來麻荅遣使督運於洺州洺州防禦使薛懷讓聞漢高祖入大梁殺

其使者舉州降高祖遣兵萬人會懷讓攻劉鐸於邢州不克鐸請兵於麻荅遣其將楊安及前義武節度使李殷將千騎攻懷讓於洺州懷讓嬰城自守安等縱兵大掠於邢洺之境契丹所留守不滿一千麻荅令所司給萬四千人食收其餘以自入麻荅常疑漢兵且以爲無用稍稍廢省又損其食以餉遼兵衆心怨憤漢兵謀攻麻荅然畏契丹尙強猶豫未決會楊衮楊安等軍出契丹留恆州者僅八百人何福進等遂決計未幾召馮道李崧會葬太宗漢兵突入府中焚衙門與契丹戰會日暮有村民數千譟於城外欲奪北兵寶貨婦女北兵懼而北遁麻荅劉晞崔延勳皆奔定州與義成節度使耶律忠合漢有白再榮者拘人取財恆州謂之白麻荅虐可知矣麻荅歸世宗酖殺之

耶律郎五

耶律郎五卽耶律忠國主族人也太宗南攻石晉郎五扈從累有戰功太宗入大梁以郎五爲鎭寧節度使郎五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率其徒千餘人襲據南城北渡浮航縱兵大掠圍郎五於牙城郎五閉漢平鄴都杜重威常懼華人爲變未幾郎五與麻荅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棄城北去方廣千里剽掠殆盡

論曰陰山異氣殺伐鍾焉運數所乘山河改色太宗德光鐵馬中原翰等諸人分麾長鶩而谿壑難滿剽掠窮凶遂使忠臣鬱憤恚之胸生靈塗肝腦之血不亦重可悲歟

契丹國志卷之十七終

契丹國志卷之十八

宋 葉隆禮撰

列傳

盧文進

盧文進字大用幽州范陽人也文進身長七尺偉儀容守光與晉王搆怨時晉王遣周德威攻幽州文進以騎先降拜蔚州刺史是時李存矩統山後八軍爲新州團練使及晉王在河上與劉鄩血戰會新州兵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驍勇難制又課民出馬以十牛易○或作展一馬怨之入骨山後兵又憚遠行至祁溝關○本多無關字聚謀作亂文進有少女一○

本在少上。女字而艷存矩求爲側室文進不敢違而心常內愧因與亂軍殺存矩攻新州不克遂帥其衆奔于契丹後引契丹軍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城去周德威援之進攻新州契丹衆數萬德威不勝大敗奔歸文進與契丹進攻幽州圍城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晉王親將兵救之方始解去契丹以文進爲幽州節度使又以爲盧龍節度使文進在新州歲歲以輕騎出入塞上攻掠剽奪無有寧息幽瀛涿莫閒常被其患又教契丹以中國織紝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強南兵屯涿州時餽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界堠常苦鈔奪爲邊患者十餘年皆文進所爲也後奔南唐初文進攻新州不克夜走墜塹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之黑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蛇徑至座閒引首及膝文

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自負往來南北無挫衄焉

論曰皇運將傾則大盜移國狂謀未敗則桀猾不亾求之五代盧文進其人歟方其自負龍蛇之異叛亂南北之閒見其不敗者謂之智考其成敗則謂之天饋運可掠也惠彼戎車之膏燕地可取也痛哉肝腦之血此感今懷古之士覩此未有不爲之慨然者

耶律隆運

耶律隆運本漢人姓韓名德讓祖知古加右僕射中書令父匡嗣追封秦王隆運性忠願謹慤智略過人景宗嬰疾后燕燕與決國事雅重隆運擢授東頭供奉官充密院通事尋轉上京皇城使超授遼州節度使改授同知燕京留守又遷平州節度使改樞密使兼行營都部署隆運

自在景宗朝翼決庶政帝后少年有辟陽之幸景宗疾亟隆運不俟詔密召其親屬○一作族等十餘人竝赴行帳時諸王宗室二百餘人擁兵握政盈布朝廷后當朝雖久然少姻媛助諸皇子幼穉內外震恐隆運請于后易置大臣勑諸王各歸第不得私相燕會隨機應變奪其兵權時趙王等俱在上京隆運奏召其妻子赴闕景宗崩事出倉卒布置已定乃集番漢臣僚立梁王隆緒爲皇帝時年十二後爲聖宗仍尊后曰仁慈翊聖應天皇太后尋以輔立功守司徒同政事進封楚王賜姓耶律氏及改賜今名未幾拜大丞相充契丹漢兒樞密使南北面諸行宮都部署改封齊王隆運孜孜奉國知無不爲忠孝至誠出於天性帝以隆運輔翼功前後少比乃賜鐵劵誓文躬自親書齋戒焚香於北斗星下

讀之宣示番漢諸臣又以隆運一族附籍橫帳列於景宗廟位契丹橫帳猶宋朝玉牒所也隆運自爲相以來結懽宋朝歲時修睦無少閒隙帖服中外靡有邪謀未幾改封晉王授尙書令賜以几杖入朝不拜上殿不趨左右護位特置百人北法護位惟國主有之帝以隆運勳大恩數優渥見則盡敬至父事之秦齊二王每日一問起居至隆運所居帳二里外已去蓋下車徒步而進旣其回也列揖於帳外隆運坐而受之帝或至其帳亦五十餘步下車隆運出迎盡禮帝亦先爲之揖及入內同家人禮飮膳服食盡一時水陸珍品諸國爭爲奇怪入貢動駭耳目隆運疾帝與太后禱告山川召番漢名醫胗視朝夕不離左右及薨帝與后諸王公主已下幷內外臣僚制服行喪葬禮一依承天太后故事

靈柩將發帝自挽轜車哭送羣臣泣諫百餘步乃止葬乾陵側詔影堂制度一同乾陵又詔諸處應有景宗御容殿皆以隆運眞容置之殿內其眷遇始終無與比倫有如此者隆運兄弟九人緣翼戴恩超授官爵皆封王諸姪三十餘人封王者五人餘皆任節度使部署等官隆運薨無子帝特以皇姪周王宗業紹其後（宗業本齊國王隆裕之子）始封廣王未幾徙封周王歷中京留守平州錦州節度使宗業薨葬乾陵側宗業無子帝復以周王同母弟宗範繼隆運後歷龍化州節度使燕京留守封韓王

論曰古今天下有權臣有重臣權臣之權其君危如綴旒重臣之重其國安如泰山耶律隆運因緣中宮策立明睿鎭服內外無有邪謀不可謂之非權臣亦不可謂之非重臣也遂乃釋肺腑之戚玉譜聯

名席茅土之封金枝入繼斯不謂之千載之逢而非常之遇歟

劉六符

劉六符平州人也年十五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長而喜功名慷慨有大志歷事聖宗朝爲著作郞中允又爲詹事國子祭酒興宗時爲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契丹聚兵幽薊來求關南時宋慶曆二年也先是西○一本西下有夏字兵久不決六符以宋朝爲怯又李士彬劉平之兵屢敗宋朝旰食積苦兵閒因說其主聚兵幽涿聲言南征而六符及蕭英先以書來求關南十縣其書皆六符所撰也書至宋朝富弼爲回謝使弼至沒打河六符館之謂弼曰北朝皇帝堅欲割地如何弼曰北朝若欲割地必志在敗盟南朝決不從有橫戈相待耳六符曰

南朝若堅執則事安得濟弼曰南朝不發兵而遣使好辭更議嫁女益幣豈堅執乎六符引弼入見往復辯議興宗大感悟乃從弼所請是年八月宋朝再遣富弼賫國書誓書至契丹清泉淀金氈館許增以歲幣二十萬時契丹固惜盟好惟六符畫策揚聲聚兵幽涿以動宋朝宋方困西夏之擾名臣猛將相繼敗衄呂夷簡畏之契丹既得歲幣五十萬勒碑紀功擢六符樞密使禮部侍郎同修國史後遷至中書政事令子孫顯貴不絕爲節度觀察使者十數人

論曰臣於慶曆年間劉六符求關南一事每爲之三嘆焉契丹之禍始於石晉割幽燕而石晉卒有少帝之辱蔓延於我朝而我朝澶淵之好慶曆之盟極而至於宣和之戰禍猶未歇也何則天下視燕爲

北門失幽薊則天下常不安幽燕視五關爲喉襟無五關則幽薊不可守晉割幽薊併五關而棄之此石晉不得不敗澶淵不得不盟慶曆之邀脅亦不得不爲慶曆也至於宣和則極矣六符之來世以智計歸之而孰知產禍之由已有所自來哉

契丹國志卷之十八終

契丹國志卷之十九

宋 葉隆禮撰

列傳

馬保忠

馬保忠營州人也疏眉目豐下謹重寡欲斤斤自修士〇一無士字人賢其行自力讀書不謁州縣節用以給親里大穰則賑其餘於鄉黨太平年閒授洗馬改著作郎殿中丞興宗朝爲樞密使尙父守太師兼政事令封燕國公時朝政不綱溺志浮屠僧至有正拜三公三師者官爵非人妄有除授保忠嘗從容進諫帝至怫然怒之詳見帝紀又嘗上言強天

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則鄉黨之行修修德行則冠冕之緒崇自今其有非聖帝明王孔孟聖賢之教者望下明詔痛禁絕之其篤意風教如此後數年保忠卒賜謚曰剛簡

論曰官不當則人多覬覦源不清則下皆奔競契丹自重熙之時私謁肆行除授無法膜拜之徒亦授以公孤之官其濫極矣保忠雖空臆無諱然言諄聽藐末如之何哉

張琳

張琳瀋州人也爲人忠義慷慨有大志在道宗朝爲祕書中允天祚立兩爲戶部使負東京人望女眞日熾高永昌繼叛於渤海時天慶六年也永昌叛遼東五十餘州盡沒獨瀋州未下琳痛念鄉枌欲自討之契

丹屢敗精兵銳卒十無一存琳討永昌搏手無策始招所謂轉戶軍蓋
遼東渤海乃夙所讎若其轉戶則使從良庶幾捐軀奮命命下得兵三
萬餘琳自顯州進兵渤海止備遼河三叉口琳遣羸卒數千陽爲來攻
開道以精騎渡河直趨瀋州渤海始覺經三十餘戰渤海乃走保東京
其後女眞援至師自驚恐望風而潰失亾不可勝計琳遁入遼州謫授
遼興軍節度使乃平州也其後授燕京副留守與燕王淳同守燕淳僭
位改元命琳守太師十日一朝平章軍國大事實疎之也琳鬱鬱而卒
論曰張琳丁時孔難則痛心於鄉國之危遭家不造則扼腕於燕王
之立女眞之勢湯湯方割揚灰汪海安得不淪惜其惜惜問鼎之閒
曾無死淸君側之志此姦人得以誑之而大節不無少貶歟

蕭奉先

蕭奉先天祚后族也嗣先保先皆其弟奉先在道宗朝爲內侍供奉又爲承旨歷吏部尚書緣恩宮掖專尚諂諛朋結中人互爲黨與至天祚朝毬獵聲色日蠱其心防微不早女眞始起奉先時爲政事令同平章事又兼樞密使方混同江諸蕃大會之時天祚已疑阿骨打密謂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當以事誅之不然恐貽後患奉先曰阿骨打誠服本朝殺之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何能爲天祚乃止天慶四年阿骨打興師屠寧江州次年阿骨打又至弟嗣先以殿前都點檢充東北路招討使蕭撻勃也副之未陣而潰旣而出河店之戰嗣先又敗詣闕待罪但免官而已由此士無鬭志望風奔潰保先亦奉先

弟也爲渤海留守太師政令嚴酷亦以女眞之難爲高永昌所殺天慶九年女眞攻破上京發掘陵寢取其金銀珠玉奉先皆抑而不奏天祚問及陵寢事奉先對以初雖侵犯元宮不敢毀壞陵寢其蒙蔽欺罔類皆如此又誣告耶律余覩欲立晉王余覩叛奉先曰余覩宗枝非欲亾遼者不過求立晉王耳天祚惑之賜晉王死聞者揮涕衆心益離奉先柄國垂二十年以至國亾天祚奔夾山謂奉先曰誤我至此皆汝之罪宜亟去不然恐汝及禍幷累我行未十里左右執而殺之

李儼

李儼本漢地人天祚嬖臣也少而狡桀倜儻不羣軒然夷倨才濟其姦與蕭奉先雅相厚善初爲內侍省給事累遷至中書供奉積官至南面

宰相封漆水郡王儼資猾性巧善諛佞人在天祚朝秉國樞柄凡十五年女眞連年之難儼與奉先蒙蔽爲欺以至於亾天祚不悟也儼嘗與知樞密院事牛温有隙各進所親厚朋黨紛然恃奉先爲内主温不能勝及儼死奉先又薦其姪處温爲相竟至亾國惜也儼不逮槀街之戮云

耶律余覩

耶律余覩一名余覩作一作都○姑國主族人其妻天祚文妃之妹也文妃生晉王最賢蕭奉先忌之誣告余覩謀立晉王余覩奔歸女眞女眞以爲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怏怏有異志其軍下有合董也失其金牌女眞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覩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軍統軍反

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覩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守郡之契丹漢兒令誅女眞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僞許遣其妻來告時悟室爲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事漢兒那也囘行數百里那也見二騎馳甚遽問之曰曾見監軍否以不識對問爲誰曰余覩下人那也追及悟室曰適兩契丹云余覩下人旣在西京何故不識監軍北人稱雲中爲西京恐有姦謀遂囘馬追獲之搜其靴中得余覩書曰事已泄宜便下手復馳告悟室即囘燕統軍來謁縛而誅之又二日至雲中余覩微覺父子以遊獵爲名遁入夏國夏人問有兵幾何云親兵三二百遂不納投達靼達靼先受悟室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圍之達靼善射無衣甲余覩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凡預

謀者悉誅契丹之黠漢兒之有聲者皆不免

大實

大實林牙林牙者乃其官名猶中國翰林學士大實則小名也北地間無姓者大實旣降女眞與大將粘罕爲雙陸戲爭道相忿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懼及旣歸帳卽棄其妻攜五子宵遁詰旦粘罕怪其日高不來使詔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大音柁）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而相之女眞遣故遼余覩帥兵經略屯田于合董城（城去上京三千里）大實游騎數十出入軍前余覩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

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眞不敢窮追遼御馬數十萬牧於磧外女眞以絕遠未之取皆爲大實所得今梁王大實皆亾餘黨猶居其地

論曰以契丹者蕭奉先李儼亾之也非女眞也夫國之盛衰視其柄國之臣何如耳天祚荒淫委政后族惑於奉先儼之欺蔽阿骨打不當信而信之晉王不當害而害之夾山之禍有自來矣舉二百餘年之基業一朝而覆之姦諛之誤國其明效大驗至此極也悲夫

番將除授職名

高唐英　彰德節度使

崔廷勳　大同節度使

高模翰　河陽節度使

潘聿撚兀欲姊壻　横海節度使

蕭珪兀欲弟　義成節度使

劉晞常爲樞密平章事　西京留守

耿崇美　昭義節度使

蕭海眞兀欲妻弟　幽州節度使

楊袞姑契丹通事　忻州節度使

楊兗　武定節度使

漢官除授職名

韓紹芳　同平章事

竇振　三司使

韓紹昇　宣徽南院事

耿元吉　戶部使

劉元　兵部尙書知上京留守

劉四端　禮部尙書參知政事簽書樞密院事

張克忠　守司徒兼侍中知樞密院事

韓紹雍　行宮都部署兼侍中

契丹國志卷之十九終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

宋 葉隆禮撰

晉表

晉出帝降表

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族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剛興利除害躬擐甲冑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鴈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遵承遺旨纂紹前基諒闇

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擅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啓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十萬師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耻自貽顚覆○一作墜上累祖宗偸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無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俟命

皇太后降表

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彥澤傅住兒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皇帝頃在幷汾適逢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翁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阻立

平亘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亾立晉朝之社稷不幸先帝厭代祀子承祧不能繼好息民而反虧恩辜義兵戈屢動駟馬難追戚實自貽咎將誰執今穹旻震怒中外攜離上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釁視景偷生惶惑之中撫問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孫男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

澶淵誓書

宋眞宗誓書

維景德元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謹致誓書于契丹皇帝闕下共遵誠信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

以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於壠畝稼穡南北勿縱搔擾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卽不得創築城隍開掘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庶○又作獻謹守封陲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遠具披陳專俟報復不宣

契丹聖宗誓書

維統和二十二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三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共議戢兵復論通好兼承惠顧特示誓書以

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於壠畝稼穡南北勿縱搔擾所有兩朝城池竝可依舊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卽不得創築城隍開掘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庶謹守封陲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某雖不才敢遵此約謹告于天地誓之子孫苟渝此盟神明是殛專具諮述不宣

關南誓書

契丹興宗致書

維契丹重熙十年歲次壬午貳月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于兄大宋皇帝闕下粵自世修歡契時遣使軺封圻殊兩國之名方册紀一家之美蓋欲洽於綿遠固將有以披陳切緣瓦橋關南是石晉所割迄乎柴氏以代郭周興一時之狂謀掠十縣之故壤人神共怒廟社不延至於貴國祖先肇創基業尋與敝境繼爲善鄰暨乎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幷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羽石精銳禦而獲退遂致移鎮富國強兵南北王府幷內外諸軍彌年有戍境之勞繼日備渝盟之事始終反覆前後諳詳嘗切　審專命將臣平河右炎涼屢易勝負未聞兼李元昊於北朝久已稱藩○又作臣累曾尚主克保君臣之道實爲甥舅之親設罪合致討亦宜垂報○一作赦邇者郭稹使至杜防人回雖具音題而

但虞詐謀已舉殘民之伐曾無忌器之嫌營築長堤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潛稔於猜嫌慮難敦於信睦倘或思久好共遣疑懷曷若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俱歸當國用康黎人如此則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孫之計緬惟英晤深達悃悰適居春陽善綏沖裕

宋朝回契丹書

維慶曆二年歲次壬午四月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契丹皇帝闕下昔我烈考章聖皇帝保有基圖惠養黎庶與契丹昭聖皇帝弭兵講好通聘著盟肆余纂承共遵謨訓邊民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臣特貽緘問且以瓦橋舊地晉陽古封援石氏之割城述周朝之復境係于異代安及本朝粵自景德之初始敦鄰堡之信凡諸細故咸不寘懷況太宗

皇帝親駕幷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旣交石嶺之鋒遂舉薊門之役義非反覆理有因緣元昊賜姓稱藩稟朔受祿忽謀狂僭俶擾邊陲屢議討除已嘗聞達杜防郭稹傳導備詳及此西征豈云無報聘軺旁午屢聞嫉惡之談慶問交馳未諭聯親之故忽窺異論良用惘然謂將軫於在原反致譏於忌器復云營築堤埭開決陂塘昨緣霖潦之餘失爲谿溢之患旣非疎導當稍善防豈蘊猜嫌以虧信睦至於備塞隘路閱習兵夫蓋邊臣謹職之常乃鄉兵充籍之舊在於貴境寧撤戍兵一皆示以坦夷兩何形於疑阻顧惟歡契方保悠長遽興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信辭至悉靈鑒孔昭兩地不得相侵緣邊各守疆界二書之外一無所求期在久要弗違先志諒惟聰達應切感思甫屬清和

妙臻戳毂

・契丹回宋誓書

維重熙十一年歲次癸未八月壬申朔二十九日庚子弟契丹皇帝謹致書于兄大宋皇帝闕下來書云謹按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章聖皇帝與昭聖皇帝誓曰共遵誠信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儀物備軍旅之費用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逃逋彼此勿令停匿至於壠畝稼穡南北勿縱擾擾所有兩朝城池幷各依舊存守修壕葺塞一切如常卽不得創築城隍開決河道誓書之外一無所求各務協心庶同悠久自此保安黎庶謹守封疆質于

天地神祇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祀昭
昭天鑒共當殛之昭聖皇帝復答云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當告于天
地誓之子孫神明具知嗚呼此盟可改後嗣何述切以兩朝修睦三紀
于此邊鄙用寧干戈載偃追懷先約炳若日星今綿禩已深敦好如故
關南縣邑本朝傳守懼難依從別納金幣之儀用代賦稅之物每年增
絹一十萬疋銀一十萬兩搬至雄州白溝交割兩界溏淀已前開畝者
並依舊例自今已後不得添展其堤堰水口逐時決洩壅塞量差兵夫
取便修疊疏導非時霖潦別至大段漲溢並不在關報之限南朝河北
沿邊北朝自古北口以南沿邊軍民除見管數目依常教閱無故不得
大段添進兵馬如有事故添屯卽令逐州軍移牒關報兩界所屬之處

其自來乘例更替及本路移易不在關報之限兩界逃走作過諸色人竝依先朝誓書外更不得以目前停留容縱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顧茲纂承各當遵奉共循大體無介小嫌且夫守約爲信善鄰爲義二者缺一罔以守國皇天厚地實聞此盟文藏宗廟副在有司餘竝依景德統和兩朝誓書顧惟不德以敦大信苟有食言必如前誓

議割地界書

契丹道宗遣泛使林牙興復軍節度使蕭禧如宋言代北對境有割地請遣使分畫其後宋割棄地五百里以分水嶺爲界時宋神宗熙寧七年也

大遼求地界書

維咸雍十年歲次甲寅三月大遼皇帝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切以累朝而下講好以來互守成規務敦夙契雖境分二國克保其難知而義若一家共思於悠永事如聞於違越理須至於敷陳其蔚應朔三州土田一帶疆土祗自早歲曾遣使人止於舊封俾安鋪舍庶南北永標於定限往來悉絕於姦徒洎覽舉申輒有侵擾於全屬當朝地分或營修伐壘或存止居舍皆是守邊之冗員不顧睦鄰之火體妄圖功賞深越封陲今屬省巡遂令按視備究端實諒難寢停至縷細之緣由分白之事理已具聞達盡令折移既未見從故宜伸報據侵入當界事理所起鋪堠之處各差官員同共檢照○（又作點）早令毀撤卻於久來元定地界再安置外其餘邊境更有生創事端委差去使臣到日一就理會如此

則豈惟疆場之內不見侵踰兼于信誓之間且無違爽茲實穩便頏俟

准依

宋朝回書

維熙寧七年歲次甲寅三月大宋皇帝謹致書大遼皇帝闕下辱迂使指來貺函封歷陳二國之和有若一家之義固知鄰保深執信符獨論邊鄙之臣嘗越封陲之守欲令移徙以復舊常切惟兩朝撫有萬宇豈重尺土之利而輕累世之歡況經界之間勢形可指方州之內圖籍俱存當遣官司各加覆視或事由夙昔固難徇從誠有侵踰何吝改正而又每戒疆吏令遵誓言所諭創生之事端亦皆境堠之細故已令還使具達本因細料英聽洞垂照悉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終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一

宋 葉隆禮撰

南北朝饋獻禮物

契丹賀宋朝生日禮物

宋朝皇帝生日北朝所獻刻絲花羅御樣透背御衣七襲或五襲七件紫背貂鼠翻披或銀鼠鵝項鴨頭納子塗金銀裝鑲金龍水晶帶銀匣副之錦綠帛皺皮鞾金玦京皁白熟皮鞾鞵細錦透背清平內製御樣合線縷機綾共三百疋塗金銀龍鳳鞍勒紅羅匣金線繡方韉二具白楮皮黑銀鞍勒氈韉二具綠褐楮皮鞍勒海豹皮韉二具白楮皮裹筋

鞭一條紅羅金銀線繡雲龍紅錦器仗一副黃樺皮纒楮皮弓一紅錦袋皁雕翎羱角骲頭箭十法清法麯麵酒二十壺蜜山果十束欙椀蜜漬山果十束欙皮列山梨柿四束欙榛栗松子郁李黑郁李子麵棗楞梨棠梨二十箱麵秔糜梨𥹸十椀蕪荑白鹽十椀青鹽十椀牛羊野猪魚鹿腊二十箱御馬六匹散馬二百匹　正旦御衣三襲鞍勒馬二匹散馬一百匹國母又致御衣綴珠貂裘鈿錦刻絲透背合線御綾羅綺紗縠御樣果實䙰粆腊肉凡百品水晶鞍勒新羅酒青鹽國主或致戎器賓鐵刀鷙禽曰海東青之類承天節又遣庖人持本國異味前一日就禁中造食以進御云

宋朝賀契丹生辰禮物

契丹帝生日南宋遺金酒食茶器三十七件衣五襲金玉帶二條烏皮白皮鞾二緉紅牙笙笛觱栗拍板鞍勒馬二匹纓複鞭副之金花銀器三十件銀器二十件錦綺透背襍色羅紗綾縠絹二千疋襍綵二千疋法酒三十壺的乳茶十觔岳麓茶五觔鹽蜜果三十罐乾果三十籠其國母生日約此數焉　正旦則遺以金花銀器各三十件襍色羅綾紗縠絹二千疋襍綵二千疋

宋朝勞契丹人使物件

契丹每歲國史入南宋境宋遣常參官內職各一人假少卿監諸司使以上接件內諸司供帳分爲三番內臣主之至白溝驛賜設至貝州賜茶藥各一銀合至大名府又賜及畿境遣開封判官勞之又命臺省官

諸司使館伴迓於班荊館至都亭驛各賜金花銀器錦衾褥朝見日賜大使金塗銀冠帛羅氈冠衣八件金鞊韘帶烏皮鞾銀器二百兩綵帛二百匹副使皁紗折上巾衣七件金帶象笏烏皮鞾銀器一百兩綵帛二百匹鞍勒馬各一匹其從人上節十八人各練鵲錦襖及衣四件銀器二十兩綵帛三十匹中節二十人各寶照錦襖及衣三件銀器十兩綵帛二十匹下節八十五人各紫綺襖衣四件銀器十兩綵帛二十匹竝加金塗銀帶上節中節又加絲鞵就館賜生餼大使秫粟各十石麪二十石羊五十法酒糯米酒各十壺副使秔粟各七石麪十五石羊三十法酒糯米酒各十壺　承天節各別賜衣一襲　遇立春各賜金塗銀縷幡勝春盤又命節帥就玉津園伴射賜來使銀飾箭筒弓一箭二

十其中的又賜窄袍衣五件金束帶鞍勒馬　在館遇節序則遣臣賜設　辭日長春殿賜酒五行賜大使盤毬暈錦窄袍及衣六件銀器二百兩綵帛一百匹副使紫花羅窄袍及衣六件銀器一百兩綵帛一百匹竝加金束帶雜色羅錦綾絹百匹從人各加紫綾花絁錦袍及銀器綵帛　將發又賜銀瓶合盈紗羅等又令近臣餞于班荊館開封府推官餞于郊外接伴大使副使復爲送伴緣路累賜設

外國貢進禮物

新羅〇（一本作高麗）國貢進物件

金器二百兩　金抱肚一條五十兩　金沙鑼五十兩　金鞍轡馬一匹五十兩　紫花綿紬一百疋　白綿紬五百疋　細布一千疋　粗

布五千疋　銅器一千觔　法清酒醋共一百瓶　腦元（○一作光）茶十觔
藤造器物五十事　成形人參不定數　無灰木刀欛十箇　細紙
墨不定數目

本國不論年歲惟以八節貢獻人使各帶正官惟稱陪臣

橫進物件

粳米五百石　糯米五百石　織成五彩御衣不定數

契丹每次回賜物件

犀玉腰帶二條　細衣二襲　金塗鞍轡馬二匹　素鞍轡馬五匹
散馬一十匹　弓箭器仗二副　細綿綺羅綾二百匹　衣著絹一千
匹　羊二百口　酒果子不定數

並命刺史已上官充使一行六十人直送入本國

契丹賜奉使物件

金塗銀帶二條　衣二襲　錦綺三十疋　色絹一百疋　鞍轡馬二匹　散馬五匹　弓箭器仗一副　酒果不定數

上節從人　白銀帶一條　衣一襲　絹二十疋　馬一匹

下節從人　衣一襲　絹十疋　紫綾大衫一領

西夏國貢進物件

細馬二十匹　麤馬二百匹　駝一百頭　錦綺三百疋　織成錦被褥五合　從容碙石井鹽各一千觔　沙狐皮一千張　兎鶻五隻　犬子十隻

本國不論年歲惟以八節貢獻

契丹回賜除羊外餘並與新羅〇一作高麗國同惟玉帶改爲金帶

勞賜人使亦同

諸小國貢進物件

高昌國　龜茲國　于闐國　大食國　小食國

甘州　沙州　涼州

已上諸國三年一次遣使約四百餘人至契丹貢獻

玉　珠　犀　乳香　琥珀　硇砂　瑪瑙器　賓鐵兵器　斜合黑

皮　褐黑絲　門得絲　怕里呵　褐里絲

已上皆細毛織成以二丈爲疋

契丹回賜至少亦不下四十萬貫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一 終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二

宋　葉隆禮撰

州縣載記

契丹自太祖太宗初興戰爭四十餘年吞併諸番割據燕雲南北開疆五千里東西四千里共二百餘州建五京五處

燕京三司　西京轉運　中京度支　上京鹽鐵　東京戶部錢鐵司

大藩府六處

南大王府　北大王府　乙室王府　黃龍府　興中府　奚王府

錢帛司三處

平春路　遼西路　平州

節鎮三十三處

奉聖州　雲內州　長春州　龍化州　海北州　貴德府

蔚州　應州　朔州　綿州　乾州　顯州

霻州　遼州　咸州　瀋州　薊州　復州

慶州　祖州　川州　成州　桒州　懿州

宜州　坤州　平州　辰州　興州　同州

信州　饒州　建州

建觀察防禦團練使八處

武安州　永州　秦州　高州　利州　寧江州

歸州　廣州

刺史州七十餘處

德州　黔州　潭州　惠州　榆州　營州

灤州　勝州　溫州　巖州　歸化州　榆州

松州　思州　山州　武德州　通州　韓州

烏州　靖（一作淸）州　寧邊州　賓州　祥州

新州　衞州　降聖州　燕州　海州　渌州

銀州　遼西州　鐵州　開州　保州　蘋州

北安州　嵒州　嘉州　集州　連州　演州

宏東州　肅州　威州　古(一作石)州　仙㵎州
文州　蘭州　愼州　拱州　安州　瀹州
河州　雙州　宋州　涿州　易州　檀州
順州　薊州　雍州　東州　海州　東勝州
景州　許州　招州　康州　錦州　來州
儒州　雲州　平州

遼東邊遠不記州十餘縣外見記五處

金肅　河淸　曷童　五花　振武

諸番臣投下州二十三處

徽州　濠州　驩州　衞州　荆州　閭州

隨州　和州　澄州　全州　義州　遂昌州

豫州　員州　福州　榮州　唐州　栗州

黑州　河州　茂州　麓州　宗州

控制諸國

沙漠府控制沙漠之北

置西路都招討司奥隗部族衙驢駒河統軍司倒撻嶺衙鎭撫韃靼

蒙骨魊烈諸軍

雲中路控制夏國

置西南面都招討司西京兵馬都部署司金肅河淸軍五花城南北

大王府乙室王府山金司

燕山路備禦南宋

置燕京都總管府節制馬步軍控鶴指揮使都統軍司牛欄監軍寨石門詳穩司南北皮室司猛拽剌司竝隸總管府

上京路控制奚境

置諸軍都虞候司奚王府大惕隱司大國舅司太常袞司五院司六院司〇或無六院司字沓溫司〇溫一作濕可二字

遼東路控扼高麗

置東京兵馬都部署司契丹奚漢渤海四軍都指揮使保州統軍司陽河詳穩司金吾營杓窊司

長春路鎮撫女眞室韋

置黃龍府兵馬都部署司咸州兵馬詳穩司東北路都統軍司

論曰契丹之興其盛如此其亾也忽焉惜哉

四至鄰國地里遠近

東南至新羅國西以鴨淥江東八里黃土嶺爲界至保州一十一里

次東南至五節度熟女眞部族共一萬餘戶皆雜處山林尤精弋獵有屋居舍門皆於山牆下闢之耕鑿與渤海人同無出租稅或遇北主征伐各量戶下差充兵馬兵回各逐便歸於本處所產人參白附子天南星茯苓松子猪苓白布等物並係契丹樞密院所管差契丹或渤海人充節度管押其地南北七百餘里東西四百餘里西北至東京五百餘里

又次東南至熟女眞國不屬契丹所管其地東西八百餘里南北一千餘里居民皆雜處山林耕養屋宇與五節度熟女眞同然無君長首領統押精於騎射今古以來無有盜賊詞訟之事任意遷徙多者百家少者兩三家而已不與契丹爭戰或居民等自意相率賫以金帛布黃蠟天南星人參白附子松子蜜等諸物入貢北番或只於邊上買賣訖卻歸本國契丹國商賈人等就入其國買賣亦無所礙契丹亦不以爲防備西至東京二百餘里

東北至生女眞國西南至熟女眞國界東至新羅國東北不知其極居民屋宇耕養〇又作鑿言語衣裝與熟女眞國竝同亦無君長所管精於騎射前後屢與契丹爲邊患契丹亦設防備南北二千餘里沿邊創

築城堡搬運糧草差撥兵甲屯守征討三十年來深爲患耳西南至

東京六百里

又東北至屋惹國阿里眉國破骨魯國等國每國各一萬餘戶西南至生女眞國界衣裝耕種屋宇言語與女眞人異契丹樞密院差契丹或渤海人充逐國節度使管押然不出征賦兵馬每年惟貢進大馬蛤珠青鼠皮貂鼠皮膠魚皮蜜蠟之物及與北番人任便往來買賣

西至上京四千餘里

正東北至鐵離國南至阿里眉等國界居民言語衣裝屋宇耕養稍通阿里眉等國無君長皆褋處山林不屬契丹統押亦不與契丹爭戰復不貢進惟以大馬蛤蛛鷹鶻青鼠貂鼠等皮膠魚皮等物與契丹

交易西南至上京五千餘里

次東北至靺鞨國東北與鐵離國爲界無君長統押微有耕種春夏居屋室中秋冬則穿地爲洞深可數丈而居之以避其寒不貢進契丹亦不爭戰惟以鷹鶻鹿細白布靑鼠皮銀鼠皮大馬膠魚皮等與契丹交易西南至上京五千里

又次北至鐵離喜失牽國言語衣裝屋舍與靺鞨稍同無君長管押不貢進契丹亦不爭戰惟以羊馬牛駝皮毛之衣與契丹交易西南至上京四千餘里

正北至蒙古里國無君長所管亦無耕種以弋獵爲業不常其居每四季出行惟逐水草所食惟肉酪而已不與契丹爭戰惟以牛羊駝馬

皮毳之物與契丹爲交易南至上京四千餘里

又次北至于厥國無君長首領管押凡事竝與蒙古里國同甲寅歲曾率衆入契丹國界爲盜聖宗命駙馬都尉蕭徒欲統兵大破其國遯後更不復爲盜惟以牛羊駞馬皮毳之物與契丹爲交易東南至上京五千餘里

又次北西至鼈古里國又西北

又次北近西至達打國各無君長每部族多者三二百家少者五七十家以部族內最富豪者爲首領不常厥居逐水草以弋獵爲業其婦人皆精於騎射常與契丹爭戰前後契丹屢爲國人所敗契丹主命親近爲西北路兵馬都統率番部兵馬十餘萬防討亦制禦不下自契丹建國已來惟此三國

爲害無柰何番兵困乏契丹常爲所攻如暫安靜以牛羊駞馬皮毳

爲交易不過半年又劫爲盜東南至上京六千餘里

西近北至生吐蕃國又西北党項突厥等國皆不爲契丹國害亦不進

貢往來蓋以熟土渾突厥党項等部族所隔東南至雲州三千里

正西與西夏以黃河爲界　西南至麟州府州界　又次南近西定州

北平山爲界　又南至霸北界河　又次南至遂城北鮑河爲界

又南近東至滄州北海　又南至安肅軍自淵河爲界　又南近東

至登州北海　又南至雄州北拒馬河爲界　又南至海

四京本末

上京　太宗建

上京臨潢府乃大部落之地離來州數十里即行海岸俯挹滄溟與天同碧窮極目力不知所際有訥都烏河番語山爲胡都水爲烏其東北三十里卽長泊也涉沙磧過白馬淀渡土河亦云撞撞水聚沙成墩少人煙多林木其河邊平處國主曾於此處過冬又至木葉山三十里許有居人瓦屋及僧舍

中京

中京　承天太后建

中京之地奚國王牙帳所居奚本曰庫莫奚其先東部胡宇文之別種也竄居松漠之閒俗甚不潔而善射獵好爲寇抄其後種類漸多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二曰莫賀弗三曰契个四曰本昆五曰室得每部一千餘人爲其帥隨逐水草中京東過小河唱呌山道北奚王避

暑莊有亭臺由古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奚本與契丹等後爲契丹所併所在分奚契丹漢人渤海雜處之奚有六節度都省統領言語風俗與契丹不同善耕種步射入山採獵其行如飛　契丹圖志云奚地居上東燕三京之中土肥人曠西臨馬盂山六十里其山南北一千里東西八百里連亙燕京西山遂以其地建城號曰中京

南京　太宗建

南京本幽州地乃古冀州之域舜以冀州南北廣遠分置幽州以其地在北方幽陰也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樓煩白檀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唐置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自晉割棄建爲南京又爲燕京析津府戶口三十萬大內壯麗城北有市陸海百貨聚于其中

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錦繡組綺精絶天下膏腴蔬蓏果實稻粱之類靡不畢出而桑柘麻麥羊豕雉兎不問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藝秀者學讀書次者習騎射耐勞苦石晉未割棄已前其中番漢襍鬬勝負不相當既築城後遠望數十里閒宛然如帶回環繚繞形勢雄傑眞用武之國也

東京　太宗建

東京本渤海王所都之地在唐時爲黑水靺鞨二種依附高麗者黑水部與高麗接勝兵數千多驍武古肅愼氏地也與靺鞨相鄰東夷中爲强國所居多依山水地卑隰築土如堤鑿穴以居其國西北與契丹接太祖之興始擊之立其子東丹王鎭其地後曰東京

契丹國志卷二十二終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三

宋 葉隆禮撰

族姓原始

契丹部族本無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至阿保機變家爲國之後始以王族號爲橫帳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世里者上京東二百里地名也今有世里沒里以漢語譯之謂之耶律氏復賜后族姓蕭氏番法王族惟與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與諸部族之人通婚或諸部族彼此相婚嫁不拘此限漢人等亦同此故北番惟耶律蕭氏二姓也

國土風俗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唐所謂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不相統制好爲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爲不旺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上經三年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酹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夏月時向陰食我若射獵時使我多得猪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其風俗與奚靺鞨頗同至阿保機稍幷服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姻置官號稱皇帝漢時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部酋爲王雄所殺衆遂潛逃潢水之南黃龍之北至元魏自號曰契丹在唐開元天寶閒使朝獻者無慮二十故事以范陽節度爲押奚契丹使至唐末契丹始盛

併合部落

初契丹有八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更八部名各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統八部每三年則一一〇或無字以次相代或其部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元約如此不敢爭及阿保機乃曰中國之主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國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共責誚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別自爲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將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

人曰我有鹽池之利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復併爲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

兵馬制度

晉末契丹主部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人騎皆精兵○一作甲也爲其爪牙國母述律氏部下謂之屬珊有衆二萬是先戎主阿保機牙將半已老矣每南來時量分措得三五千騎述律常留數百兵爲部族根本其諸大首領太子偉王永康南北王于越麻荅五押等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人皆私甲也別族則有奚霫勝兵亦千餘人少馬多又有渤海首領大舍利高模漢兵步騎萬餘人竝髡髮左衽竊爲契丹之飾

復有近界韃靼于厥里室韋女眞党項亦被脅屬每部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沙陀洎幽州管內鴈門以北十餘軍州部落漢兵合三萬餘衆此是石晉割賂契丹之地番漢諸族其數可見矣每契丹南侵其衆不啻十萬國主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槩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游奕百十里外相交覘邏謂之欄子馬戎主吹角爲號衆即頓舍環遶穹廬以近及遠折木稍屈之爲弓子鋪不設槍營塹栅之備每軍行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布便行未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敵師卽競乘之所以新羈戰馬蹄有餘力其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齎退敗無恥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

建官制度

賤他姓貴耶律蕭氏二姓其官有契丹樞密院及行官都總官司謂之北面以其在牙帳之北以主蕃事又有漢人樞密院中書省行營都總管司謂之南面以其在牙帳之南以主漢事其惕隱宗正寺也夷離畢參知政事也林牙翰林學士也夷離巾刺史也內外官多倣中國者其下佐吏則有敞史木古一〇舊校云作直字思奴古都奴古徒奴古分領兵馬則有統軍侍衞控鶴司南王北王奚王府五帳分提失哥東西都省太師兵又有國舅軩轄遙輦党亥諸司南北皮室二十部族節度頻必里九克漢人渤海女眞五節度五治大帥一百六百九百家奚　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籍爲兵將舉兵必殺灰牛白馬祀天地及木葉山

神鑄金魚符調發兵馬其捉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所舍有遠探欄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每其主立聚所得○一作剽人戶馬牛金帛及其下所獻生口或犯罪沒入者別爲行營○一作宮領之建州縣置官屬既死則設大穹廬鑄金爲像朔望節辰忌日輒致祭築臺高丈餘以盆焚酒食謂之燒飯

宮室制度

十宮各有門戶出兵馬阿保機曰洪義宮德光曰永興宮兀欲曰積慶宮述律曰延昌宮明記曰章敏宮突欲曰長寧宮燕燕曰崇德宮隆緒曰興聖宮隆慶曰敦睦宮隆運曰文忠王府又有四樓在上京者曰西樓木葉山曰南樓龍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凡○一作比受册積柴升其

上大會蕃夷其下已乃燔柴告天而漢人不得預有譯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鼓將盡歌於帳前號曰聒帳每謁拜木葉山卽射柳枝譯子唱番歌前導彈胡琴和之已事而罷

衣服制度

國母與番官皆番服國主與漢官則漢服番官戴氈冠上以金華爲飾或加珠玉翠毛蓋漢魏時遼人步搖冠之遺象也額後垂金花織成夾帶中貯髮一總服紫窄袍加義襴紫鞊鞢帶以黃紅色絛裹革爲之用金玉水晶碧石綴飾又有紗冠制如烏紗帽無簷不擫雙耳額前綴金花上結紫帶帶末綴珠或紫皁幅巾紫窄袍束帶丈夫或綠巾綠花窄袍中單多紅綠色貴者被貂裘貂以紫黑色爲貴青色爲次又有銀鼠

尤潔白賤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弓以皮爲弦箭削樺爲笴鞾鞦勒輕快便於馳走以貂鼠或鵝項鴨頭爲扞腰宋眞宗景德中太常博士王曙戶部員外郎李維往賀國主生辰還言國主見漢使彊服衣冠事已卽幅巾襍蕃騎出射獵矣

漁獵時候

每歲正月上旬出行射獵凡六十日然後並撻魯河鑿冰釣魚冰泮卽縱鷹鶻以捕鵝鴈夏居炭山或上陘避暑七月上旬復入山射鹿夜半令獵人吹角傚鹿鳴旣集而射之宋眞宗時晁迥往賀生辰還言始至長泊泊多野鵝鴨國主射獵領帳下騎擊扁鼓遶泊驚鵝鴨飛起乃縱海東靑擊之或親射焉國主皆佩金玉錐號殺鵝殺鴨錐每初獲卽拔

毛插之以鼓爲坐遂縱飲最以此爲樂又好以銅及石爲槌以擊兎每秋則衣氈裘呼鹿射之夏月以布易氈帳籍草圍棊雙陸或深淵張鷹

試士科制

太祖龍興朔漠之區倥偬干戈未有科目數世後承平日久始有開闢制限以三歲有鄉府省三試之設鄉中曰鄉薦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時有秀才未願起者州縣必根刷遣之程文分兩科曰詩賦曰經義魁各分爲三歲一試進士貢院以二寸紙書及第者姓名給之號喜帖明日舉接〇一作樂而出樂作及門擊鼓十二面以法雷震殿試臨期取旨又將第一人特贈一官授奉直大夫翰林應奉文字第二人第三人止授從事郎餘並授從事郎聖宗時止以詞賦法律取士詞賦爲正科法

律爲襍科若夫任子之令不論文武竝奏廕亦有員數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三終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四

宋　葉隆禮撰

王沂公行程錄

初奉使者止達幽州後至中京又至上京或西涼淀北安州炭山長泊自雄州白溝驛度河四十里至新城縣古督亢亭之地又七十里至涿州北度涿水范水劉李河六十里至良鄉縣度盧溝河六十里至幽州號燕京子城就羅郭西南爲之正南曰啓夏門內有元和殿洪政殿東門曰宣和城中坊閈皆有樓有閔忠寺本唐太宗爲征遼陣亾將士所造又有開泰寺魏王耶律漢寧造皆邀朝士遊觀城南門外作〇一內有于

越王廨爲宴集之所門外永平館舊名碣石館請和後易之南卽桑乾河出北門過古長城延芳淀四十里至孫侯館改爲望京館稍移故處望楮谷山五龍池過溫餘河大夏坡坡西北卽涼淀避暑之地五十里至順州東北過白嶼河北望銀冶山又有黃羅螺盤牛闌山七十里至檀州自北○一作此漸入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將至館川原平廣謂之金溝淀國主嘗於此過冬自此入山屈曲登涉無復里堠但以馬行記日景而約其里數過朝鯉河亦名七度河九十里至古北口兩旁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軌口北有鋪彀弓連繩本范陽防扼奚契丹之所最爲隘束然幽州東趨營平州○一本此下有路字甚平坦自頃犯邊多由斯出又度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八十里至新館過雕窠嶺偏○一作徧槍○一作搶嶺

四十里至臥如來館蓋山中有臥佛像故也過烏灤河東有灤州因河爲名又過墨斗嶺一名渡雲嶺長二十里許又過芹菜嶺七十里至柳河館河在館旁西北有鐵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鍊得成鐵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善舞者數輩前行士女相隨更相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踏鎚〇一作追所居室皆就山牆開門過松亭嶺甚險峻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館惟有番戶百餘編荊爲籬鍛鐵爲軍器東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館八十里至鹿兒峽館過蝦蟆嶺九十里至鐵漿館過石子嶺自此漸出山七十里至當〇一作富谷館居民多造車者云渤海人正東望馬雲山山多禽獸林木國主多於此打圍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城垣庳小方圓纔四里許門但重屋無築闍之制

南門曰朱夏門內夾道步廊多坊門又有市樓四曰天方大衢通闤望闕次至大同館其北門曰陽德閶闔城內西南隅岡上有寺城南有園圃宴射之所自過古北口卽蕃境居人草庵板屋亦務耕種但無桑柘所種皆從隴上蓋虞吹沙所壅山中長松鬱然深谷中多燒炭爲業時見畜牧牛馬橐駞尤多靑羊黃豕亦有挈車帳逐水草射獵食止麋粥粆糒

富鄭公行程錄

富鄭公之使北朝也自中京正北八十里至臨都館又四十里至官窰館又七十里至松山館又七十里至崇信館又九十里至廣寧館又五十里至姚家寨館又五十里至咸寧館又三十里度潢水石橋旁有饒

州蓋唐朝嘗於契丹置饒樂州也今渤海人居之又五十里至保和館度黑河七十里至宣化館又五十里至長泰館西二十里許有佛寺民社（○又作舍）云即祖州亦有祖山山中有阿保機廟又四十里至上京臨潢府自過崇信館即契丹舊境蓋其南皆奚地也入西門門曰金德內有臨潢館子城東門曰順陽入門北行至景福門又至承天門內有昭德宣政二殿皆東向其氈廬亦皆東向臨潢西北二百餘里號涼淀在漫頭山南避暑之處多豐草掘丈餘即堅冰云

余尙書北語詩

余靖尙書使契丹爲北語詩契丹愛之再往益親余詩云夜筵設罷（侈盛也）臣拜洗（受賜也）兩朝厥荷（通好也）情幹勒（厚重也）微臣稚魯（拜舞也）祝若統（福佑

也聖壽鐵擺（嵩高也）俱可忒（無極也）國主舉大杯謂余曰能道此余爲卿飲復舉之國主大笑遂爲釂觴

刁奉使北語詩

刁約使契丹爲北語詩云押燕移离畢（移离畢官名如中國執政）看房賀跋支（賀跋支如執政防閣）餞行三匹裂（匹裂似小木罌以木爲之加黃漆）密賜十貔貍（形如鼠而大穴居食穀梁嗜肉北朝爲珍膳味如豚肉而脆）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四終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五

宋 葉隆禮撰

胡嶠陷北記

同州郃陽縣令胡嶠居契丹七年周廣順三年亾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路崖狹〇一本一作隘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鷄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鷄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亙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

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爲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日（○日一作百里二字）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高岸（又作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温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淀地氣最温契丹苦太寒則就温於此其水泉清泠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一作早）金大如掌金色爍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堠其所向不知爲南北又二日至赤崖蕭翰與世宗兀欲相及遂及述律后（太祖之后）戰於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于撲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

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官者翰林伎術敎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幷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眞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州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褭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褭潭入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荑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于此會諸部人葬太宗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異獸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抛盞禮畢問其禮皆祕不肯言嶠所

目見囚迹律葬太宗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鏁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衞州有居人三千餘家蓋契丹所擄中國衞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眞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一作章）爲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糜爲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一本無南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略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于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

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嫗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鄰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嫗厥律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𤬛河夏秋冰厚二〇一作三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韈刼子其人髦首披布爲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韈刼子則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

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嘷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筯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筯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常選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齎乾麨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爲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作〇于一邪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矣契丹謂嶠曰契丹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

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爲所擄吾國非人境也嶠歸錄以爲記云

張舜民使北記

殺狐林

契丹主太宗怒晉出帝不稟北命擅登大寶自將兵南下執出帝并母后大臣北歸於鄴西愁死崗得疾至鑾(一作變)城殺狐林而崩其愁死崗者本陳思王不爲文帝所容於此悲吟(一作思)號愁思崗訛爲愁死殺狐林者村民林中射殺一狐因以名之

兜元國

契丹上京曾有人忽見二青衣駕赤犢出耳中別有天地花木繁茂云

兜元國也

割馬肝

張舜民使契丹是時耶律永興姚跋洄二人接伴舜民因問北馬有割去肝者遂無病能行果否答云有之其法飲以醇酒於腋間破之取去少肉然亦十喪八九

雕窠生獵犬

舜民又問北地雕窠中生獵犬果否答云亦有之然極難得今駕前有二隻其性頗異每獵而獲十倍於常犬

吹葉成曲

胡人吹葉成曲以番歌相和音韻甚和

銀牌

銀牌形如方響刻蕃書宜速二字使者執牌馳馬日行數百里牌所至如國主親到需索更易無敢違者

佛妝

北婦以黄物塗面如金謂之佛妝

以車渡河

過盧溝河伴使云恐乘轎危莫若車渡極安且可速濟南人不曉其法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五終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六

宋　葉隆禮撰

諸蕃記

奚國

太祖初興擊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軍後爲中京詳見前志

古肅愼國

古肅愼城方作一五里在渤海國東三十里遺堞尚在

室韋國

室作一字或爲失蓋契丹之類其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爲室韋路出和

龍北千餘里入室韋國與奚契丹同夏則城居冬逐水草有南室韋北室韋其俗丈夫皆披髮婦人皆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以蘧蒢爲屋如氈車狀度水則束薪爲栰或有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韉結繩爲轡氣候多寒田收甚薄惟射獵麞鹿爲務食肉衣皮鑿冰沒水中而網取魚鼈地多積雪懼陷阬穽一作窖〇倚木而行太祖併諸番三十六國室韋在其中

新羅國

新羅在高麗國東本漢時樂浪地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名國爲邦宮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每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羣官有大事則聚官詳議定

之田甚良沃水陸兼種服色尙素婦人辮髮繞頭以襍綵及珠爲飾婚嫁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新羅國王誦自契丹承天皇后初臨朝入貢其後王誦爲部下所殺立其弟詢契丹以王詢不進貢興兵北討十年方罷兵新羅依舊朝貢

高昌國

高昌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庭也四面多大山晉以其地爲高昌郡地石磧氣候温煖厥土良沃麥一歲再熟宜蠶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鹽其味甚美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其官有八長史有五將軍又有侍郎校郎主簿從事階位相次契丹時三〔作〇〕一年一次朝貢進獻玉珠乳香斜合黑皮褐里絲等亦有互市其國主親與北

主評價

女眞國

女眞世居混同江之東山乃鴨淥水之源東瀕海南鄰高麗西接渤海北近室韋其地乃肅愼故區也地方數千里戶口十餘萬無大君長立首領分主部落地饒山林田宜麻穀土產人參蜜蠟北珠生金細布松實白附子禽有鷹鸇海東青之類獸多牛馬麋鹿野狗白彘青鼠貂鼠後爲契丹所制擇其首領世襲又於長春路置東北統軍司黃龍府置兵馬都部署司咸州置詳穩司分隷之

黃頭女眞

黃頭女眞皆山居號合蘇館女眞合蘇館河西亦有之有八館在黃河

東與金粟城五花城隔河相近其人戇樸勇鷙不能別死生契丹每出戰皆被以重札令前驅髭髮皆黃目睛多綠亦黃而白多

嗢熱者國

嗢熱者國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後爲太祖徙置黃龍府南百餘里曰賓州州近混同江卽古之粟末河黑水也部落雜處以其族類之長爲千戶統之契丹貴游子弟及富家兒月夕被酒則相率攜樽馳馬戲飲其地婦女聞其至多聚觀之閒令侍坐與之酒則飲亦有起舞歌謳以侑觴者邂逅相契調謔往反卽載以歸婦之父母知亦不爲之顧留數歲有子始具茶食酒數車歸寧謂之拜門因執子壻之禮其俗謂男女自媒勝於納幣而婚者飲食皆以木器好寘蠱他人欲其不驗者云三彈

指於器上則其毒自解亦閒有遇毒而斃者族多姓李

渤海國

渤海國去燕京東北千五百里以石累城脚東竝海其王舊以大爲姓右姓曰高張楊竇烏李不過數種部曲奴婢無姓者皆從其主婦人皆悍妬大抵與他姓相結十姊妹迭幾察其夫不容側室及他游聞則必謀寘毒死其所愛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覺者衆人則羣聚而詬之爭以忌嫉相誇男子多智謀驍勇出他國右至有三人渤海當一虎之語自天祚之亂金人破城慮其難制轉徙他所其人大怨富室安居踰二百年往往爲園池植牡丹多至三二百本有數十榦〇一作餘叢生者皆燕地所無纔以十數千或五千賤貨〇一作賣而去其居故地者仍歸契丹舊

爲東京置留守有蘇扶復等州蘇與宋〇一作萊登州青州相直每大風順隱隱聞鷄犬聲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六終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七

宋　葉隆禮撰

歲時雜記

正旦

正月一日國主以糯米飯白羊髓相和爲團如拳大於逐帳內各散四十九箇候五更三點國主等各於木帳內牕中擲米團在帳外如得雙數當夜動蕃樂飲宴如得隻數更不作樂便令師巫十二人外邊遶帳撼鈴執箭唱叫於帳內諸火爐內爆鹽并燒地拍鼠謂之驚鬼本帳人第七日方出乃禳度之法北呼此謂之妳捏離漢人譯云妳是丁捏離

是日

立春

立春日婦人進春書以青繒爲幟刻龍象銜之或爲蝦蟆

人日

人日京都人食煎餅於庭中俗云薫天未知所從出也

中和

二月一日大族姓蕭者竝請耶律姓者於本家筵席北呼此節爲轄里尀漢人譯云轄里是請尀是時

上巳

三月三日國人以木雕爲兎分兩朋走馬射之先中者勝其負朋下馬

跪奉勝朋人酒勝朋於馬上接杯飲之北呼此節爲淘裏化漢人譯云淘裏是兎化是射

佛誕日

四月八日京府及諸州縣各用木雕悉達太子一尊城上舁行放僧尼道士庶民行城一日爲樂

端午

五月五日午時採艾葉與綿相和絮衣七事國主著之蕃漢臣僚各賜艾衣三事國主及臣僚飲宴渤海廚子進艾糕各點大黃湯下北呼此節爲耐賽離又以雜絲結合歡索纏于臂膊婦人進長命縷宛轉皆爲人象帶之

朝節

夏至日婦人進扇及粉脂囊

三伏

六月十八日大族耶律姓竝請蕭姓者亦名轄里尀

中元

七月十三日夜國主離行宮向西三十里卓帳宿先於彼處造酒食至十四日應隨從諸軍竝隨部落動番樂設宴至暮國主卻歸行宮謂之迎節十五日動漢樂大宴十六日早卻往西方令隨行軍伍大喊三聲謂之送節此節爲賽離捨漢人譯云賽離是月捨是好謂月好也

中秋

八月八日國主殺白犬於寢帳前七步埋其頭露其嘴後七日移寢帳於埋狗頭上北呼此節爲担褐妳漢人譯云担褐是狗妳是頭

重九

九月九日國主打圍斗射虎少者輸重九一筵席射罷於地高處卓帳與番漢臣登高飲菊花酒出兎肝切生以鹿舌醬拌食之北呼此節爲必里遲離漢人譯云九月九日也又以茱萸研酒灑門戶閒辟惡亦有入鹽少許而飲之者又云男摘二九粒女一九粒以酒咽者大能辟惡

小春

十月內五京進紙造小衣甲幷槍刀器械各一萬副十五日一時推垛國主與押番臣寮望木葉山（葬太祖處）奠酒再（○一作拜）用番字書狀一紙同焚

燒奏木葉山神云寄庫北呼北時爲戴辯漢人譯云戴是燒辯是甲

冬至

冬至日國人殺白羊白馬白鴈各取其生血和酒國主北望拜黑山奠祭山神言契丹死魂爲黑山神所管又彼人傳云凡死人悉屬此山神所管富民亦然契丹黑山如中國之岱宗云凡人死魂皆歸此山每歲五京進人馬紙物各萬餘事祭山而焚之其禮甚嚴非祭不敢近山一〇本無契丹死魂爲黑山神所管又彼人十三字

臘月

臘月國主帶甲戎裝應番漢臣諸司使已上並戎裝五更三點坐朝動樂飲酒罷各等第賜御甲羊馬北呼此節爲粆〇一作紗下同離㕮漢人譯云

粆離是戰団是時戰時也

治盜

正月十三日放國人做賊三日如盜及十貫以上依法行遣北呼爲鶻里団漢人譯云鶻里是偸団是時

行軍

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炙炙破便出行不破卽不出

午日

契丹出軍每遇午日起程如不用兵亦須排辦望西〇一本西下有南字大喊七聲言午是北朝大王之日

旋風

契丹人見旋風合眼用鞭望空打四十九下口道坤不刺七聲

舍利

契丹富豪民要裹頭巾者納牛駞十頭馬百匹給契丹名目謂之舍利

跪拜

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著地以手動爲節數止於三彼言捏骨地者卽跪也

長白山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人不敢入恐穢其間以致蛇虺之害黑水發源於此舊云粟末河太宗破晉改

爲混同江其俗刳木爲舟長可八尺形如梭曰梭船上施一槳止以捕魚至渡車則方舟或三舟

澤蒲

西樓有蒲瀕水叢生葉如柳長不盈尋丈用以作箭不矯揉而堅左氏所謂董澤之蒲是也

回鶻豆

回鶻豆高二尺許直幹有葉無旁枝角長二寸每角止兩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黃味如栗○一作粟

螃蠏

渤海螃蠏紅色大如椀螯巨而厚其脆如中國蠏螯䲅鮀魚之屬皆

有之

契丹國志卷二十七終

